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

第十六卷 第二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2 February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國茶葉公司
推廣部

紅茶 綠茶
沱茶 花茶

色香味俱佳

營業處

重慶 民權路(都郵街)十三號
西安 西安南院門街一三七號
成都 成都總府街第六十五號
貴陽 貴陽中華南路一四二號

CHINA NATIONAL TEA CORPORATION
SALES DIVISION

"VICTORY" BRAND BLACK TEA
"UNION" BRAND GREEN TEA
ALL ARE HIGH QUALITY TEAS, PURE AND DELICIOUS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四五—一三八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二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一日出版

旅行畫報

峨嵋天下秀……蔣逸聰……七

海德堡風景線……馮朱棣……八

海外遊蹤

海德堡之故宮烟火……馮朱棣……一一

屐痕處處

峨嵋舊遊日記……詹叔霞……一七

川康邊境遊記……李勤英……二五

古田的瀑布……何敏光……三五

探險獵奇

西菲獵奇記……陳告佳……三九

新年徵文補遺

一個危險的行程……周瘦鵑……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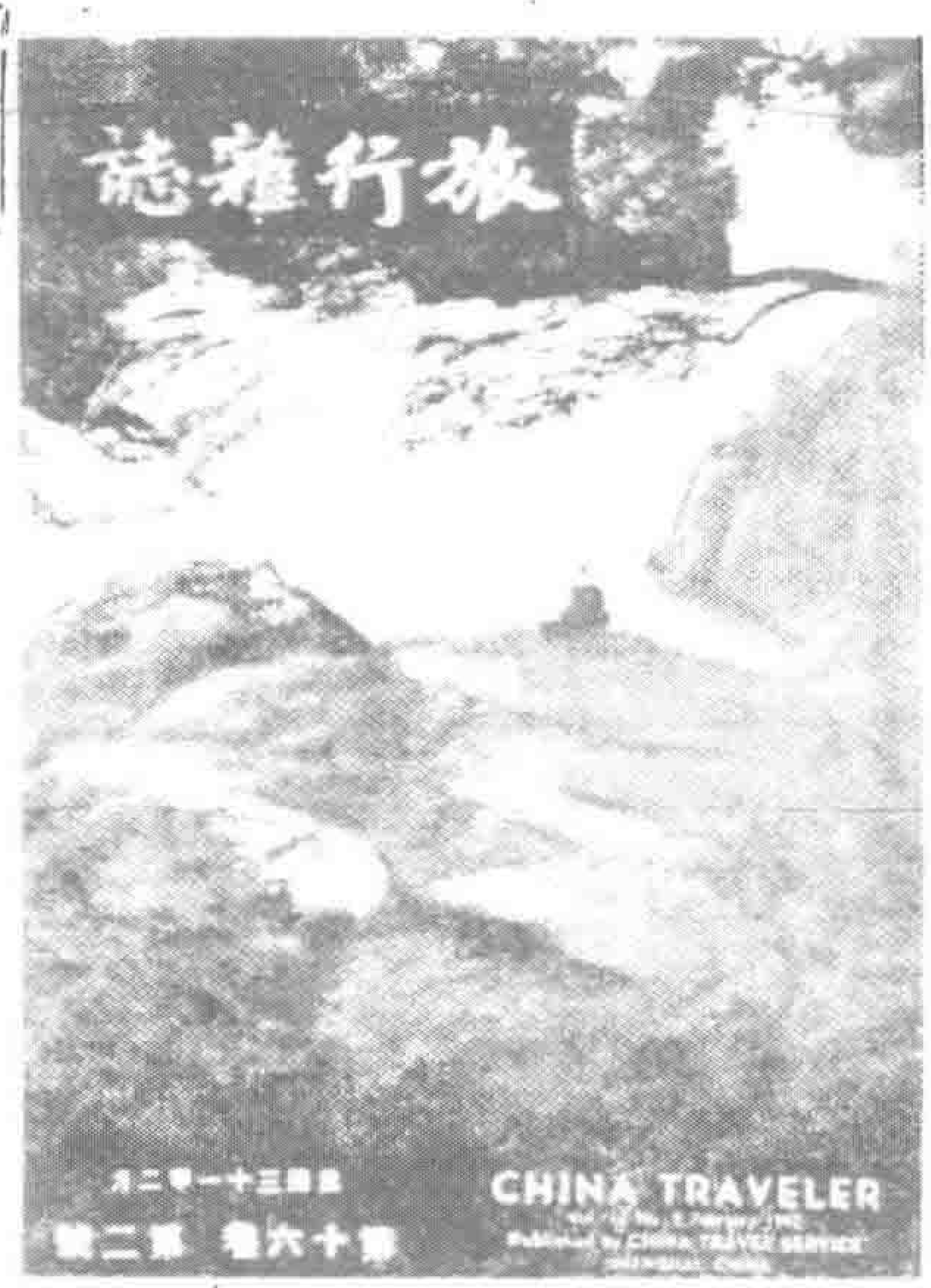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四三）……沁明女士……六五

名家小說

返棹記……沈思……七三

蒙面人（下集二）……秦瘦鷗……八九



本期封面

觀瀑圖

浙東羣山，以幽邃勝，峯巒起伏，懸流千仞，遊者無不津津樂道。其間如雁宕之大龍湫，天台之石梁，尤爲諸瀑中之楚翹。匹練橫空，深潭千尺，姿態雄偉，動人心魄。本圖爲名攝影家郎靜山君所作，奔馬當前，雷音貫耳，隱約起於紙上，而珠璣四飛，冷泉潺潺，又令人有出塵拔俗之想也。

四五—一三九

本期廣告索引 （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底封外
大東旅社……55頁
中國旅行社各地招待所……62頁
申報……9頁
安平保險公司……63頁
百中堂……14頁
汪裕泰茶號……23頁
宏興大藥房……54頁
金門大酒店……56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14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64頁
張裕釀酒公司……60頁
都錦生……54頁

重慶

上海科學儀器館……71頁
中央儲蓄會……72頁
中國茶葉公司……封面裏
四川畜產公司……24頁
冠生園重慶支店……24頁
華華公司……23頁
運通商行……6頁

天津

仁立公司……6頁

國外

香港

中央信託局……5頁
太古洋行……37頁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38頁
渣甸洋行……37頁
新綏公司……36頁

星加坡

中國銀行……38頁
太平保險公司……64頁
永安堂……10頁
和豐肥皂公司……1頁
國興公司……2頁

檳榔嶼

乃裕公司……2頁

馬尼拉

中華總商會……22頁
中華商業公司……62頁
中國保險公司……34頁
東方藥房……34頁
中興銀行……33頁
益同人保險公司……33頁
菲律濱旅行局……15頁
箴記公司……33頁
瑞興隆……63頁
新合美公司……34頁
遠勝匯兌公司……61頁
華東國貨入口商……32頁
P. L. M. Co.……16頁

美國

Santa Fe……88頁
Southern Pacific……87頁

四五一一四〇

中央信託局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經營信託業務

公積及準備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內地運輸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一一　三九一　三一三

電報　五　六　六　五

香港通訊處

地址　滙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一二七三

四五—一四一

仁立公司毛呢紡織廠

天津英租界六十八号路

註册 天馬牌 仁立 商標

法蘭絨 毛花呢 薄花呢 派力司 啥味呢 大衣呢 禮服呢 馬褲呢 華達呢 嗶嘰 毛・毯

國産

WOOLENS & WORSTEDS

Suitings and Overcoatings

JEN LI WOOLEN MILL

DUMBARTON ROAD, B. C., TIENTSIN

運通商行重慶總行

業務

以忠誠的態度服務社會

以妥善的方法運送貨物

承辦水陸運輸

代保兵火水險

代客報關完稅

信託買賣貨物

穩妥・迅速・簡便・省費・

總行：重慶白象街一三一号　分行：成都東安里三号

——重要市鎮均設有办事处——

四五一一四二

峨嵋天下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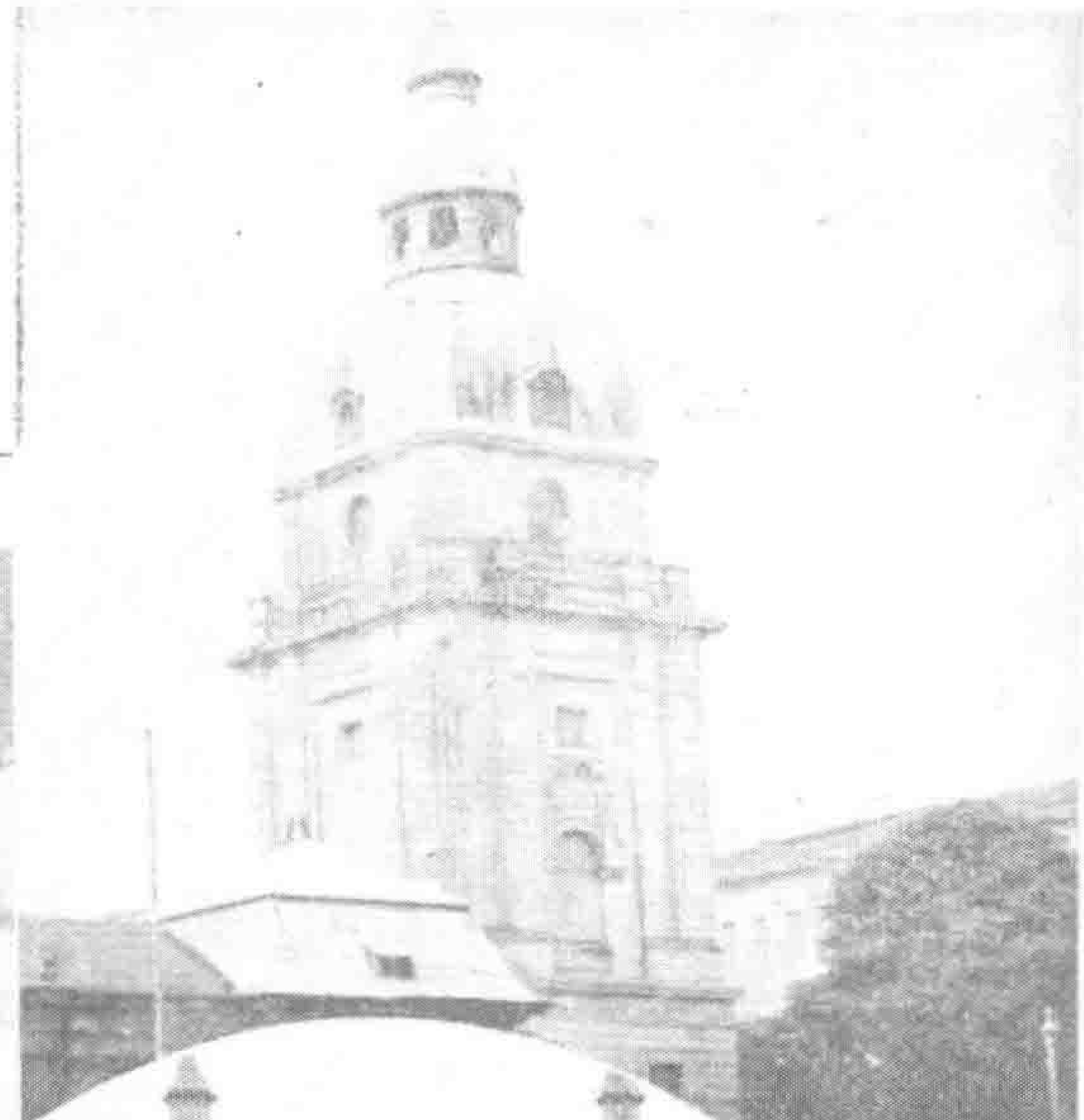
——蔣逸聰攝

（上）金頂雪霽。金頂爲峨嵋最高峯，拔海約三千一百公尺。殿宇宏大，爲全山冠。（中）雲濤（右下）絕壁（左下）九老洞氣候寒冷，入冬屋上積雪厚五六尺。景色奇邃，頗多幽趣。



海德堡風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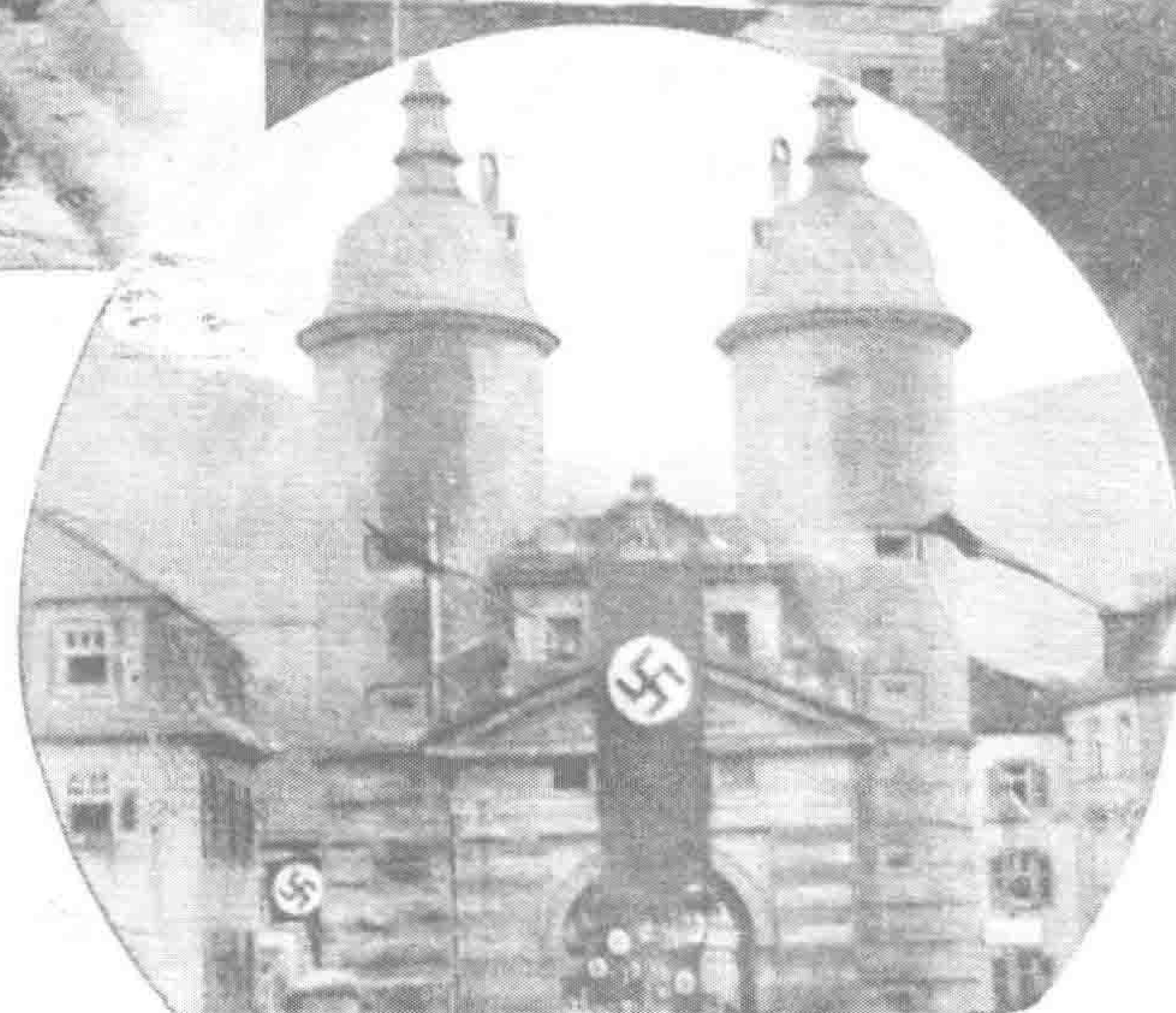
⇨陽城公園附近景色



自海德堡卡爾推沃獨爾橋上東望來卡河⇩

——馮朱棣攝





⇦沃獨爾橋橋門



⇦希佛青根宮園之水塘



⇦作者在陽城公園坐憩留影

海德堡之故宮煙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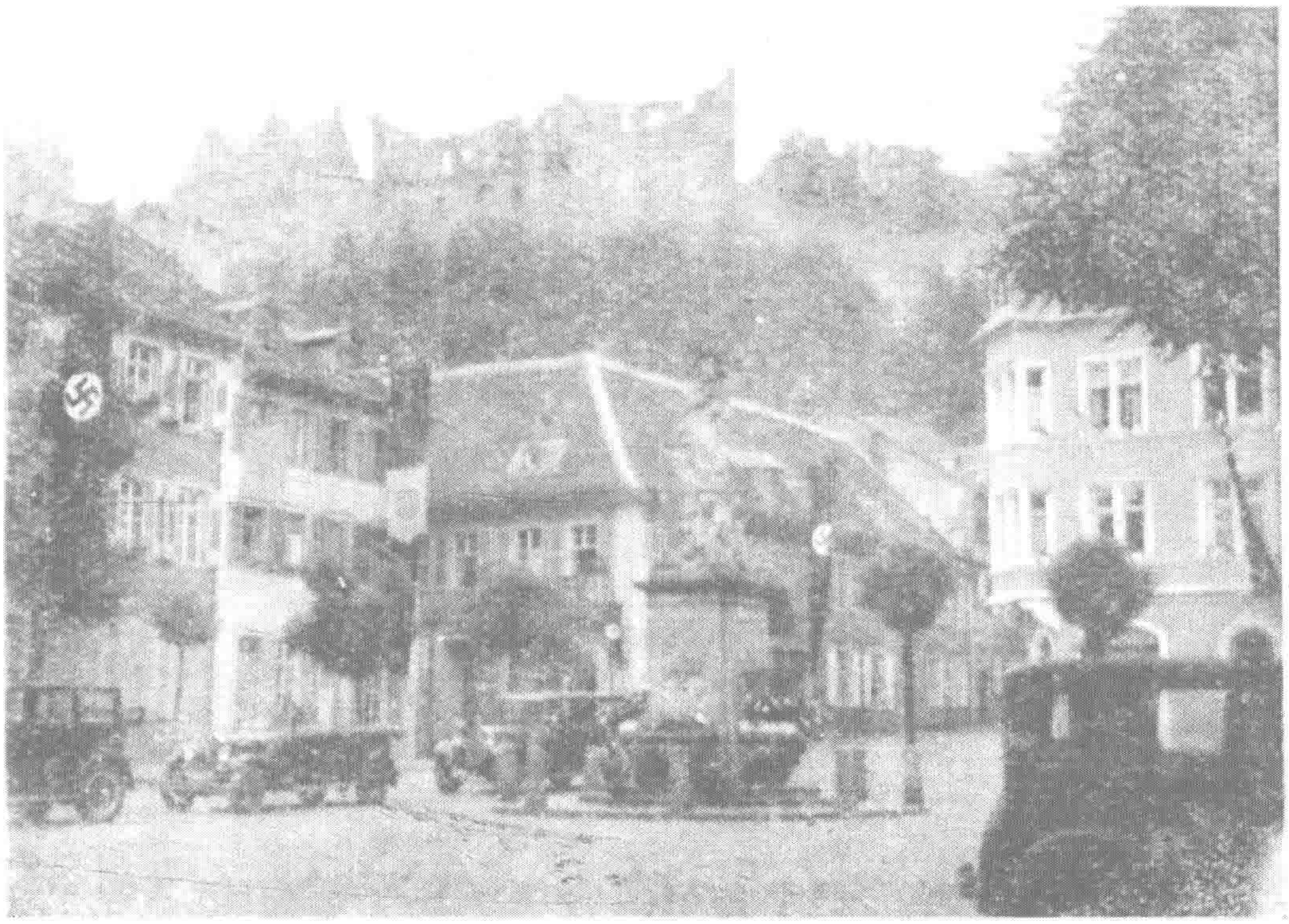
馮朱棣

自科恩 Koeln 泛來因河 Rhein 南下，沿岸古堡連緜，尚留斷垣殘壁，供人憑弔。葡萄之田，佈滿山谷，秋穫以之釀酒，來因區之名產也。經波恩 Bonn，科不倫次 Koblenz，並根 Bingen，以抵美因茲 Mainz，地當美因河 Main 入來因河之口，產美酒，為活板印刷發明者哥德堡 Gutenberg 之故鄉。旣嘗來因酒，謁哥德堡遺像，乃驅車越來因河橋東向赴腸城 Darmstadt，海森區 Hessen 之首邑也。人口十萬，多化學廠及製藥廠。街市整潔，行人靜穆，有公園佔地寬廣，芳草一片，大樹千章。余遊園一周，藉草地稍憩。疎枝拂面，粉蝶迎人，處此萬綠叢中，鳥語花香，悠然令人神往。

由腸城駕車，循「汽車大道」西南駛。德國人稱此種大道為 Autobahn，分佈德國全境，而集中柏林，路面寬廣，左右各兩行，中隔草地。此路專行汽車，其他車輛及行人不准闌入。凡與其他道路交叉處，則他路架橋以過。汽車左來右往（與我國左側通行相反）故可直馳無阻，速率倍增。余車飛馳，路碼表針指每小時一百公里以上。兩旁松林，掠過車後，轉瞬卽達孟哈安姆 Mannheim。

孟哈安姆為巴屯區 Baden 之最大城市，濱來因河，當來卡河 Necka 入來因河之口，人口二十餘萬，商業發達，多烟廠、木廠及機器廠，有音樂專校，頗馳名。遊覽地點有弗里特立希公園 Friedrichspark，對岸為魯特維希港 Ludwigshafen，工商業亦盛。由孟哈安姆沿來卡河東駛，以達海德堡 Heidelberg。來卡河為來因河之支流，發源於黑林山 Schwarzwald，流經奧屯森林 Odenwald，抵孟哈安姆入來因河，長三百六十餘公里。

海德堡為德國美麗城市之一，德人有「美哉古城！」之稱 Alt Heidelberg, Du Feine...! 有人口八萬餘，市肆濱來卡河岸。由火車站旁過弗里特立希橋 Friedrich-Bruecke，經大街 Hauptstrasse，抵卡爾推沃獨爾橋 Karl Teodor Bruecke，為古式石橋，橫跨來卡河上，長二百餘公尺，橋門建築古樸，上留一七九九年奧法戰爭遺跡。東望來卡河，羣山夾岸，東南有紅色故宮，高踞山頂，為本市著名之舊建築，係十四世紀中 Otto Heinrich 所造，十七世紀中燬於法人，現留殘跡供人憑弔。德人稱之



自海德堡大學廣場附近望海德堡故宮

爲海德堡宮 Heidelberger Schloss橋之南岸爲大學廣場 Universitaetsplatz，有大學一所，爲一三八六年來因公爵魯潑來脫Ruprecht I. 所𠛬設，成立迄今已五百五十餘年，本爲德國最古之大學，自併揑克後，則以一三四八年卡爾在布拉格 Prag創立之德意志大學爲最古。（參閱本雜誌第十四卷第五號拙著布拉格篇）十四世紀中，因三十年戰爭 Der Dreissigjaehrige Krieg，德國屢遭兵燹，一六八九年及一六九三年全城被法人 Melac 及 Duc de Lorge 兩度焚燬，除現時尚完整之大街教堂對面旅館，當時名爲 Haus zum Ritter 者，巍然獨存外，全市片瓦無遺，大學亦因之燬滅。一八〇三年，更由卡爾弗里特立希 Karl Friedrich von Baden 重建新校。此校因經 Ruprecht 及 Karl 兩度建設，故拉丁文校名爲 Universitaet Ruperto-Carola。現分神科，法科，醫科，哲學，及數學五科，國人有負笈於此者。由大學廣場經 Zugrimstrasse 街東行，抵小山山麓，乘齒輪車達山頂，以迄故宮。宮踞此俯視，來卡瀠洄，青山夾峙，西則屋宇櫛比，景物頗勝。

海德堡產葡萄酒，有一七五一年卡爾推沃獨爾 Karl Teodor 所造之大酒桶，碩大無朋，長九公尺，高八公尺，容酒

二十餘萬公升，爲本市特殊古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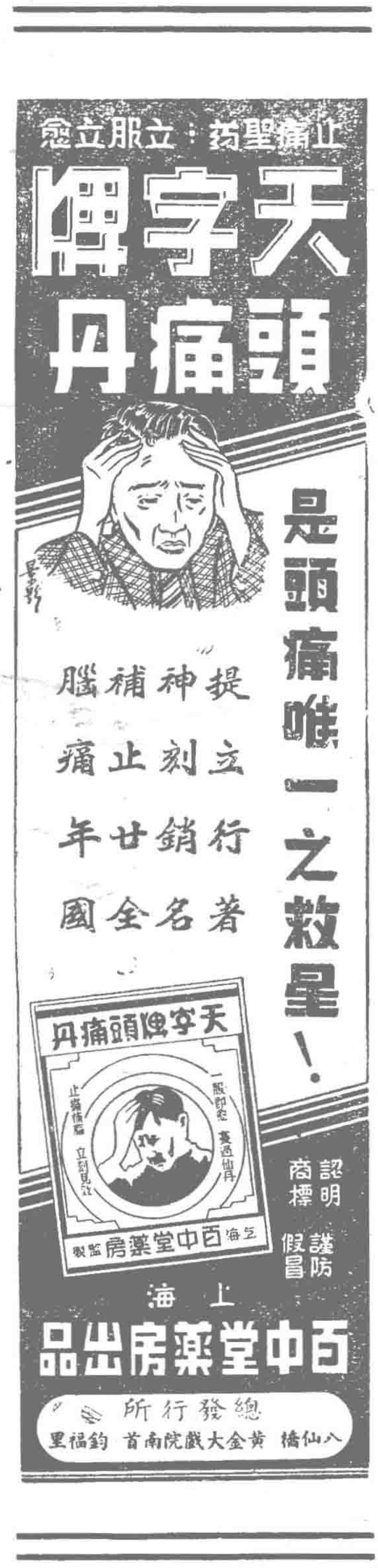
海德堡習俗，於每年夏季，在故宮前大放烟火。德人稱爲 Schloss-Beleuchtung，年約六次。各地人士，均紛紛往觀，爲本市特有盛舉。余抵海德堡時，適爲放烟火之夕。卡爾推沃獨爾橋欄上遍懸待放之烟火。天色將黑，全市商店及住宅，均於各層窗檻上羅列紅綠色玻璃杯，中燃蠟燭，紅綠燈光，照耀全市，蔚爲巨觀。較之國內江浙間七月晦日之「九思香」，倍覺明亮。午夜爆竹震天，火花紛飛，橋上及河中烟火齊放，火光中故宮畢現，與橋影波光相映，成爲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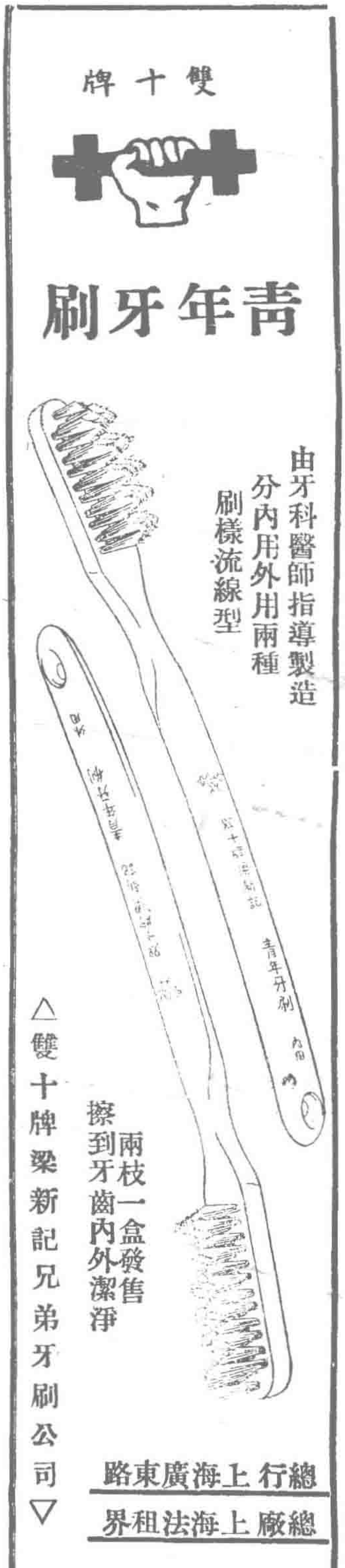


海德堡之故宮烟火

翌晨，驅車南馳，繞道至希佛青根 Schwetzingen，以遊德國著名宮園 Schlosspark。園前爲市集，進園門，購票入覽。正中有噴水池，兩旁大樹成行，枝葉修剪整齊，排列如屏。左側花畦曲折，右側有故宮及池水，深藏茂林豐草間。園後塘水平岸，水草蔓生，樹枝偃蹇，披拂水面，布置得宜，不愧名園。歐美園庭，類多傖俗，但此園正面莊嚴，兩側及後園紆曲，堂皇瀟灑，兼而有之。此種布置，非有闊大胸襟者不辦。以視國內蘇州留園之屋宇排比，隘狹無轉足餘地，而號爲名園者，則似失之偪促矣。離希佛青根南行，沿黑林山麓，山中商店多

以木製實物爲市招，如酒家則懸木製酒壺及酒杯，理髮店則木雕理髮情形懸之牆角或道旁。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又如旅舍前倘懸巨大花圈，則市招書「花圈旅店」Gasthof zum Kranze。曩遊國內泰山於南天門見旅店前懸木製金牛或雙鞭等等而稱爲「金牛老店」「雙鞭子老店」者風俗幾如一轍。沿途恆見青年男女，二三成侶，男穿短褲，女圍短裙，各負巨囊，手攜提琴，且行且奏，此爲青年學生於春夏佳日徒步旅行，以鍛鍊身體舒散筋骨，德人稱之爲「遊鳥」Wandervoegel 者是也。又見有馬拖大板車，絡繹路中，滿堆乾草，時值乾草季節，農人刈此以爲冬季牛馬草秣也。穿森林，以抵巴屯區首邑卡爾斯盧台 Karlsruhe。





四五—一五〇

峨嵋舊遊日記

詹叔霞

二十八年四月七日陰。峨眉秀甲天下，久已熟聞，早欲瞻仰，苦無機緣。頃悉本隊同人組織眉山旅行團，特請求參加，以舒胸襟。

上午八時在隊部大門前上車，同遊十七人，內二人為女性，皆興致勃發，一路看三春景色，久居城市之人，益覺心曠神怡。午刻抵新津，下車午餐，晤同事蔣紹禹、張鳳瑞，前來招待，相見甚歡。飯後復登車前行，至下午四時餘，始抵峨眉城下。遙見青山插雲，白雪皚皚，即峨眉也。經峨眉城復前十三公里，直達報國寺，寺依山麓，規模宏大。夜宿寺中，青燈如豆，窗外風雨瀟瀟，雖遊興甚濃，而坎坷之身，復聽此聲，則又意味索然矣。

八日陰晴。晨八時發報國寺，由寺左登山，凡三里，但聞淙淙之聲，出自叢林；既近則



峨嵋雲海

古栢參天，濃蔭蔽日，有橋跨溪。過橋，有黃墻一段，中闢山門，額曰「虎溪禪林」，即俗所謂伏虎寺也。寺中有集王羲之褚遂良字石碑一，寺僧以紙拓刷，昂其價需一元。又有五百羅漢及觀音井，井在大雄寶殿後，水甚甘冽。出寺里許，至解脫橋，橋臨虎溪，人立其上，縱目四望，有出塵之想。再上為解脫坡，坡傍山側，下臨深谷，壘石為級，拾級而登，汗出浹背。至頂有雷音寺，導者謂無可觀，因未入。坐大石上小憩後，即循寺旁山道而上，凡三折，抵華岩寺，時正九點二十分也。寺已荒蕪，僧有賣角黍者，同人爭購食之。食已復上一山頭，有純陽殿，前塑釋迦文殊普賢，後建呂祖純陽殿，非釋非道，又釋又道，是亦山中之怪現象也。

四五—一五三

再前行凡五里，抵神水閣，地勢較平，閣前有峨眉第一泉，因相偕入閣品茗，泉甘而濃，可與虎瀑比美，茶亦清香，惟稍次於龍井耳。閣上僧舍精雅，住持普智師人亦不俗，據云曾遍遊五嶽南海。泉左相隔僅百步爲大峨寺，殿宇宏敞，依山而築，後殿內之左有大松一株，直穿層樓，右供一白鵝，不知是何用意。出寺右折下山，經一小橋，縱望羣山，只見黃雲片片，則山農在山坡山頭所植之油菜花也；足見川省人口稠密，利用土地，已達深山窮谷中矣。傍溪多木皮屋，爲農人住宅及磨坊。回首仰視，重巒疊嶂，直插雲霄，始信峨眉之偉大，而自覺如螳蠃之渺小。再行食頃，抵中峯古剎，時已近午，入寺午餐，靜坐片時，便覺寒氣襲人，而院中茶花正開，其大如拳，重瓣疊錦，紅馥可愛，山風吹來，落英鋪地，一若倩女解衣，倍覺愛憐，因拾取數片，夾置冊中。同遊笑我爲「黛玉葬花」，自撫兩頰，短髭刺手，覺其謔而大虐，而自忖年逾三十，心情猶稚，亦殊可哂。

十二時起步，過觀音寺未入，由寺左登山至巔，有龍昇崗，購手杖一支，過崗下坡，至廣福寺，山門遭回祿，狀極蕭條。再前里許，遙聞轟隆之聲，至則雙溪夾道，各架一橋，曰「雙飛橋」，兩橋之間有亭翼然，曰瑠璃亭（有額曰雙橋倩音）亭上爲清音閣，道人居之。臨橋俯視，兩壁如削，深數十丈，火石纍纍臥澗中，水流觸石，躍舞飛騰，白沫濆濺，轟然有聲。由亭後攀緣而下，見有一石，空其頂，形如心，中儲水一注，大可如箕，不知此水何自而來。兩溪會流處，又有一石，作紫紅色，形亦如心，泉流冲激，時隱時現，日光薄之，晶明可愛，俗呼之爲牛心石。峨眉水勝，無過於此。余與李君昌雍、馬君金鳴，流連觀賞，逾一小時，猶依依不忍離。因前隊已去遠，乃急攀登上亭，經清音閣登坡，坡陡絕，且沿山澗，同人皆俯首視足，不敢下望。凡三十分鐘至頂，復下坡，又十餘分鐘，路較平，稍歇，道側望見對山下尚有小道，險阻處並架木爲棧。復行半里，抵中心寺，寺爲唐代古剎，遭回祿，民國初年重建，故房宇皆新，漆光可鑑。寺前山坡，雖亦峻峭，然多植農作物，菜黃荳綠，風物都麗。下盡此坡，經一溪橋，乃緣對山復登高坡，溪流兩旁，灌木叢蔽，不見流水，但聞琤淙之聲而已。自此道路崎嶇迴旋，趾踵忽高忽低，仰視白日，東西跳躍，方喜走盡一坡，而他坡又陳於前，屢躋屢歇，俯視羣山，均如矛戟林列足下。及抵洪椿坪，天氣忽變，雲霧冉冉出岫，一時四山溟濛，百步以外，不辨東西。坪上有大椿二株，大均數十圍，樹幹及枝，多附生苔蘚及羊齒類植物。據寺僧云：此樹隔五百年開花，五百年結實，則已不可計其年代矣。坪爲峨眉十景之一，曰「洪椿曉雨」。下午三時發洪椿坪，登坡凡三十分鐘，以爲將抵嶺上，抬頭一望，尚在半山，山頂雲封，不知尚有幾許高也。繞過一谷，沿山邊而行，下臨深壑，樹木濛叢，不見其底。道旁杜鵑泛紅，李花飄白，風候似較中峯寺爲佳。復轉數灣，道漸平坦，谷中有橋

通彼岸，始見泉流，坐橋畔小憩，復拾級而登，人在雲霧中，衣履俱濕，然實非雨也。再上爲九十九倒拐，實則僅四十八轉彎，然僅此四十八轉彎，已夠教人兩腿痠痛。走完九十九倒拐，有一歇脚亭，山高風勁，不勝其寒，土人有賣雞蛋藥酒花生米等，因購食之。五時復舉步上山，林木山石均生苔蘚，路濕磴滑，心悸股慄，時慮蹈跌。將抵九老洞，山花滿樹，下有殘雪。紅白映照，殊多幽趣。至九老洞，但見階前積



峨嵋洗象池

雪盈尺，屋頂覆以鐵瓦，簷前雪水滴瀝。據寺僧云，每屆冬令，屋頂雪厚五六尺，若用土瓦，輒遭凍裂。時夜幕已垂，遂宿寺中，夜與小僧聖哲談，有辯才，稍知佛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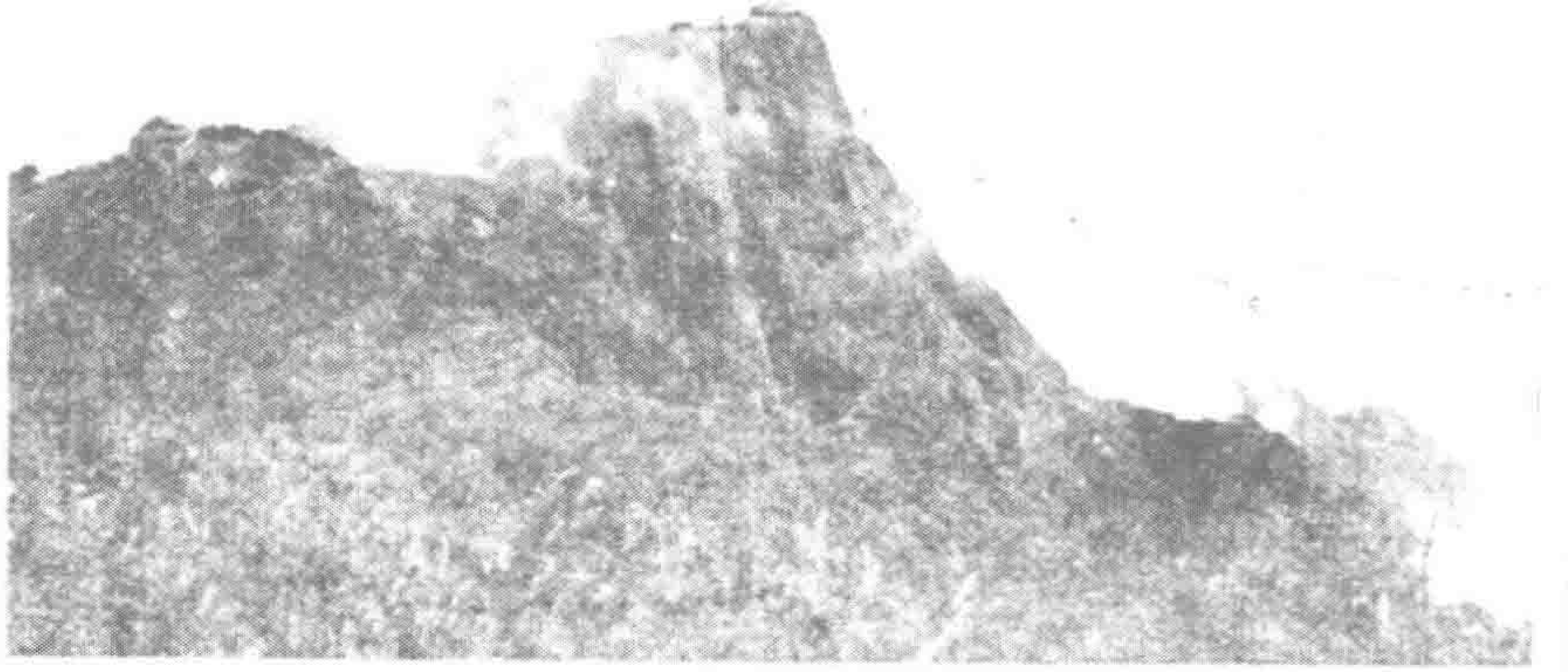
九日，晴陰。晨與盟榆畢，聞僧言山後九老洞頗奇邃，乃偕錫鐸，本凡二兄同出寺門，時旭光初上，對山石壁，蒼青斑駁，山頭積雪，倍覺鮮明。由寺右登山凡三里，洞口在焉。洞內黝黑，篝火而入，但聞啁啾拍辟之音，充斥於耳，乃羣燕也。陰暗中不計其數。行三分四十秒鐘，洞盡，有觀音及財神等塑像，方笑佛頭着糞，斑白如癩，不意自己帽上亦落燕糞也。

循舊路出洞，因瞳子已被放大，反覺日光可畏。洞下諸山多杪欏樹，滿樹着花，紫紅奪目。回寺早膳後，寺僧爲請舍利子，儀式頗繁。舍利子儲一小瓶內，共三顆，僧謂係佛身修練而成。以余度之，蓋小珠之類，僧特故眩其說，以愚鄉民耳。出寺循寺左小道而下，道險苔滑，步履維艱。下坡過一小橋，橋北有小瀑。復上下一坡，至長壽橋，橋上爲長壽坡，坡甚長，凡五里，至遇仙寺，實一小菴也。穿寺而過，再上坡行三里，爲蓮花石，寺內供石一塊，狀

如蓮花，石質光澤，霧氣着石結成水點，寺僧即謂石能出汗寺前有平路一小段，過北即爲鑽天坡，陡絕，仰視落帽，賈勇而復登，半坡一亭高踞，曰稍歇亭，再上里許有再歇亭，二亭爲常州香客捐建，功德實無量也。坡頂爲洗象池，池六角形，相傳普賢開山時，嘗洗象於此，因以名池。池右寺舍精雅，舊名雙喜亭，又名初歡喜亭，又名初喜菴，今則以池名寺矣。寺凡三層，據云夜間可觀月光，故月夜之景尤美，「象池夜月」亦爲峨眉十景之一。象池觀猴最負盛名，但今日猴子未來，命小僧啓後窗呼之，仍不見來，惟聞羣山響應而已，誠遊山憾事也。

十二時發洗象池，登羅漢坡，道旁老杉古栢，櫛比林立，枝頭戴雪，如着梨花。雪行約六七里，抵大乘寺，門前積雪尺餘，簷頭冰箸垂二尺，敲冰啜之，冷澈牙齦。再上爲閻王坡，路更險，鑿石爲磴，下臨絕壑，而雪深沒膝，不辨徑蹊，每一舉步，輒慮殞墮，名之爲閻王，洵不誣也。爬行凡五十分鐘，始抵嶺上，揹夫踣而復起者數，李昌雍夫人亦駭不敢上，因命揹夫減却行李，置李夫人滑桿上，抬回大乘寺，行李既輕，揹夫即猱捷如猿矣。下坡時有「上山容易下山難」之感，因坐雪滑行，頗快捷，抵白雲古寺，小憩後復前行二里許，至雷洞坪，出坪路較平，僅里餘即抵接引禪院。進門有大佛一尊，高二丈餘，至此山高已二千五百五十公尺矣。循寺左上七里坡，憊極欲仆，露水沾衣，結爲薄霜，而衣褲之內，則偏流熱汗也。既登，路又稍平，有太子坪在焉。茅簷垂冰，殿宇傾圮。復前里許，爲永慶寺，未入觀，外景與太子坪相伯仲，推門前老杉成行，楚楚有序。經沉香塔（其無實塔）上坡爲天門石，兩石壁立，中僅可通二人。再登至七天橋，僅一板架澗，橋側有菴，破爛不堪，貧僧持盤募化，直如乞丐。至此積雪反稀，可見路面，行約里許，爲普賢塔，實一小菴，未見有塔也。過塔雪復堅厚，僅半里即抵金頂，高度達三千一百公尺。金頂規模宏偉，爲全山冠，前爲錫瓦殿，其後百步始爲金頂，殿宇屢經火災，現係新建，凡二層，大雄寶殿彫樑畫棟，金碧輝煌，備極壯麗。絕頂爲金頂正殿，明蜀藩王捐建，名曰永明華藏寺，瓦柱門欞，盡皆銅鑄而掺以金。中設普賢像，旁列諸佛，門陰刻全蜀山水途程，尤爲名貴。其後年久失修，銅銹屋漏，寺僧建板屋以覆之，不久藏人來山禮佛，燒紙灰於崖前，着火延及板屋，竟遭焚如，山高風大，無術熄滅，銅屋全熔。民國初年，四川軍政府移運成都，改鑄銅元。光緒十二年僧心啓改建磚房，正殿普賢銅像爲咸豐四十一年藏人奉達賴命來山鑄獻。寺中又有明萬歷三十一年銅碑四，三罹火災，一在咸豐，一在光緒十三年，一在民國十一年，現僅存其一。正面爲王毓宗集王羲之書，背面爲傳光宅集褚遂良書，山中之至寶也。殿後峭壁千仞，下臨絕壑，曰舍身崖，崖前植鐵柱，貫以鐵索，人登此崖，雖可無恐，而朔風凛冽，不可久立。崖畔

有銅塔二，銅鐘一，焚餘之物也。大雄寶殿內有白玉石佛四尊，雕鏤甚精，僧謂在舍身崖上可觀佛光佛燈，惟今日滿山大霧，均不得見。



峨嵋絕頂之金頂

十日，陰，晴。晨六時五十分下金頂，雪厚冰滑，踣仆數次，同遊陳君衣凡足且跌傷，下九里坡時，不能行，即坐雪滑溜而下，及至閻王坡，坡道窄狹，不敢滑走，一步一移，類似蝸牛，苦矣。行一時餘始至羅漢坡，雪稀可見路面，惟右足已跛，行殊蹭蹬，過洗象池，住僧告以前隊已去二十餘里，因不休息，賈勇疾行，下鑽天坡至蓮花石，改由大路上華嚴頂，下頂入大殿小憩，遇王鍾淦李昌雍夫婦出殿下萬壽放光諸坡，至長老坪，因足疼體疲，無心觀玩，以下為鬼門關，係一山樑，寬僅三四尺，兩側削壁千仞，不敢俯視，深幸造物者特設此樑以通人，否則，又不知當上下幾何坡矣。又經息心所，陳君衣凡足痛已不能強行，告余以不必待，而余則同病相憐，依依不忍捨，但飢腸轆轆，較之足痛尤難忍受，只得捨陳前行。盡一坡，遙見瓦屋一片，意即以為萬年寺，及抵屋前，則觀心坡也。問道於野人，謂距萬年寺尚有八九里，不禁氣餒，坐道旁小憩，始再賈勇舉步，行抵萬年寺，已二時正。即便用飯，飯後又行，經極樂寺，但見茂林修竹，濃蔭匝地，大有江南風味。復經金龍寺，白龍洞，即出大谷，沿黑龍水而行，清音閣即踞其上流。蓋為大路及小路分合處，足痛體乏，不計道里，一路看大水奔流，沖岩激石，兩岸多竹籬茅舍，鄉下人家，而絕無僧寺禪院。將抵龍門洞，有一鐵索橋，高架溪上，為入川以前所未睹者。龍門洞在溪左，絕壁下，隔岸望之，大可旋馬，中有石桌石櫈，有舢板可達彼岸，惟無人濟渡耳。捨龍門洞下山，道路平坦，下望山麓，多良田平疇，行抵保寧寺，寺臨大溪，夾岸多樟楠榆柳及大榕樹，時日落西山，鳴蟬大

噪，宛如夏季天氣。過此卽上公路，僱人力車入峨眉城，下車時足倍覺痛楚，幾難舉步。夜宿峨眉旅行社，茹素三日，今始開葷，胃口特健。

十一日晴。九時乘滑桿發自峨眉城，經鎭子場、桑梓鎭等地，於下午三時餘渡靑衣江，入樂山城（卽舊嘉定府）下榻樂山旅社。嘉定居岷江、靑衣江、大渡河三水匯流之處，水路交通均極便利，故商業繁盛，人烟稠密，城郊皆桑園，嘉定綢爲川中名產之一。夜，漫遊城市一週。

十二日，晴。上午偕趙錫鐸、陳衣凡二君出城，過江遊山，先至烏尤寺，登岸拾級上山，拔刀斫竹以代手杖，足助遊興。數天勞頓，爲之洗盡。烏尤之名甚怪，「尤」疑爲「龍」之訛。寺居山頂，宇舍精雅，有五百羅漢堂，可與靈隱比美。堂外有大楠一章，覆蔭盈畝，堂左有爾雅台，相傳爲漢郭璞著爾雅之處。出烏尤寺，由寺後下山涉小溪，復上山至崗頂，則爲大佛寺也。寺之原名曰凌雲，寺前有大佛一尊，依山而鑿，相傳一石匠盡畢生之力，尚不能竟其工，其徒繼志成之。吾人不能度其高大程度，第一眉之長，等於人身耳。佛旁本有石級可上下，但年久風化，已不可登。大佛面臨靑衣江，時水上郵機適在此降落，憑依古代建築，睹此新時代交通工具，中心有無限感慨。假令古人移崇敬偶像之力，於研究實用科學，則吾國豈有今日之難，入內瞻覽一週，卽出寺。

菲律濱岷里拉中華商會

主席　薛芬士

副主席　李煥彩

地址：中興大樓五樓

信箱：二四一一號

四五一一五八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華華公司

綢布呢服禮
緞疋絨裝券

重慶分店民權路
二樓百貨商場

電報 〇一八六
電話 一二六二

支店
重慶民族路
江津五福街

四五一一五九

中國唯一畜產商業
組織專營各種畜產
運銷國內外信譽久著

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設在重慶
總經理古耕餘

上海冠生園重慶支店

門市部

粗細餅乾
各種糖果
中西名點
麵包果醬
旅行食品
各地土產

地址：民權路十四號

飲食部

高尚粵點
柱候鹵味
太牢食品
大宴小吃
星期美菜
牛奶咖啡

分銷處：民權路林森路 上清寺小樑子

南溫泉支店附設餐室及招待所復興路
昆明支店金碧路貴陽支店三山路

四五—一六〇

川康邊境遊記

Louis 原著　李勤英譯

凡是對於中國的眞正內地懷有興趣的人，到西康省的寧屬去旅行一次，那末任何人都將感到這是一次最爲動人的遊歷了。寧屬由八縣組織而成，北以大渡河及金沙江爲界南有西昌亦稱寧源作爲了中心和主要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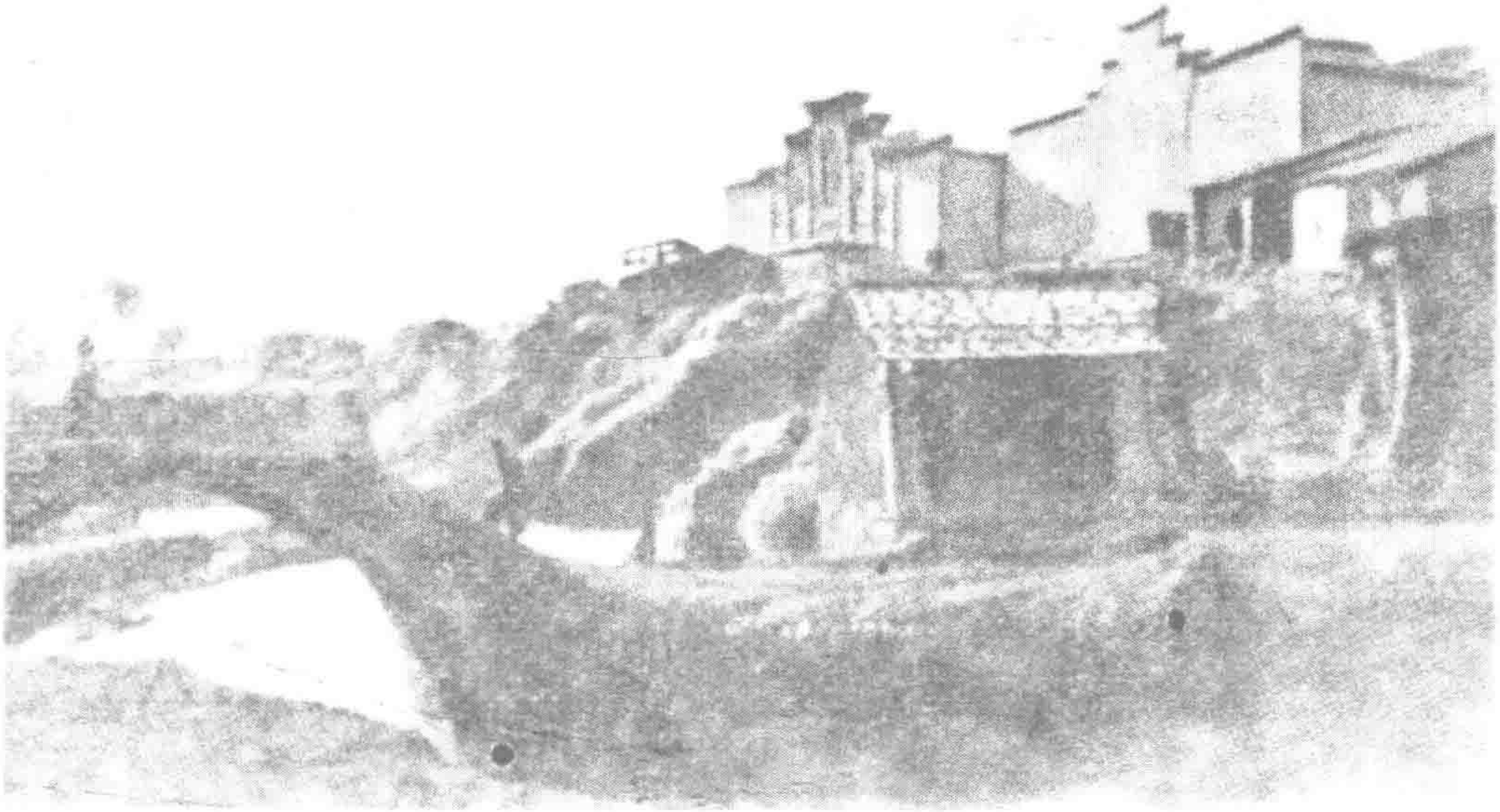
西康省內，特別是寧屬，常有有趣的人民可見，而自一九三九年元旦立西康爲中國的「嬰孩」（Baby）省以來，大批的人都湧進到這個僻遠地方內來了，有的是來遊覽取樂的，有的是來做生意的，從中國各地，已經有許多人移殖到這裏來了。因爲西康已經變得更爲著名，而這片廣大地域的可愛與美麗，已由來此旅行過的人們所親自領略到而欣然樂道了。

進入寧屬中心地區的旅行，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現在已有聯接西昌與嘉定及四川其他各地，利用汽車通行的樂西公路，舉個例來說，如從成都旅行至西昌，目前已只需三天功夫，以代替那流行於中國西部和西南部，舒適的但是緩慢的運輸手段——滑竿——的十二天或十三天的旅程了。

當我們四個人已經確然決定到西康去消夏時，特別是到西昌和寧屬去，我們的許多朋友都稱我們是自討苦吃的人，而且認爲我們完全是笨蟲，同時，其他的人們都在妒羡我們，有作這次有趣旅行的機會。

已經在四川住了二年多，我們往常聽到了關於住居在西康許多地方上有趣的種族和人民，寧屬的可愛的天氣，西昌附近的美麗湖泊，以及那可以攀登的高山，所以，我們不想再如去年夏季那樣到可愛的峨嵋山上去度一個清靜的假期，而決定深入西康去旅行一次。我們認爲那將是一次美麗動人的，有益身心的，或許更是使人興奮的旅行哩。所以在七月十七日那天上，我們就帶了最低限度的行李，一枝手槍，二具攝影機，和一隻藥箱，搭上公共汽車離開成都了。

我們在雅安逗留了二天，準備租僱到西昌去的滑竿事宜，雅安是四川西康邊境上一個重要的商業與政治中心地點。在天氣明朗的星期日早晨，我們向在雅安的朋友們道了再會，而開始上



鹽源風景幽麗如畫

路，作那我們認為是中國眞正腹地的十一天的旅行了。我們那八個挑夫，起初看來似乎都是最老朽的人，我們都在担心，他們中間有幾個人，說不定我們南遊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在途上就要支不住的。但想不到他們都精神抖擻的直抬我們到了西昌，眞使我們感到驚奇和快樂了。

第一天的黃昏時，我們到了馬流場，那是一個非常小的村莊，我們對馬流場所以能夠留下印象，只因我們在那裏大受臭蟲的進攻，兇惡非凡，在西康省內任何地方，臭蟲之兇惡沒有比馬流更厲害的了。而且也因為我們留宿的那家旅館的老闆娘，比了任何的旅店老闆娘之流，聲音更為粗魯，而且閑話也特別的多，翌晨六點半鐘，我們就起身準備作第二天的行進，時候太早，早餐還買不到，所以我們在步行或乘滑竿走了二十里以後，才能停下來吃了一頓早飯。我們在滎經停留下來，吃了午飯，滎經是這帶著名產鐵區域內的中心地點。當地的鐵，是裝在牲畜和苦力的背脊上，轉運到雅安，再由雅安運入四川。在吾們第一天整天和第二天半天的行程內，我們的滑竿時常要走到旁邊去，閃出路來，讓那捆載着的馬匹，和負挑苦力們的長長的行列，帶着滎經最優良的鐵經過。

黃泥舖，那是我們第二天晚上宿夜的地方，係大相嶺山麓下的一個小村莊，我們明天就得翻越大相嶺了。第二天我們從早上

八時爬到下午三時，才爬上了九千尺高山隘的頂上，我們可以望見那遠處的白雪覆頂的山峯，而在天氣清朗的日子上，還可望到那神奇的岷雅貢噶（譯音。）

在大城市漢源那裏，我們在離了雅安第四天上，曾在那裏吃過早飯的，我們就同那川流不息的負茶苦力們分手了。他們是我們離雅安後，一路上所見的景色的一部份，因爲到了漢源這裏，凡是要到西藏或康定去的人們，便須取道西行，而那班要到寧屬去的人們，却須走上另一道往南去的路途了。我們一到漢源，就和負茶苦力們相失了，但是別種商品——好像棉花，布匹，油，烟草等等——的負挑苦力們，却同我們一路相隨而行，直到西昌。沿路各處，我們都碰到那運輸羊毛皮革，藥材和花椒（這是一種香料）的苦力們和綑載的馬匹，從寧屬運到雅安去。

西康的大部份地方是多山的，所以交通路線和運輸工具，俱無多大的發展。各個較大和更重要的城市，現在已有電報，無線電，和無線電話，同國內其他各地聯接起來，但省內其餘的地方，現在依然是極爲荒僻孤立的。有一件使我們感到非常困窘的事情，就是在從雅安至西昌的十一天旅程內，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新聞消息。我們都希望那繁盛而活躍的富林城——我們第四夜是在那裏留宿的，即使對於全國消息不大知道，而對於四川的近況，至少是更暢通些的，但是運氣沒有跟隨着我們，因爲我們手裏捏到的唯一的一份報紙，還是一份一禮拜前的西昌報紙。沿路一帶上的村民們和市民們，他們僅能從旅行者商人和苦力們那裏獲得幾許一知半解的消息。

我們在離雅安後的第五天早上，搭上了一艘小船，有二個牙齒全落的快樂的老傢伙駕着，渡過了那著名而險惡的大渡河。三國時代的大英雄諸葛亮，就在此一地點上率領了勇敢的三軍，渡過去的。據說唐朝的大和尚唐僧，取道赴印度時，也曾渡過此河的。我們在二小時間渡過此河時，倒也幷未十分覺得驚惶。

走出小船以後，我們就在寧屬地界內了。寧屬的地區非常廣大，因爲它同大渡河南岸的富林那裏，一直往下伸展到了雲南的邊境上面。可是寧屬地區雖然這樣廣大，但土地幷不富庶肥沃，因爲境內疾病叢生，人口稀少，在中國本土內，簡直找不出任何一個地方是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境內大地多爲山石性質，使得富庶的農產品不可能種植起來，而寧屬這片地區同中國其他各地完全隔離的狀態，也就使得當地人民中間的教育和文化發展，爲之停滯了。

西康這一部地區內的自然景色，却是壯麗偉大的，而我們能夠在假期內享受此種荒野之美麗，都感覺到了衷心的感謝。坐在

一乘滑竿上面，陶醉於景色的美麗之中，世間任何事情，沒有像這一樣快樂的了。植物學家們對於這一片廣大地區是個天堂，因為當地的植物極為豐富，從薄雪草起直到仙人掌止，各種植物應有盡有。昆蟲學家們，看見了這片廣大區域亦將狂喜不堪，因為他們在這裏可以找到許多奇怪的有趣的昆蟲了。在寧屬的各部份內，獵戶們從來不曾感到過失望的。在海棠那裏，這是一個小地方，我們曾經逗留下來宿過一夜，市上有那華麗的山雉出售。在其他的幾個地方上，常有飢餓的豹子騷擾村民們，這種餓豹甚至在青天白日之間也敢出來找尋食物的。

在渡過大渡河後四五天內，我們所橫斷過的那片區域，是我們前所未見的最窮苦的地方，那是從人民的窮困上看出來的。當地人口非常稀少，而大部份的人民，俱以在山坡上種植小麥洋山芋和蕎麥來補給那僅足溫飽的生活。養育牛羊的牧畜者是極多的，或許他們就是山民羣間最富裕的人們了。

寧屬境界內的人民，有大部份都是猓猓，這是一種半開化的土人。猓猓往往都居住在山間高處，他們就在高山上牧養牛羊。

猓猓是一種有趣的民族，各種科學家們已經對他們做過了許多的研究，而且關於他們生活和歷史的著作也很多。從種族上說來，他們都不是中國人，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包括唱歌，音樂，和一種簡單的看寫文字與口頭語言在內。他們那最為顯殊的肉體上的特徵，或許就是那彎曲的鼻子和黝黑的皮膚。在他們的社會中間，分成為二個不同的階級，雖然異族人對於他們這二個不同的階級是分別不出來的，因為這二階級的猓猓，他們的語言，服裝和習慣，都是相同的。「黑骨頭」在社會上是二個階級間的高等階級，而他們都居住在遠離中國城鎮的山上。他們時常下山到村莊和大道上來，做他們的生意。他們都是極好的戰士，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是備有乘馬和來福槍的。「白骨頭」是下等階級，而且都是替「黑骨頭」做奴隸的。「白骨頭」中有許多人，已經同中國人結婚，而那班居住在中國村莊內或附近的「白骨頭，」都能講他們所住之地的方言。我們在路上碰到過這種「白骨頭，」他們都是很柔順的，像他們的高等階級一樣，「白骨頭」也都是極優秀的兵士。「黑骨頭」和「白骨頭」二族的猓猓酋長們，都對中國政府表示忠順。

如果我們在寧屬地界內的最初四天，都是比較困苦的日子的話，因為旅舍陋惡，購食困難，那末在旅程的其餘時日內，見到了那美麗的天空和那宛如羊毛的白雲，這種種困苦的回憶，就完全化為烏有了。這兒的氣候和氛圍，同那我們習見為常的多雲而陰暗的四川比較起來，大不相同。我們都覺得自己似置身在一個完

全新的大地中了。我們逗留在西昌的那些平靜柔和的日子內，天空中飄着美麗的白雲，到那美麗的邛海上去泛舟垂釣。邛海是離西昌約五里的一個湖，或於日落時及月光之中策馬沿湖岸上馳騁，這一切都使得我們對於寧屬南部發生了極端愛好的印象。我們一致認爲，寧屬此地實是一個理想的假期休息地點，而且我們敢預言在不太遙遠的將來間，邛海和西昌卽將成爲一個著名而受大衆愛好的消夏勝地了。



猓玀族之一女公主，儀態端麗，伊父爲猓玀酋長，居於鹽源，距西昌約三百里。

西昌，我們曾在那裏逗留了約十天左右，是一個古城。它和外面世界絕少接觸，直待約二年之前，行營在西昌設立了起來。自從行營，以及從四川與其他各省移來的商業社會和科學組織，在此地及寧屬其他各城市內建立起來以後，人口才少數的但却是不斷的增加起來了。

西昌行營張主任完成了幾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監督建造樂西公路；同猓玀及其土人種族促進友善關係，而獲得了他們的物質及精神援助；指導發展省內的自然資源與農業物產。政府已經派遣了大批的經濟農業和冶金學專家們到寧屬去，進行調查和實驗開發寧屬的工作了。

西康的巨大富源，并不在於省內的各種農業出產，雖然已有許多有經驗的農業專家在進行改良農業的工作，而是那礦藏資源和森林地帶。除了滎經地區內極優良的鐵產以外，西昌地區內也有極大的鐵鑛儲藏量，而且西昌區內出產的鑛砂，其質地之優良，更在湖北的礦砂之上。寧屬南部地區內，銅礦發現極富，而冶金學家們已經發表，金沙谷產有大量的黃金。鋅礦也已經在金沙谷內發現出

來了。

從西昌乘滑竿到鹽源去旅行須走六天，給予了我們更荒野的自然之美，又爬過了一座大山，比了大桐嶺更高而且有更多的「白骨頭」倮倮可以交談。因為「白骨頭」倮倮在寧屬南部最為衆多，比了我們一路上所停留過的其他各地更多。鹽源是供給西康省內大部份地方以食鹽的鹽礦地區內的一個中心城市。當地所產的鹽內，其成分中缺少一種碘質，因此有許多醫生及別的人們都認為寧屬各地吃鹽源所產之鹽的人民中間所以普遍患有此種最大風土流行病甲狀線腫，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鹽內缺乏了此種碘質。

西康和寧屬的開發，需要極大的人力和許多的物力，這對於中國目前和未來的生活是很重要的。當局近在朝西康省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方面進行大量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發展與改良，是促進人民的健康標準。砂眼症，各種皮膚病，風土症，甲狀線腫，痲瘋和雅片嗜好，是這中國遙遠角隅內人民中間最普遍而流行的病苦。西昌及康定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現在俱已在進行醫藥療治工作，而法國加特力教會在西昌設有一所醫院已經有許多年了。政府衛生局於二年前在西昌設立了一個醫院。一九四〇年夏季內，齊魯醫校有七八個學生和教師們組織了一個團體，由張博士率領，徒步旅行到寧屬，遠及西昌，特地去研究當地人民的衞生狀況，而且在人民中間散發醫藥物品。

當你離開了漢源的西部邊境，到了冷磧附近時，你所看到的最後一件東西，是那烏鴉岔的森林密佈的山坡，而在行近康定時，第一看到的東西也是那同樣的山間森林，在冷磧與瓦斯溝二地之間，是一帶崎嶇峻嶮的山嶺，綿延約有百里之長，同大渡河並行。在這一片地區內的氣候和植物，都具有無比良好的性質。在到過冷磧之前，看到了一片在山坡上的可耕土地，一帶中國樅樹的森林，以及那圍繞着田莊的胡桃樹，還有那作為主要農作物的小麥。在瓦斯溝的西面那裏，沿康定河上也可見到良好的稻田，而在公路附近，尚有桑樹和胡桃樹園，同時那斜山坡的上部，都掩覆着長青不凋的森林。衝激而下的山瀑，同着那康定河的晶瑩清澈的水波，使得空氣新鮮而涼爽了。植物茂盛蒼鬱而且種類繁多。

當你從冷磧旅行到瓦斯溝去時，你就立刻赫然看到了一片荒涼的原野景象，仙人堂代替了沙崗，造成了一種深奧幽邃的印象。空氣是枯燥的，而那山坡上面都缺少森林，而在離瀘定橋約四十五里的熹塌近郊那裏，仙人掌往往掩覆了那整個的斜傾大地，使得其他的灌木或樹林，甚至獲一立足地都不可能了。有些樹木竟受到那多刺的仙人掌的窒息而枯死了的。在那平地上面，黍稷

和小麥田往往用圓石堆圍了起來，防止仙人掌滋蔓過來。然而卽使是用了此種預防的手段，但在石堆頂上依然常常可以看到，有仙人掌茂盛蒼鬱地的生長在上面，似對那農民的不倦的努力挑戰一樣。

仙人掌像某種雜亂的莠草一樣，從河岸一直滋蔓到了那邊界的山坡的頂上。筆者曾在那童禿的崎嶇山坡上，發現了開放得極爲茂盛的蘭花，那眞使人大爲驚異了。山坡全部都是不適合於農業耕種之用的，僅能供給當地農民作爲牧場之用。山坡上面水量極少，但那大河在夏季期內，水勢却漲大到了最高的水位了。農民們都住在半山腰間的斜坡上，但是他們不得不到河裏去取水，帶回到家裏來用。沿公路一帶上，搬負挑貨物的苦力們，常常利用水潭止渴。河岸兩邊上的植物，其種類大都是相同的，除了那邊界的山坡上以外，沒有仙人掌生長着。河道往西南方伸展過去，有許多急水灘和極險的彎港曲汊，所以使得航行非常困難了。

當地人民確將仙人掌當作一種特殊的農產物看待的。他們將仙人掌的刺輕輕的拍擊，擲落了全部的針刺，就製成爲一種良好軟韌的食物，可以供給耕田牲口作爲芻糧。仙人掌的果實，當地名字稱爲仙桃，可以當作一種可口的果實吃的。在夏季期內，農民們將成熟了的仙桃採集起來，供給家庭間的消費，而且也買給過往的旅客們。可是無論是自己消費或是買給旅客，仙桃對於當地農民，迄今幷非造成任何經濟上的重要關係。

我在西康旅行時期內，曾在瓦斯溝留宿一宵，而對當地仙人掌來源做了一番調查。最初有人答覆我說，仙人掌生植於此已有好幾百年，而後來又有當地的幾個父老告訴我說，此種多刺植物生植此間，其最初的記載是在唐朝時代內。這種說法，是根據唐僧取經故事中，在他們的旅程記事內載有此種仙人掌。可是，最近有權威學者證明，當時唐僧赴印度取道甘肅和新疆，幷沒有走西康南部的這條道路。又有人說，此種多刺的的梨形仙人掌，原本是美國種。這是由西班牙人移進到舊世界，歐亞二洲內來的第一種植物。美國種的仙人掌如何會在中國這一片陸地上，變得如此的繁榮滋蔓，那眞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了。

我在烹壩附近和瓦斯溝那裏，在八月中旬時期內，碰到過酷熱的下午和冷爽的晚上。當我停留在烹壩時，我吃到了一種極好的西瓜，這種西瓜是種植在沿大渡河的一片沖積層小平原上面的，而且我也在多砂的山坡上面捉到了一種蜥蜴。烹壩附近的山瀑，曾在一九三九年春季內突發洪水，造成了巨大的損害，沖掉了幾個田莊，而使一片農耕土地成爲裸剝了。

本商場營業垂十六載，專以推銷國貨爲職志，幷代理祖國各名廠所出品之棉織物，如金城標，潛水艇標，蜻蜓標，無線電標，鑽石標，線衫背心衫，三B標喜鵲標男女襪及各種綢緞毛巾浴巾化粧品無不齊備價格公平無論零沽批發一律歡迎

華東國貨商總行

設在仙下其厘街二百二十四號

電話四九二三七

華東分行

設在後街仔四百六十九號

電話四九六四九

四五一一六八

在菲律賓政府註冊

中興銀行

菲律賓馬尼拉

CHINA BANKING CORPORATION

Manila, Philippines

額定資本菲幣一千萬元

收足資本菲幣五百七十一萬三千三百元

歷年盈餘及未分淨利逾菲幣四百四十九萬元

本行爲菲島華僑惟一之金融機關經營放款貼現匯兌抵押信託接收定期活期儲蓄存款及一切銀行業務如蒙祖國同胞或機關委託交辦無任歡迎

分行　上海　鼓浪嶼

代理機關　世界各大商埠

總行電報掛號　CHIBANK

箴記公司

WOO, UY-TIOCO & COMPANY

STOCK BROKERS

MEMBER: MANILA STOCK EXCHANGE

P. O. Box-2279　Cable Address: WOOSTOCK

322 San Vicente St.　Manila, P. I.

本公司專營菲律濱金礦・銀行・商業・實業・各種股票及菲政府債劵交易公道手續簡便如蒙光顧曷勝歡迎

總經理余清箴啓

益同人火燭洋面保險有限公司

THE YEK TONG LI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310 Dasmarinas St. Manila, P. I.

Tels. 2-39-06 & 2-31-93

本公司專營火燭洋面保險業務。以保障僑胞利益爲宗旨。卅餘年來本此宗旨爲僑胞服務。深讚各界讚許。近更與世界各大保險公司密切聯絡。對投保者之保障與便利更加完善。華僑各界如有需用保險。請以電話通知。當委爲辦理。本公司並附設有投保部。如海關担保。法庭刑事民事担保。担保提用儎子。槍枝担保。保認及其他。此外有身體意外保險部。一元保費。可得千元賠償。欲知詳情請向本公司詢問。

益同人火燭洋面
保險有限公司啓

四五—一六九

新合美有限公司

本公司創始於公元一八九八年專營出入口各種貨品麵粉罐頭等自廠出品旗標天理標赤白衛生菜油厝標油清猶標天理標發粉上等潔白廁紙各號精美紙袋兼代理太古巨輪直透岷鼓總行設在馬里拉埠民倫洛港邊門牌一九一號至二一三號並設分行于怡朗宿務後黎牙示備各省

Importers

Exporters

Shipping Agents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s and Manufacturers

DY BUNCIO & CO., INC.

Established 1898

Cable Address
"Dy Buncio"
all standard codes

Main Office
Manila
191 213 M. de Binondo

Branchs
Cebu
Iloilo Legaspi

Patronize at

FARMACIA ORIENTAL

HOME OF QUALITY DRUGS, PATENT MEDICINES AND PERFUMERY

Main Office
P. O. Box 1515
Tels. 49765—47532—49494—48776
234—240 Rosario, Manila, P.I.

Cebu Branch
Plaridel Street
P. O. Box 788 Tel. 621
Cebu, P.I.

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業部註冊

提防旦夕
意外災禍
必須即日
實行保險

總公司上海四川路中國銀行大廈

菲律濱分公司中興銀行六樓

電話：四九六九二 四七四四九

Chungkuo Insurance Co. Ltd.

四五一—一七〇



蘊蓄有一萬匹馬力的古田龍亭大瀑布雄姿

古田的瀑布

何敏先

我想凡有讀過世界地理的人們，他的腦海中，應該都會記得北美洲有個聞名於全世界的尼亞格拉大瀑布吧？想不到在我此次縱橫於福建東西北卅三縣市時，竟然發現號稱閩北重鎮的古田縣裏，也有一個地方的瀑布和牠的水力相仿，不過嚴格來說，比較總差一點。於是我姑賜牠一個光榮的頭銜，譽為福建古田的小尼亞格拉。同時為着最近各地煤油來源幾告斷絕，益覺此種排在面前的天然而雄偉的水力，實在有亟須利用的必要，故特將此次遊覽所得的印象作公開的介紹，以喚起國人的注意。

蘊蓄着一萬匹馬力的這個大瀑布，乃在古田縣城南四十華里的小小村落——曹洋——附近龍亭地方，它的下瀉面積，最廣處約有十幾丈光景，從岩峽上傾盆而下深潭的長度則有好幾丈，那種偉大的雄姿的確是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站在牠的旁邊，觀賞那上下飛噴的水沫，有如雪花四濺，再聆聽那如雷貫耳的怒吼聲，既使人驚心動魄，而又有令人心

花怒放，出塵拔俗之氣概。細加觀察該處水勢，所以能那麽大而有力，乃因牠統受上游幾條溪道匯合流來的水，同時沿途數十里的溪道，又都是彎彎曲曲，狹而且隘，及流到此地出口處，突然寬放，才能使牠盡量發洩，當然不用說會加倍有力。且如瘋狂的野獸，狠奔豕突而來，其勢也有似乎海洋上驚濤駭浪，萬馬奔騰而至之氣燄。如此不但在數里之外，卽能聞其隆隆呼嘯聲，還可隱約地見其水發烟上冲，好像氤氳的濃霧，籠罩着大地，煞是可觀的奇景。當時我因平生破題兒第一次乍遇着這樣大的瀑布，所以很興奮地去領略牠。那知凝視了半天，於不知不覺間竟看出神了，險些喪生於深潭下。假使當時眞的發生什麽不測，也不知被那滾滾的洪流，捲到那兒去參加永遠的旅行，如今想起心弦上還有餘悸！

爲鑒終身能有幾回機會得到此地暢遊縱覽大飽眼福，故也不管那一刻風狂雨暴不斷地襲來，總是想盡方法，對好鏡頭，將它雄姿偉態攝入，以饗讀者。

最後我很盼望大家，對於這個天然大瀑布，務須盡量想法去利用它發電，以供給全福建各大工廠的應用，才算做到「地盡其利」而不辜負天賦的水源啊！

* * * * * *

新綏公司

辦理
貨物運輸
限期到達
價格克己

分公司辦事處分設
重慶 成都 貴陽 瀘州
昆明 仰光 臘戍 畹町
香港 上海 衡陽 柳州
蘭州 肅州 西安 寶鷄
韶關 六寨 曲靖 漢中
金城江 保山 沅陵 廣元

香港分公司
大道中 華人行五〇八號
電話 二八三八六

四五—一七二

西非洲獵奇記

Loura C. Boulton 著

陳告佳譯

「太本克圖」（Timbuktu）這個地名，可使我們連想到，他是一處神秘而充滿浪漫的區域。因他的名字常被應用在歌謠中，他實在離開我們太遙遠了。我們欲得親歷其境，似乎僅能在夢寐中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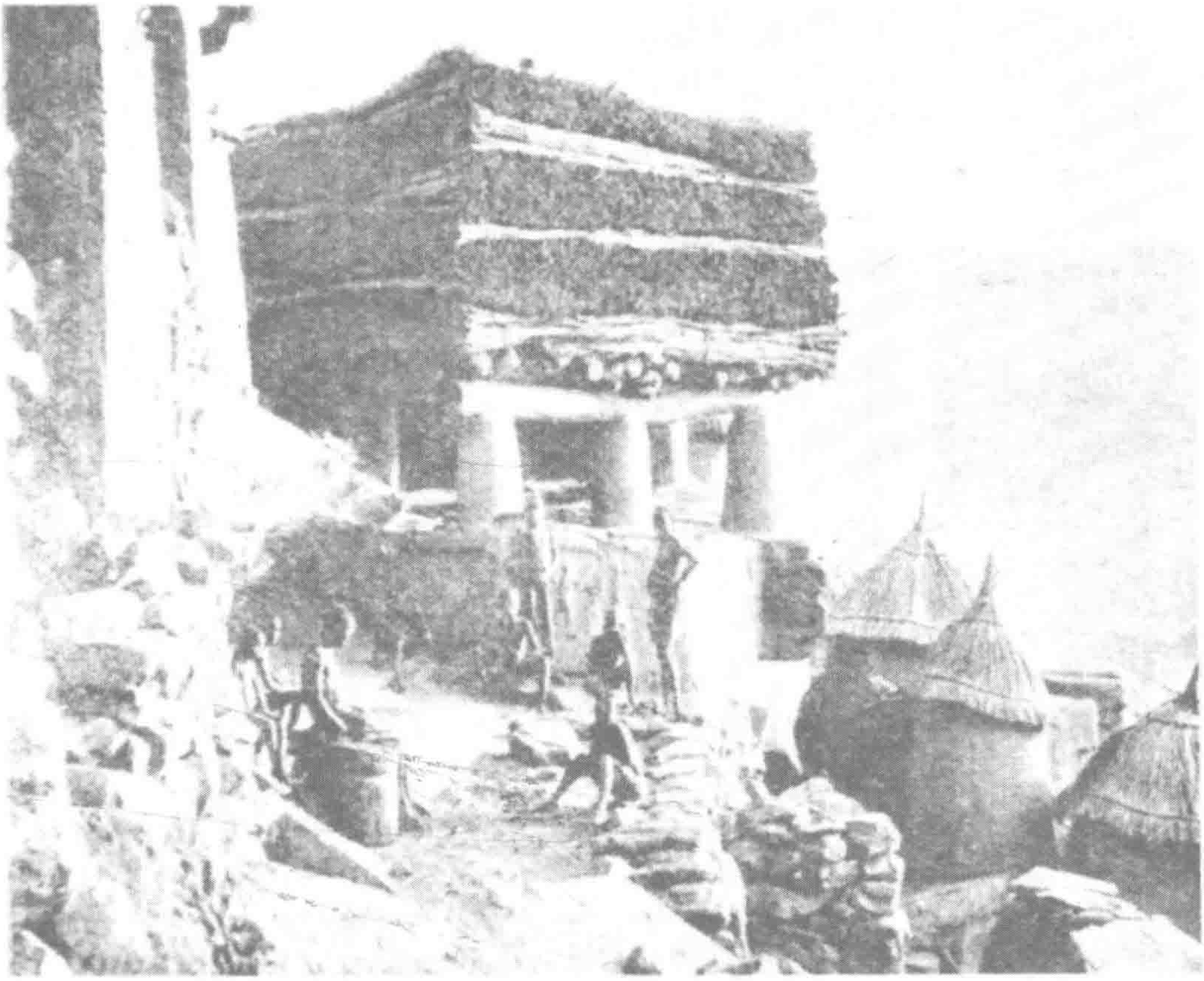
可是此次，我們確實要往那面去作探險工作了。正值我們的探險隊，向法屬西非進發，擬往太本克圖地方去時，忽歐戰爆發，戰事的蔓延，恐這幽僻的西非，不久亦要波及。我們此次在西非登陸處達加（Dakar）地方，至今亦因戰事迫近，已成為海軍戰略上必爭之重要據點。且法國殖民地西非大帝國，恐亦要因此驟然化作戰場，其結果如何，非但有關歐洲國家之命運，而對於南北美洲關係更大。

戰爭的狂濤，在我寫這篇遊記時，已在怒吼着，漸漸衝打上來了。就是這座非洲沙漠古城太本克圖，恐也能在轉瞬間成為世界重要新聞上的大標題。但當時那面還平靜無事，正像柴克萊所寫的一首詩歌一樣：

在非洲地方，（地球上的一部分，）
人們的皮膚黝黑，頭髮鬈曲；
那面有一座偉大的古城，叫做太本克圖，
可是世界上還不知他在何處。

他還記獵虎之事（在非洲是沒有老虎的，無疑的，他所說的虎，必是一種豹類。）及聽到猛獅怒吼。但他說對於世界上有太本克圖地方，當時的人，還存懷疑呢。這地名在法國官方的拼音，更為複什難記，因此格外使人不易弄清。甚致有一位畢業于美國東部大學的女子，曾叩問我：「太本克圖是屬於何洲的？」可說就是久居非洲的，有時恐亦不能正確的指出他在非洲的位置。

他深藏在非洲中部，距最近的海岸綫亦有八百哩，有如波士頓到芝加哥。他適位於非洲廣大貿易區的中心點，故很為繁盛。我們探險隊此次在非洲走了八千哩艱難的路程，曾經過乾燥酷熱



薩向人所建高厚屋頂的住宅可使屋中爽涼

的撒哈拉大沙漠及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卡梅隆(Cameroon)沼澤地帶，我們去研究考察蘇丹人民的進化高度發展的過程；及小卡梅隆巴屯(Bantu)部落的原始生活；又曾在薩向(Sangha)人建築在懸崖絕壁上的茅房內；又曾爲偉大的巴寧(Benin)黑人王宮中的座上客；種種歷險情形，難於盡述。

此次往非洲探險，已爲第四次，是抱了三重目的去的；代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院新建一室，搜集國外鳥類標本；拍攝非洲人種的風俗及生活影片，以及去收錄土人種種歌曲及音樂的聲音。

充滿巴黎情調的達加

我們在法屬西非塞格爾(Senegal)海岸的達加出發，往非洲中部去。達加是位於這塊大陸的西部突出點的上面，是一處優良的港灣，及飛行站，爲非洲海上交通的要道，更爲飛往南美洲的跳板。我們初抵達加時，疑心巴黎搬到熱帶地方來了，市區中有相當廣大的公園，點綴着名人銅像紀念

碑，宛如巴黎情形，所不同者，不見美術家悠然對熱帶夕陽作寫生，及不見情侶攜手散步。那時達加的夜生活極爲愉快，法兵，殖民官吏商人，擁在咖啡館裏尋樂。法人是很會享樂的，他們雖在沙漠中也要尋歡作樂的！這座城市建築得很美麗，街道整潔，紅甎白瓴，映於艷陽之下，房屋的陽台上常羅列盆景花草，花園的四週，以薔薇花編成短垣。土人住處，離市區有一段路程，那面嘈什汚穢，市場上在早晨交易更形熱鬧。

法人在一三六四年來此，隔了不久，就形成一種永久殖民地的情形，但當初沒有夢想到，這一塊小小的達加地方會變成現在法屬西非廣大殖民地的根據地，法屬西非的領土較美國還大。當我們進了這港灣時，卽見沿海岸一帶，有一堆一堆黃色東西，約四十呎高，宛如山涯，或堤岸，可是並不是，乃此地出產的落花生，裝在黃色麻袋裏，堆置海邊，預備運往歐洲等處。他是法屬西非的主要輸出品，每年約有五十萬噸，輸出大部運銷歐洲，他還可製成油，作爲肥皂，或別種工業上的原料。

花生堆積如小丘

好像美國南部出產棉花，而這塞格爾區域內，則出產大量的花生，土人收穫後，頂在頭上，或由驢馬背負運到市鎮上，販給商人，再由商販收集了，由火車船隻，轉運到達加而輸出。

我們行旅中有大量的軍火，於是達加地方當局，立刻懷疑我們，似乎這班美國客人要在此發動一次小規模的革命了。他們疑神疑鬼般的直待我們去拜訪法屬西非總督時，見我們雖帶了大量軍火，但有美國國務院，法國殖民大臣，以及前駐法大使史脫萊等介紹函件後，他們疑雲方消散。我們的探險隊，由社會聞人，及政府扶助，方得順利進行，更由卡內基基金團供給收錄聲音的費用，並由芝加哥大學的人種研究所的贊助，使探險的工作毫無阻礙。在達加一家法人開的小店內，購買麵粉，糖，雀麥粉，米，豆，茶，咖啡，等食品，此去須在叢林中，荒野裏生活，買不到可口的食物，故特自紐約帶來大量果醬，薄餅，以及菠薐，蕃茄汁，肉類，豆類等的罐頭食物。非洲樹林中，亦可獵得鳥類及羚羊等小動物，作爲新鮮肉食。此地雖有雞可以買到，可是其味如嚼蠟，蓋榮養不足，荒野之中，又無法尋食，本地農婦，又不給穀類他吃，以致身上羽毛都無，他的肉亦不能吃了。可是在有幾處地方，也可吃到新鮮的熱帶菓子，如芒果，蕃瓜，這種蕃瓜形狀頗像西瓜，僅須出幾分錢，就可大嚼一頓，近城市處，亦可買到新鮮蔬菜豆類等。

我們的探險隊，所帶各物色色俱全，有如一班馬戲班，更帶有充足的軍需品，以備不測，並僱有黑人僕役。達加地方的黑人極願

為白人服役，我們輪船一靠岸，黑人蜂擁而來，此地有九萬三千黑人，差不多有一半擁在碼頭上來爭奪行旅，要索酒資，我們僱了九個僕人，其中一個是頭目，兩個是廚司，其餘的人為管理帳幕及車輛者。

夜靜中遇小偷

我們尚未出發之前，由以前一位探險隊員保薦來一個英屬黑人，我們因他曾服務過探險隊，過慣營幕中生活，所以對他前來很是需要。可是在出發之後，有一天極炎熱的晚上，風息全無，他乘我們不備，偷了一筆金錢及有價值物品，逃到沙漠地方去了，我們發覺了，全隊人員寢衣也來不及換，瘋狂似的追去，這種狼狽情形，想來甚覺好笑，幸而不久就被捉到，未蒙損失。

隊中有一輛轎車，二輛貨車，均從美國帶來的，由潮濕的海邊，向非洲中心太本克圖去時，要經過砂礫高低不平之處，我們的僕役因此必須力大，使陷在沙中的車輪，用力使他出來。經過這種地方，一天最好的行程亦僅五十哩。初離達加出發時，道路良好，每日常行二三百哩，到晚上，即在缺乏水源的土地上，儘可能找臨近河床處紮營住宿。有四坐營帳，一張天



撒哈拉大沙漠中的駱駝騎巡隊中坐者為 Boulton 夫人右側為法軍官

幕，是給僕役用的，晚上均住在營幕之中，除了有幾夜，在星光閃耀之下趕路，天氣悶熱，只得露宿。有六張摺疊床，毯褥蚊帳全備。

晚上的蚊蟲還不十分嚴重，而有一夜，被非洲的大螞蟻侵入營帳，使我們大驚，這種蟲類頗能產生嚴重的後果，故全隊人員羣起攻之，可是仍無效，乃在營地週圍，燃燒木料，以火炎熏炙，方始把他們驅除。

我們每到晚上，平時總由僕役張開帳幕及安置床舖，而廚司則生火煑水，作飲料及洗浴之用，並準備晚餐。可是有一次，這班僕役去照料一部陷在沙礫中的汽車，躭擱了幾天，於是隊中的什事，燒茶煑菜，都由我做。且住宿在這荒涼的曠野之間，入夜須防野獸及殘忍的土人前來攻擊，故夜間不得不挺身而起，暫充看守者，因此心身很覺疲乏。

我們取道是經過法里米河（Faleme）及巴菲河（Bafing）但這些河流上，沒有橋樑渡河，須用小木筏，每只載一部汽車，分次渡過去。木筏是用人力的，由土人以繩索縴拉，土人還唱着有音節的歌曲。在這條路上，看見整千整萬的莿球花屬的植物，他能產生一種阿剌伯樹膠，可供藥用及橡皮糖菓等的原料，並且可印染洋花布，這種植物，均是野生，不須人工去培栽的。

對於鱷魚的神話

路程漸漸的走近非西撒哈拉大沙漠，一路樹木稀少而矮小，最後草木全無，一片黃沙茫茫，偶然有一些荊棘，可憐的立在砂礫中，雨量亦漸漸稀少，而至終年無雨，要直走到太本克圖時，方有一條尼格河（Niger）向北彎曲流去，直展伸至沙漠中，但該地雨量甚少。我們逗留在乾燥的法屬西非時期中，僅遇到一次下雨天氣，且因此使我們又得到一次新奇的經驗，乃撒哈拉大沙漠中一逢到下雨，地上變了泥濘難走，使我們探險隊全部陷入泥淊中。

一天我們走到距太本克圖南面一百五十哩處，正在緩緩的在砂礫遍地，崎嶇不平的地方前進時，忽發現已到了絕路，似乎已達世界的末端，前無去路，我們已在懸崖之邊。再前進時須用繩索垂下去，方得再能前進。在這懸崖絕壁間，還有一羣小村落集着，即名薩向。他們的建築，均造在幾乎垂直的岩崖上的，有如原始時的穴居人，更像中世紀的堡壘，都造於山崖上的，看上去搖搖欲墮，驚險萬狀。這種住居，使我們想起美國西南部人，亦有住於岩壁上的，情形所不同者，此地非洲土人的住屋，是用葺草所蓋，下支巨石，上蓋數尺厚的柴草，形式奇特。

通入村中路旁房屋的屋頂上，我們發見上面均有一塊巨石，

他的作用，有如文明國人民的門鈴，當有人黑夜入村時，必須向此巨石上擲一石子，使他發聲而叫居民知道有人來了。

村鎮的中央有一座兩層樓的土屋，是薩向人的土酋所居，他還有馬廐，穀倉，花園，及僕役室等設備。他穿了長袍，很是莊嚴高貴，他的僕役，都著短衣。這位酋長擁有很多財產，他的部下亦均忠心服從他的。

在岩崖上，更建有一座祭壇，少年將進入成年時，須在此祭壇上舉行一種儀式。他們不用成年人的幫助，拿麥磨爲粉，用熱水調成糊漿，而傾注在泥土彫刻成的神龕上，於是再去捉幾頭野生動物，把他的血洒在祭壇上。在這樣荒野不毛的地方，生活頗非易事，僅有一小部地方，可種些豆類及葱。他們常用豆類舂碎後和入麵粉中，煮成粥以充飢。而葱亦常打爛，拌在玉蜀黍粉裏，做成圓形，賣給市場上，換一些裝飾品，如革製手鐲，及一些美麗的貝殼，或布塊等物。

每週有一次市集，合村人都到這市場上去，互相交易，並可藉此接談。此地雖早有金錢流通，在薩向市場上，貝殼仍目爲一種通貨。因這小小的貝殼，乃來自三千哩外的印度洋中，西非土人，目爲神秘之物，巫者常用，或舉行儀節時，作爲一種符咒用的。在薩向地方，一塊如拳大小的貝殼，其價值等於美金一分，可換到一餐豬肉等食物呢。這貝殼的價值，亦有上落，在收穫之前，要漲些，收穫期過了，就要抵廉些。奇怪，原始人民的幣值，亦會如此變動的。

居住在此地的是哈巴（Habbe）族，傳說他們的會遷移到這岩崖上的堡壘式住屋中，是由神靈所領導來的。因當時他們被敵人波爾族驅逐，無處逃生，走到尼格河邊，河水洶湧，無船隻可渡，正在存亡之間，尼格河中的鱷魚，忽來負載他們渡過去，歷盡沿路的艱辛及飢餓交逼，方得抵此。他們現在，想來正是一樁奇蹟，必有神靈護佑的。到了此地，見岩崖中是住着一班和善的人民，宗教亦相若，於是哈巴族就安心的住在這岩崖上，更與此地原有人民通婚，現在已混合成爲一種民族。

當我們抵薩向地方時，適值他們舉行一件重要儀式，乃紀念一位去世的酋長。奇怪的，他們所有的節目，較其他非洲土人所行的大異，歌舞是在晝間舉行的，鼓聲鼕鼕，叫唱喧天，更雜以爆炸聲，他們用土製火藥，硫黃磷類礦石，置在山穴中，點火使爆裂，其聲猛烈可怖。可是他們的歌舞，倒不若其他種族的狂跳亂舞，是很有節奏的，且很莊嚴高尚的，表演出他們種族的歷史。有些跳舞者，頭戴面具，上置十字形狀的帽飾，光怪陸離，並表演給鱷魚看，以報答昔日渡河時相救之恩。哈巴族至今對於鱷魚，無異視爲祖先。還有些歌舞者，穿着更奇特，戴面具，挂貝殼，帶及裙，均爲草編成，踝及臂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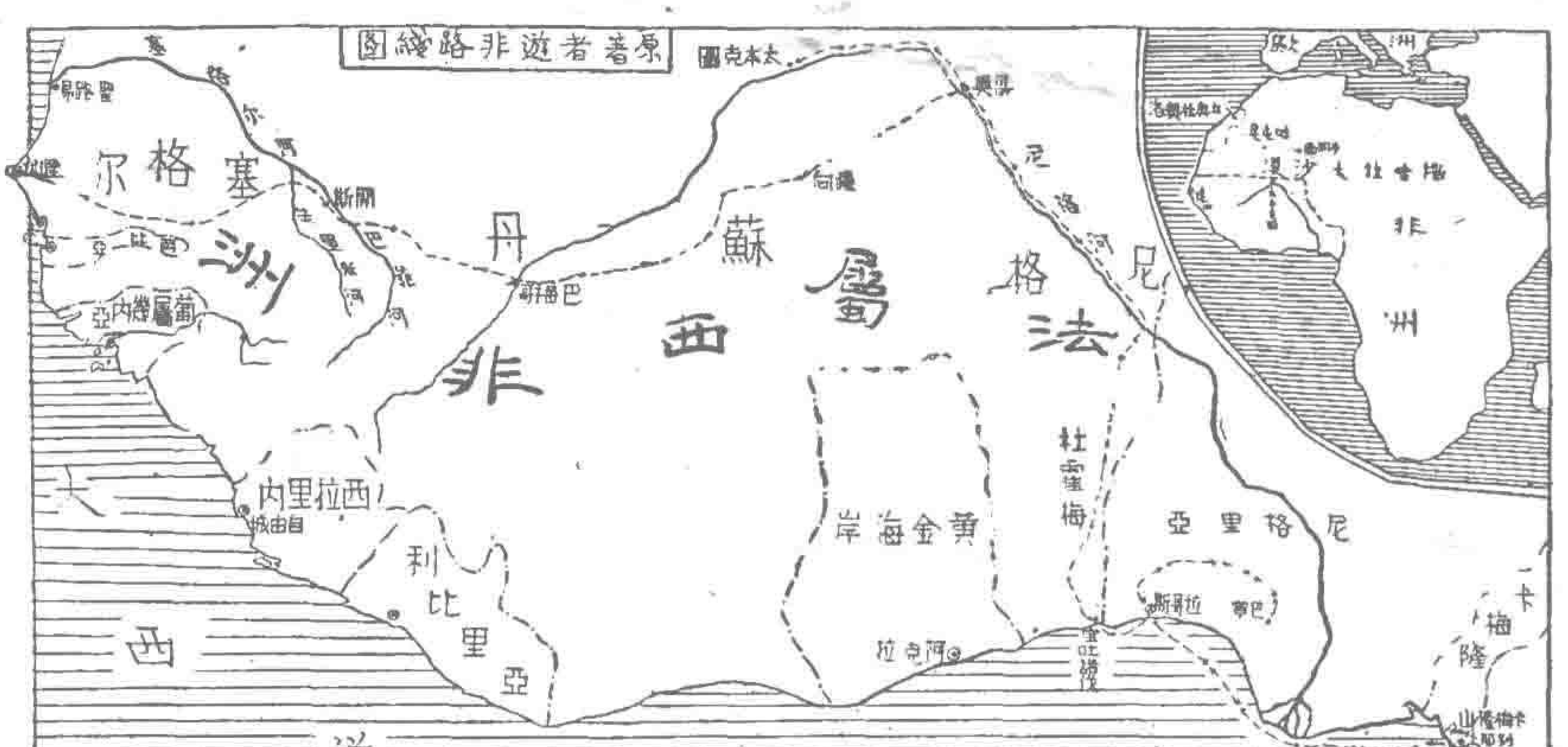
有玻璃飾物，這許多裝成奇形怪狀的，是代表他們以前的敵人波爾種族的。

一座文物燦爛的古城

薩向地方的人民生活極為顛沛，發現了竊盜者，在昔每處以極刑，當捉到盜賊後，一班巫醫及老者，都聚集來審查，審查此人是否為盜賊。乃舉行一種跳舞，其中一位手執一棒，棒上彫有羚羊頭，於是他們均俯伏在地上，側耳傾聽，似乎神靈此時可以告訴他們這作惡者的罪狀，自然以後即處以死刑。

我第一次知道非洲有太本克圖地方，是讀到一位探險家所著「象子」一書內，上面一節說：「沿林波波（Limpopo）河一帶，林木繁茂，河水滾滾，風光宜人。」可是我們遠遠望去，太本克圖一帶滿目荒涼，似乎與書上所述不符，但走前去時。這條林波波河一帶，確是林木葱茂，居民熙來攘往，人口約有六千六百人，這數目還是多年前某一探險隊所調查的，現在不止此數，其人口必已大量增加。

待我們行近太本克圖時，塵沙飛揚，已逼近沙漠地方，他是一座古老散漫的土磚城市，位於灼熱而發光的平原中間，遠遠地就可看到在地平線處，這座古城中的幾處回教寺院的塔頂，及屋頂



平坦的建築物，進了這城中，所見的是什亂而狹隘的小街小弄，東西縱橫，以及方形的土屋。

這種小里弄，彎彎曲曲，接到大路，可是天黑了我們不敢走這小弄，極易使你迷失道路，並且晚上此地自然無路燈設備。有一條狹道，可引到城中心的市場，每日那面聚集着駱駝驢馬，以及蒙面的土爾基（Tuaregs）人，傲慢的莫斯（Moors）人，皮膚黝黑的蘇丹人，還有面目狡滑的叙利亞商人。

市場上的商店，生意均甚鬧熱，你可以在生癬疥的駱駝隊中，買到好看的飾品，如皮革製的手鐲，及古色古香的土製銀鐲。我們忽然發見有碩大而碧

綠色的沙漠西瓜出賣，我們見了如獲珍寶，因煩燥苦熱的沙漠中，有此新鮮水菓來解渴，正是求之不得的。即檢大買了幾只，可是剖食時，大失所望，隻隻都不好吃的，但黑人則津津有味的吃著，使我連想起在美國的黑人，不亦嗜此異物吧。

太本克圖城內，並不全是黑種人，也有許多受過敎育的非洲其他人種，如莫斯人，阿剌伯地方的土爾基人，以及來自北方的波貝爾（Berber）商人。蘇丹族在非洲黑人，爲中最有進步的人種，此地還有來自南方的過着原始生活的巴拉黑（Bellah）人，他們被土爾基人奴役了數世紀了。不過非洲之所稱爲奴隸，並不受到如何虐待，他們亦有家室，僅爲糊口而被人奴役，失去自由的。實行賣買制度的奴隸在此地寥寥無幾。

太本克圖遠居非洲沙漠中間，離世界文化之都，如此遙遠，照我們推想，必無文化可言，可是他一度曾爲非洲文化的匯萃處呢。在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時，這城被學者稱謂文化之都。他們曾誇口：「我們終有一天使修正後的希臘名著拉丁文學等世界名著的原稿，會保藏在此地呢。」

在伊斯蘭克黑人大帝國時代，此地確爲極佔重要的文化中心，那時伊斯蘭克國，佔北非地方的大部份，聲勢顯赫，非洲各地的學者，部萃集於此，並帶了他們自己的名著前來，互相究研探討，那時確有一部極有價值的阿剌伯文名著，保藏在此。待後來黑人王國衰落後，此後文物凋謝，各種名著漸漸散失，或被人攜藏於其他地方，迄今已蕩然，惟偶有昔日的典章，尚有一二遺留於此，亦足供來遊此城者的追思。

當時的學者，如摩西倫輩，在他的著述中，提起非洲的金礦駝毛以及此城的盛榮豪富，致當時法國皇帝路易十四世知道了，曾計劃來征服，可是沒有實現。到了一五九一年，有一法國水手被此地人捉去，且被困死。十九世紀初，法人卡里氏，曾在此寄居二月，假裝爲莫斯人，他是第一位能從此返故鄉的歐洲人。一八二五年，英國也遣送一位李寧司令來此，可是不滿一年，他即被殺，他的日記及調查所得的記錄均被燬。他們爲何這樣仇視歐人呢？因他們目此地爲回敎聖地，不能被基督徒或異敎人士前來，以褻瀆聖城的，要是被發現了是異族，即置之死地。

到了一八九四年，法國方派遣遠征隊，來佔據此城，武力之下，迫使他們就範，而當時蘇丹人亦頗歡迎法人前來，以拯救他們，因常被土爾基人所壓迫。法國神父更來此設立敎堂，有一位耶可巴神父在此四十年，至今爲白人居此最久的，他且爲法國殖民政府，與土人間發生交涉時的中間人，更爲法政府傳佈殖民敎育，勞勣頗著。

太本克圖的城垣，與常關閉的笨重城門，頗使人感到冷落衰敗景像。可是一走進城門，則另有一翻殷盛氣象，人民活躍，市廛櫛比，可以回想到他過去之光榮，如曾爲蘇丹京城，曾爲回教之聖地，曾爲非洲文物的中心，正是尼格河流域最有光榮的城市。

有四千隻駱駝的運鹽隊

當我們到達此城時，適遇有大批駝隊亦到達此城，差不多有四千隻駱駝，他們來自距此四百廿五哩的吐屯尼(Taoudenni)地方，那面是撒哈拉大沙漠中產鹽中心處，至此大約有十天路程。這批駱駝均是載鹽的，每隻身上裝兩塊鹽，或更多些，用皮帶縛在兩邊，使份量平均。這種鹽塊好像一塊大理石，有四呎長，二呎闊，約六吋厚。每年分春秋兩次運鹽至此，他們來了，本地商業更加興盛，商販們一到此地，白晝營業，夜晚則尋歡作樂。他們一路辛苦，似乎要在此地補償似的，儘量作樂，因爲一離此城，都爲荒蕪之地，生活簡單苦燥，須數週或數月之後方再臨此城。

太本克圖在非洲中部爲交通中心點。沙漠中的駱駝隊，及急流上的獨木舟，都聚集於此。駝隊來時運鹽，經過大沙漠，獨木舟則運魚乾米穀等物，自尼格河上流運來。至此後互相轉運，再由駱駝載食用品往各小鎮，及遠至沙漠間，而獨木舟也帶了鹽等貨物，運到尼格河一帶村鎮上去。

西非一帶食鹽的供給大部仰給此地，土人對於鹽的重視，比來自歐洲的商品還看重，因爲此地的土人在舉行各種祭祀，或重要儀節中此項物品不可缺少，非僅作爲調味品之用。

這座古城中，對於我們擬收錄的土人音樂資料頗豐富，並且只須出幾個法郎，或請他們吃些東西，就可得到他們的歌唱。他們初次見到這收錄聲音的器械，很是驚惶，手足無措。這種現象，我們此次收錄土人的音樂歌唱，常常遇到的。後來他們覺得這事很好玩，於是爭欲前來一顯身手，他們立在麥格風錄收機前面，頗自若的唱着，宛如與佈音電台上的人員一樣了。

第一次我告訴他們收音機的效用時，曾把我的聲音，特地收錄了，再在留聲機中照樣放出來，所收的是英法等地的歌謠。可是當時他聽了也並不覺奇，因他們有一種成見，似乎迷信白種人是萬能家，甚致白人能如禽鳥的飛翔於天空，故白種人的聲音，能夠收在匣中也是當然之事。後來他們聽到了自己的聲音及歌曲，亦能照樣從匣子裏發出，就大爲駭異，目爲這一定有魔法的。

沙漠中的巡邏隊

撒哈拉大沙漠一帶，有用駱駝編成的巡邏隊，他們很勇敢，專



法屬西非土人乘了火車去趕集

門在沙漠中查察有無盜匪匿跡。所用之駱駝，特別壯健，行走迅速，是阿剌伯人用來作競走的駱駝。這種巡邏隊，頗負盛名。我們在太本克圖時適遇到一隊，是由一位法國軍官所帶領，兵士都爲莫斯人儀表雄偉，配着壯碩的駱駝。

領隊的法人，態度有如紳士，戴着單眼鏡，據說這隻眼鏡，雖在沙漠中馳騁，行動極端迅速時，亦不會遺失約，可是他下面不穿鞋襪，形狀頗滑稽，大約因沙漠間天氣炎熱，跣足以取涼爽吧。可是並不對的，不穿鞋襪騎駱駝，是便利指揮，因爲使駱駝前進後退，或快或慢，騎牠的人，須用足趾去接觸駝身的。一支勇敢饒戰的巡邏隊，常遠離他們的根據地，深入漠中，大約一次可連續行六個月的長程。領隊的歐人軍官，在這樣長途跋涉中，每每不遇半個歐人，眞是枯燥的生活。而兵士方面，如精壯的，雖沒有充分給養，亦能維持多日行程，他們每日只須少許棗子，硬殼果，及一些水就能生活了。

這位軍官與莫斯兵士，對我頗熱心幫助我試騎，我是從未騎過駱駝，故很爲興奮。可是要我用足趾指揮駱駝，確是不習慣。騎在駝上，好像坐於一把活動的大理石椅子上，可是還覺得舒適。

這隊人馬，一直伴我到我們的紮營處，到了那面，把這隊

兵士及駱駝的聲音，收錄起來，兵士唱着雄壯的凱歌，其歌辭都爲敘述他們祖先功業，可是所收到的駝鳴與獅吼之聲，沒有大異，使我們頗爲失望。

一日早晨，我們還未離開太本克圖，忽然居民發現一夜間失去了二百隻駱駝，殖民政府派飛機來偵探，可是飛機在一片礦野上飛行，地上草木全無，一無藏身之處，黃沙茫茫，竟不見絲毫失駝蹤跡。據說這是土爾基人所幹的，他們在夜間偷了，連夜逃走，使駱駝拚命的跑，到天明駱駝均甚疲乏，就使他們休息睡在沙中，駝身上再覆些沙土，故在飛機上看去，以爲是一堆一堆沙坵，他們如此晝伏夜行，大約要越七百五十哩的沙漠，方到了非洲西部立奧杜奧洛（Rio de Oro）地方，即西班牙殖民地的邊境處。他們逃走到那面，像偷汽車的一樣，把他改頭換面，即在駝身上另烙一種新的記號，及數目字，於是出賣。

這班土爾基游牧民，在此間沙漠中，號稱爲（戴着面幕的民族，）因他們的頭面終年用深青色的面幕包紮着，顯然這種面幕，是防灰沙和酷日，以及蚊蠅的侵犯，故他們叫不戴面幕的民族爲「給蚊蚋咬的民族。」據說土爾基人的面幕永不脫下來的，就是最親近的，或親戚等，亦不易見到各人的眞面目，就是在吃飯時，也不拿去，而特製一種彎曲匙子，使戴了面幕亦可飲食。

他們常被蘇丹人所藐視，稱他們爲匪類，蠻犬，自暴自棄的民族。據說他們因終年戴面幕，頗宜於盜竊行爲，以此爲職業，且他們對於竊盜知識，亦比較其他事業上的經驗爲豐富。他們的宗敎現在大概信仰一種符咒，壯健的土爾基人，頸項常圍繞有二十到四十的符咒，作爲裝飾品，是做在皮革上的。他們族中亦有階級制度，其嚴格不亞於印度人。他們的仇敵蘇丹人，常譏笑他們說：「土爾基人，雖分有貴族，農人，奴隸等階級，可是他們的人格，找不出一位高尚的，都是一丘之貉。」更說他們一無文化，因爲土爾基的讀書人像水潑在沙漠上，永遠再也找不到的。

皇城改作飛行場

自太本克圖沿尼格河下去，約行二百哩，即到哥奧（Gao）地方，亦是一處重要地方，我們來此時，那面設爲法國軍用飛機根據地，是橫跨撒哈拉大沙漠的一處航空站。可是昔日此地，曾爲蓀向（Songhai）黑人王國的繁華都城，蓀向王在古代黑人君王中頗有勢力，統治蘇丹人民，領域廣大，不下於今日法屬蘇丹區。在哥奧地方，有許多王族葬此，王族埋葬處，人民目爲聖地，西非回敎徒均十分敬重，說到此拜謁三次，即等於往麥加回敎聖地進香一次呢。蓀向族在此區，仍爲一種重要種族，不過他們昔日奴役此地

其他民族，及顯赫光榮的五朝，均已成爲過去了。

到哥奧去的路上，極難行走，車輛顛沛在充滿岩石沙坵的路面前進，甚至有一次化了七小時，僅行六十五碼，而且一路火傘高張，酷熱難當，我們帶的寒暑表已失效用，因這表上，僅可記錄到一百五十七度，是最高熱度了。

在哥奧我們隊中的鮑爾頓君須離隊他去，他要另外作一千五百哩的長程，穿過大沙漠而往地中海去。此路的艱險千百倍於我們先前所經歷的，而我們探險隊中的一位女隊員，亦與他同行。

他們裝着有四分之三噸的汽油燃料，水，修理器具，食物及行旅等物。再加上四個人，均放置在我們那部轎車內。他們就這樣出發去走一千五百哩長程，而其中有數百哩爲完全不毛之地，生物絕跡，一片黃沙，既無人煙，又無水點。他們還帶了許多木板，以便在浮沙上舖着木板，使汽車前進，有時沙質輕鬆，可使木板陷落下去，必須重新設法舖平，以備汽車渡過去。

沙漠中的鳥獸

當我們穿過一處特別困難的區域，因沙質疏鬆，時時要停下來照料車輛。天氣仍是炎熱，烈日如炙，一無躲避之處。忽然發現一隻野鴿，一直跟了我們走，棲身在車輛的陰暗隅，看他樣子很疲乏口渴，但這片大沙漠中，一無水草，牠因此也不避人類，對於我們的表示很爲親熱，更能夠飛到旅行者手中來喝水。

另外一隊由此擬往地中海去的探險隊，要走過沙漠中的平同西（Bi don Cing）地方，（法國人所設的第五號給養站，）他位於大漠之中，不見草木，更稀人跡。法政府在此設有汽油站，用兩部大號舊汽車的車殼，算作爲過路人士暫避炎日之用，僱有一位孤單單的土人，在此服務，出售汽油，但須法政府允許，方得享此權利云。

自鮑爾頓出發往地中海後，我仍留在哥奧地方，收錄土人的歌唱，及搜集沙漠中鳥類，因此地爲沙漠中唯一有水草樹木處，有一種織造鳥，喜居於莿毬花屬的樹間，這種動物是由法人移殖來的，沿尼格河旁到處都有。織造鳥能用稻草等物，織成堅固的窠，都造於花間，雌雄雙棲其中。哥奧可說沙漠中的綠州，鳥類中還有鸛鳥，鷺鷥等類，均棲身於莿毬花間。

在非洲最有趣的鳥類爲滴克鳥，鳴聲滴滴，土人一聽到此聲，即知是此鳥了，且這種鳥喜藏匿在野獸身旁，如野牛，犛麋鹿，有時也在家畜身邊躲藏。都因沙漠中草木稀少，烈日當空，故只得匿於牛羊的影暗處以取涼，而家畜似乎亦甚歡迎此鳥的光臨，並不加害牠，此鳥行動類似啄木鳥，棲於垂直的東西上面，常用尾部支持

全身。

還有一種有趣的涉禽，是黑羽鷺，他有一種奇異習慣，時時伸展巨大雙翼，兀立於河濱，使黑影映於水中，水中魚類，則羣趨此黑影中以取涼，可是黑羽鷺藉此機會，可以捕攫魚類了。這種巧妙手段，倘使我們沒有拍到活動影片，恐使人難於置信了。當他張翼立在水濱時，宛如一把小傘，亭亭如蓋，正是奇觀。

我在哥奥日夜忙於收錄土曲，如尼格河的船夫曲，漁歌等，此地更有一班流浪唱曲者，吹奏一種管笛，其音美妙動人，及彈着粗製木琴，可是不要看輕這班如乞丐般的樂師，他在土人社會中頗含有潛勢力，卽酋長頭目有身份的人仕都敬畏這班人，因一時得罪了他們，在歌曲中會編排你的劣跡，到處宣揚的。

往卡梅隆火山去狩獵

由哥奥沿尼格河南下，經一次法人的軍事地帶，穿過這杜霍梅（Dahomey）區而到達海邊都市寶吐諾伐(Porto-Novo)再由水道行一段，到拉哥斯（Lagos）地方，以後再由此乘船往英屬納及利亞城，而至赤道上的一座半活動的火山上探險。山名卡梅隆，高一萬三千餘尺，巍巍然聳峙於海濱。

走過了悶熱乾燥的大沙漠，一旦見到這山林茂暢，雨量充沛的地方，雖還位於赤道上，可是已感到涼爽愉快。此地每年雨量有卅呎之多。回思我們旅行灼熱的沙礫間，而烈日之下，僅能避於黑暗色的玻璃下，現在到了長着森林的地方，使我們心情何等高興，不禁對此熱帶林木也發生無限好感。

此地為英國非洲屬地之一，殖民政府的避暑處建築在別那（Buea）地方的卡梅隆山麓三千呎地方。我們召集一批僕役脚夫約五六十人，命他們搬運往此山上去，一直爬到六千呎地方。並在山上僱一名獵夫，名叫曼格，技能甚高，在土人打獵中名聲極佳，此人關係打獵知識，確實豐富，幫助我們獲到許多可珍貴的動物。最覺榮幸的，捕獲到卡梅隆山上特有的鷓鴣，這是一種鬬鳥，與普通的鷓鴣頗相似，但還是在一九〇九年發現的，至今未獲到他的標本，此次因這位曼格獵夫，諳悉此鳥習性，和棲息的地方，於是設穽而捕捉着的，否則熱帶密林中，實不易發現牠而捉到呢。

自我們六千呎的營地，再向上爬去，多為叢密森林，滿山谷均是，大約有千呎，又進入草原地帶，高大的森林驟然絕跡，其草本與木本交界處，宛如人工所製成。草本多為高山花草，由此直上絕頂，惟山徑格外險，爬時頗困苦，近絕頂處，且多火山噴出之岩石，其餘下的，已變為堅硬難行的礁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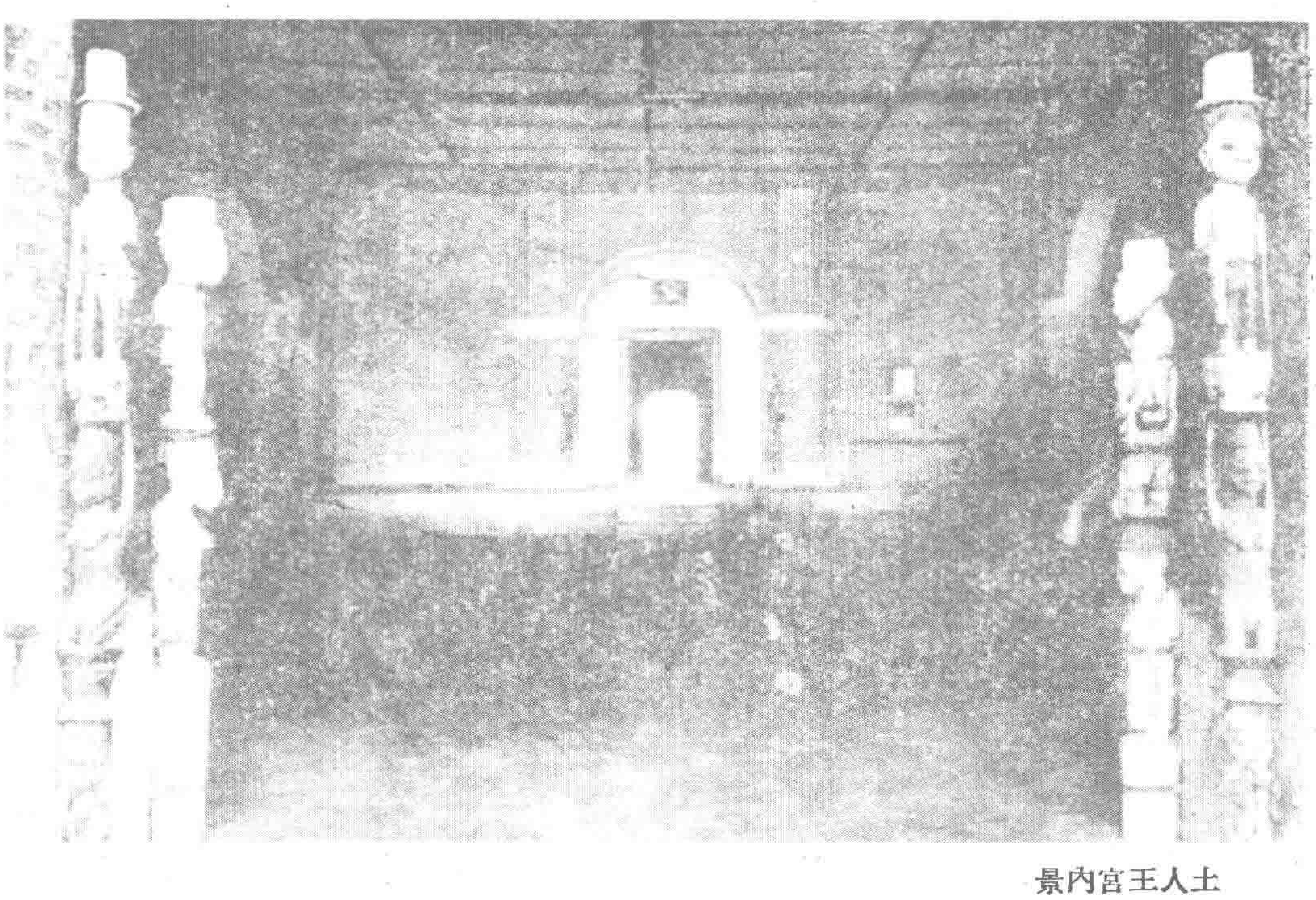
到了山頂，我們測驗氣壓，及種種科學上之記錄後，卽把我們

探險隊人員的姓名，放在一堆岩石下，以作紀念如有後來者登此山巔，必可在此找到他。山巔不是常常下雨，就是常爲雲霧所閉，即其餘較低處亦然，惟六千處，氣候則較好。此山對於研究熱帶山林中鳥類情形，最爲適宜，因此熱帶山上的特有之二十二種鳥類，我們在此竟找到十九種呢。此山孤立海濱，在海中望去，宛如一島，海風時來，故不覺煩熱。

變化萬端的非洲火山

卡梅隆山，頗像我們地球的雛形，由山脚直跑到山頂，有如歷地球上之自熱帶直走到北極。雖爬此萬呎高的山，他的氣候，經過熱，溫，寒，三帶呢。而初登山時，氣候仍炎熱，中途較溫涼，迨至山巔則如在寒帶了。且山上因氣溫的不同，植物鳥獸等類，亦隨之大異，宛如地球上的縮影。

我們在此山頂，測其氣溫，在午刻最高也不過華氏四十五度，故頗感寒意。但此山爲火山，雖非活火山，常常噴發的，可是每隔一時期，必有一次爆發，不過爆發之後，就有一長期的休息了。山巔尚可見到過去爆發時的形跡，有十餘條大裂痕，其中尚有蒸氣上騰，裂口甚闊，有些不能跨過去，其中水氣蒸騰，有如煙霧，近處地面灼熱，跳足不能步行的。



土人王宮內景

四五一一八八

我們營地在六千呎處，確是一處樂園，周圍熱帶林木巨幹有高至二百呎者年代深久幹間挂滿葛藤之屬及寄生植物如開着好花的蘭科蒼苔以及羊齒類攀援其間。

熱帶密林上接天日，枝葉終年繁茂，如入其間，陰暗無光，多爲巨樹所蔽，故生活其中的動物，視覺大異。如畫眉，鵪等鳥的眼，較普通爲大，故能在林木深處，亦可找覓食物。且多猿猴在林間跳躍，土人常去追逐他們，打獵時均吹一種木製號角，其音嗚嗚四山回音使同行獵者互相照呼，且可藉此互相指示野獸的行動，以便伺隙獵得之。我們第一次嚐到猴肉，其味如牛肉，他們獵物，常須費去數小時，待逼近獵物，方以槍矛或箭射殺之。

黑人王宮巡禮

我們居此山中很感舒適，故預定須往尼格里亞(Nigeria)南部雨林處，倒有些不願捨此。可是那面，據說有更奇異境界，在期待我們去呢。因那面是英國保護國奧貝（Obba）或稱巴寧有土王統治着，幾乎有五十萬人口，他們散居在這非洲南部一區域內，亦有王宮朝廷，彼之祖先在過去頗有光榮之事績，我們必須去看看這位黑人君王的。

我們本預備在非洲赤道地方，收集些土人歌曲音樂，可是巴寧國王，更准許我們去收錄他王宮中的樂曲，這機會是難得的。我們立刻進行此事，約定時日，我帶了錄音機器，到這座黑人王宮裏去，所謂宮殿亦不過土屋泥壁，有些彫飾等柱樑和門戶。我由一位王宮中很重要的人，領導我到一間廣闊房屋中，其後再過一處黑暗的樓梯，正是伸手不見五指，暗中摸索，最後方抵樓上另一處大房屋中，我被請坐在一張大椅中。於是等待國王出來相見。

不久我很興奮的聽到有聲音傳來，即趕快到窗前，一幕人民向國王行敬禮的儀式，給我這局外人飽看到了。這位國王穿長袍，由內寢走出來，左右扈從人員甚多，他的頭飾，是用珊瑚做的，這是代表巴寧國王族的東西，衣料是美麗爛燦的錦緞，他的扈從，全是身材高大，服式一律，頭髮薙成一圓形，上戴頸飾，肌膚黑而發光，襯衫衣裳，垂及臀部，在腰中打一大結。

宮中有兩班音樂，一是吹笛的，一是用象牙製的號角，及一種巨型葫蘆般的樂器。他們王族中的標記，是一把長刀，柄用象牙彫刻，此物是象徵巴寧王的永久存在的。當他前行一步，執刀之人亦跟着前行，他退後一步，刀亦跟着後退的。更有二位僕役，也不離左右，看上去似乎國王行動，是由他們扶掖而行的，因國王手臂，常放在他們肩上。當國王立停時，還全身都支持在他們的身上或頭部呢。我見人民均俯伏下來，歡呼以迎他們的國王，侍者至此，很快叫我仍回原坐上去，因國王即要來接見了。我們相見之下，互致寒喧，

彼卽領我到另一座房屋中去。

此處大約爲宮中最有歷史性地方，內有已故王族的紀念物，用象牙彫刻着彼等生前事蹟，且刻有肖像，用銅所範製而成的像，以及黃銅製的鐘磬發音淸脆，祭祀時用作樂器的。

待這位國王坐上寶座後，樂隊均準備我去收音，他們服裝與扈從人員相若，所奏的歌曲都爲紀念先王者。本來他們每年僅有一次，舉行這種儀式且須費三個月時間方能完畢。此次他們特地舉行，以便我收錄音樂的，且繼續舉行數天，樂聲及歌辭頗多和諧可聽的。

巴寧國王娶有許多妻妾，據說他的祖父死了，有五十位妻妾伴葬呢，他們相信人死是到另一世間去，故亦須人服侍的。

至此我們非洲的探險事情，已達到頂點了，我們八個月的行程，所得印像很爲滿意，且能得到預期的東西。於是我們帶了在非洲八個月的所得，欣喜的重由拉哥斯地方乘船返國了。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港漢滬
宏興大藥房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二馬路石路東首
霞飛路華龍路口
支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一個危險的行程

新年特大號徵文補遺

周瘦鵑 周錚

別了可愛的家鄉，萍飄一般的踏上了這漫長的征程，飄泊在舉目無親的異鄉。

由天堂般的蘇州飄到了浙江的富庶區——南潯，苟安了三個月，再從南潯逃出來，便作了這一次千里的遠行，溯錢塘江而上，飄入了新安江，停留在安徽的一個僻鄉。危險隨時隨地潛伏着，大有一觸卽發的可能，而在憂患的生活中，竟刻劃着一個不能泯滅的印象，直到現在腦海中還是很清晰

……

這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杭州剛受了一次大驚慌，我們的一羣卻偷偷摸摸的來了。這時一輪紅紅的太陽，正在那遼遠的河邊漸漸地被那河水吞沒，四周的黑幕也隨着籠罩下來，一陣陣的歸鴉毫無聲息地橫空飛去，似乎是在悲哀我們命運的不濟。


富春江山水

那晚合家只得耽擱在江干，錢塘江岸雖有點點的燈火，倒映在鏡面般的江上，美麗雖很美麗，可是江裏的船隻卻一條也捉不到，那時合家的心焦急得什麼似的，那裏還有悠閒的心情去領略這種美麗的夜景。總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幸而找得了一艘江山船——竟視作我們的救命船。

當天晚上，一彎月牙，幾粒閃爍的星瞧着我們扶老攜小的走過了高低不平的路，踏上了軟軟的沙灘，小心翼翼的走上僅容一足的狹長跳板，板下的水一蕩一蕩的在歡迎我們的下水，好容易全家的人都裝進了船艙。在寂靜的星夜中，悄悄地離別了高矗江邊的六和塔。

那一艘龐大的船向着遼闊的錢塘江的上游，蛇行一般的駛去。江面兩岸遙遠的小樹，矮矮的，參參差差的，似乎在旋轉般向後退去，由清晰而變成模糊了。江水不住的打在船板上，激起了雪白的浪花，而轉瞬間

四五—一九三

便無形無蹤，僅發生一陣撲撲的水聲。

船梢上立着一個白髮斑斑的老頭兒，滿腮長着粗短的鬍髭面龐粗黃而黑，一絲絲的皺紋，如蜘蛛網般密佈在飽經風霜的額上，他一手把着舵，一手把長長的旱煙管塞在嘴邊，嬝嬝的白烟從嘴角裏吐出來，現出很自在的樣兒。

船頭上，一根直貫雲霄的桅桿，直直地似乎緊靠在船篷上，船老大雄糾糾的立在船頭上打着很長而沉重的竹篙，四名船夫分列兩旁，也各自用力的撐篙。那時江裏風平浪靜，尖尖的船頭衝破了水面向前進去。一天的光陰又很快的滑去了，當黑夜到來之前，在一個小鎮的岸邊，宿了一晚。

在那遠遠的東方，微微地吐露着魚肚白色的當兒，船夫們似乎有鐘表般的準時起程，到得那一輪血紅的太陽，怕羞似的從白茫茫的山凹間出現時，我們的江山船已行了好幾十里路了。

費了兩三天長的日子，才投入了艷麗的富春江的懷抱中。江山船在平波微浪的江面上蕩漾着。那青翠的江水淺淺地，澄清得可以望到江底，一顆顆的石子，被江水磨琢得圓圓的，滑滑的，簡直像一粒粒的明珠。齊齊整整的舖着，活像一方錦繡的地毯，間或有一二尾的游魚在船底下追逐的擦過。蔚藍的天空連一絲雲絮也沒有，二三成羣的白鷗，一高一低的在徘徊。兩岸矗立的山峯連一接二的排列着，大的山接着小的丘，高的峯連着低的巒，無窮盡的層疊。株株的小樹點綴在山岡上，可是已屬深秋時節，枯黃的枯黃了，惟有幾株野楓，受了秋風秋雨的撫摩，反顯得格外的鮮艷。巍巍的羣峯疊嶂，隱隱約約的埋在烟嵐裏，一條迷漫的雲氣在山腰裏環繞。山腰的深處，幾椽矮屋自成一個村落；一縷縷的炊烟嬝娜地散布在叢林間，這種秀麗的河山，眞是這次行程眼福的收穫。

船一過了嚴州，地勢由平坦而高斜，水流湍急得從上流如競爭般的向下飛冲下來，江山船一路上遭遇着不少的急流，船板和水浪的搏鬥聲，夾着水流和礁石的冲激聲，在寧靜的四周空氣，一切都被擊破了，無時無刻不在緊張的氛圍中。這時明朗的天色被天神驅去了，黑幕漸漸地張在這湍急的江面上，船裏點上了鬼火般的油燈，兩岸的一切都布了一層紗一般的迷迷濛濛，只聽得陣陣打擊在船板上的水聲，在船篷的罅間，瞥見四濺的水珠，打從半空中飛下來。

洶湧的水流排山倒海的冲瀉下來，比以前作更猛烈的撞擊，冀圖把我們的船撞得粉碎而甘心。更發出咆哮的吼聲，雷鳴一般的轟貫下來，我們已知道死神在頭上打轉了，手足頓時冰冷，船艙中的空氣也隨着緊張起來。

船頭上，船老大大聲的吶喊，指揮着一切，似乎這時他具有無上的威權，命令把艙

中的燈火加以熄滅，因此變成漆黑一團，增添了恐怖的色彩，我們是靜待死神的主宰。船老大把一根又長又粗的竹篙鐵尖猛力的從船上直刺到江底的石塊間，急流想把竹篙切斷，幸而沒有效果。於是他把粗的一頭塞在自己的肩窩裏，同時又把兩隻強壯的脚踏在船尖的橫檔上，橫着身子，頸上凸出了青筋，滿臉漲得緋紅，當他竭力把脚張直，用肚子一挺，便發出了一陣「唷嘿」力的掙扎聲，船才微微的前進了一步，這種力的表演，在希臘力士的石膏塑像上雖可見到，但沒有船老大所表演的逼眞。這樣的打了好幾篙，仍沒有脫險，船橫在江中，再把在桅桿上的籐圈繫上了七八根的縴繩，用混身的力，拉到桅桿的下端，命令船夫們上岸背縴，船老大仍一篙連一篙的打着，接連又發出用力掙扎的吼聲，這時我們仍在死神掌握之中，每個人都閉着眼在默禱着。

船梢上那白髮的老者，也不像以前的悠閒了。雙手用力把持着舵，嘴裏也發出吶喊聲，和船頭上相互呼應，忽然急流猛力的打在船梢上，於是這船頓時的傾顛了一下。那老者極力挽住這個千斤重的船舵，半個身子差不多全都斜出船外，更喊出洪大的聲音，却勝過了水的狂聲，增加了他自己的威風，仍很鎮靜的把持着全船的生命，都已付託給他，要是船被惡浪所擊碎，我們也只得葬身魚腹了。

岸灘上，縴夫們不知怎的，竟停住在岸上不動了。縴繩如箭一脫張在弦上，千鈞一髮似的緊張，紮在他們的肩上，身子和地面交成了三十度的角，個個咬緊牙關，握緊了拳頭，垂下了頭顱，臉上的汗珠在擠出來，腿上肌肉粟子似的彈起，這樣才能把後脚尖提起，漸漸地移上來，等到和地面接觸了好久，另一隻脚也開始照樣的搬過來，眞是寸步維艱，滿地似有荊棘一般的難走，這兩隻脚的移動，眞是所謂慢動作了。

終於偉大的人力克服了有限的水力，好容易的渡過了這個急流險惡的閻王灘。那江山船似乎是筋疲力盡的在一個無名小鎮邊安然地歇夜。我們好像也越過了這重生死關頭的閻王關。到得明天剛正拂曉，那船又像恢復了元氣似的向着遼闊而風平浪靜的江面上駛去，把我們帶入了錦繡的前途！

昆明導游
內容詳盡
調查準確
現已出書
欲購從速
各地分支社均售
中國旅行社出版

歐美采風記（四三）

沁明女士

幾乎絕食的聖誕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日） 天公作美，總算三天沒下雨。今日街上寂靜得像空城，人不知都躲到那裏去了？中國銀行吳君偕友來訪，才知道今天所有的店舖全不開門，飯也沒處去吃，早飯吃得晚，中飯倒不生問題，祇是晚飯沒處可去吃，有些爲難了。吳君邀我們去與他們分食早預備下的冷肉之類，下午兩時許就去找他們，遇見一位研究戲劇學的吳君，是中國銀行吳震修先生的少君，大家談說一會，出去散步，走到李泰華君居處，一進門就看見七八位同學正談笑得熱鬧着，原來他們昨日買下的肥雞大鴨，預備自己烹調自己受用，他們已經飽餐了一頓午飯，飯後打紙牌消遣，吳君同他的朋友坐了一會便走了，主人留我們吃晚飯，由「茅律師」主持「光祿寺」，茅君的大司務手段實在不差，大家對着鍋子大嚼，特別有味。飯後不知如何開始大家講起鬼來，鬼的故事一個接引一個，越講越多，大家聽得不敢扭轉身體，江君也就因此不敢回家。我們辭別主人時，已十二點鐘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俗稱「盒日」Boxing Day 經房東解釋，才明白每家置一小木匣，由住戶隨意樂捐，湊齊了銀錢，由家主分賞給信差，送牛奶的人，清道夫，以及其他的差役，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

下午江君約我們去玩，吳李兩位早已在座，修同他們玩紙牌，我翻閱些雜誌，第一次看到新出的西風雜誌，專以介紹西方名作及歐美生活爲主體；八時許到北京樓去吃夜飯，隔壁一桌坐了四五個講德語的西人，交頭接耳的看着菜單，正在討論，不知如何點菜，後來看見我們點的菜端上來，就吩咐侍者照樣的來，他們朝我們笑笑，我們便同他們招呼，另外替他們點了幾樣，也便沒有深談。他們出門之後，一羣人當中有一位年紀較大的折回來向我們介紹，說他是捷克人，他那些朋友是奧國人，約我們明日到他家去吃一頓奧國飯好麼？我們大家商量一下，答應明天去赴約，他問明了我的地址和電話，約定明早通電話再決定如何去法。他並告訴我們說，在奧認識一位中國學生姓許，是學醫科的，我們料想必是以前在協和担任小兒科主任的許醫生，因爲他赴奧深造在維也納某著名醫院專攻小兒科多年，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一點鐘接到這位捷克朋友的電話，說

抱歉得很，因爲今天是星期日，早幾天買下的肉類很多，蔬菜却無處去買，可否請我由任何一位男子陪伴到他家去吃中飯，下餘的幾位男朋友則請去喝茶？我婉謝中飯之邀，答應和大家一起來喝茶，他說那末三時三刻來接我們，由我通知大家到我的住處聚集。



自左至右：朱寶賢君，江季平君，吳志祥君，李泰華君，攝影者Otto Kann

下午四時有車來接，行約一刻鐘，到了一所小屋，裏面裝飾很時新考究，佈置得非常雅潔，主人是年青的兩弟兄科勃先生，是奧國的紡織商，客人中一位是昨晚邀我們的康先生，一位是劍橋大學的學生，一位是名雕刻家維司，一位是女客麗女士，加上我們六人，房間已經就顯得小，而況科氏兄弟都是大塊頭，大有咫尺之地，動彈不得的景況，不過分外熱鬧。我們互相介紹過了，知道維司先生是鼎鼎大名的青年雕刻家，目下正替英皇雕塑着銅像，經他手指塑摹過的歐美名人，確實不少，據他說中國人的像雕刻過兩位，都是女性，一位是電影藝人黃柳霜，一位是孫仲立太太，他現在的主顧，一是爵士，一便是貴族夫人。

主人先推出小酒吧來，大家喝兩杯雞尾酒，下酒的各色小菜非常精美，接着到餐廳去吃茶及點心，也很豐富，吃過點心，科哥哥大變其戲法，並且拿出一厚本剪貼的陳舊報紙來，都是記載他表演各種驚人魔術的新聞和照片，各地方的報紙，用各種的文字記述着，有的是說他可以把布紮住眼睛看報；有的是記他曾經在熱鬧街市閉着眼睛開汽車等等，人家都稱他爲X光眼睛的奇人！他變幾套小戲法，手脚非常乾淨，動作很敏捷，接二連三的叫我們異常興奮，譬如他呑下十張鋒利的剃刀片，再呑下了一條蔴線，統通擱在嘴裏這麽嚼上幾嚼，再吐出來時，剃刀片已經一連串的穿在



中山樓主人張君旅英多年，其叔父為香港富商，此影攝於該餐館內。

蘸線上了。此外，變了許多紙牌戲法，簡直是神出鬼沒，祇落得吳江兩君一會兒捧頭沉思，一會兒張嘴吐舌，引得大家大樂。

賓主盡歡而散已七時許，我們約他們下星期二吃晚飯，便先到中山樓去定菜同時我們就在那裏吃了晚飯，中山樓創辦以來，已經辦得很順手，服務殷勤，菜餚可口諸事齊備已不像前此的手忙脚亂了。（見上圖）

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新探花樓代巴太太張羅請客吃中飯，菜是兩天前替她定下的，除巴太太同她的三位令郎外，還有法賽太太同兩位小姐巴太太以「老中國」的資格告訴法賽太太說：「中國人吃飯，素來不講究桌布和桌上裝飾品的，祇須菜味可口，其實也不在乎講究如何吃法，儘可以滴些湯水，遺漏些殘剩在桌上，並不觸犯規條，也不算失禮。一雙筷一只匙就可以用一餐，不像西洋人吃一盆菜就得另外換一副刀叉。」又說：「中國富人們一席酒，窮奢極侈，算起代價來，就夠窮人一年的食糧。」她這幾句話却也是事實，所以我聽了也祇得不則一聲；她們今天這頓

飯就是中國吃法加上三位小弟弟不善於用筷，白的桌布上着實加上了不少的花。

飯後走去搭地下車回家，天下着雨，走過幾家戲院子，門口排着長辮子的顧客等買票呢。有一家正演「母鵝」（Mother Goose）啞劇，外面站着兩長排的小學生，這幾天學校放假正好玩玩。在地下車內遇見修，他剛從銀行公會回來。回到家中脚冰冷，身上有些寒，室內雖有水汀，還不夠熱，再點上煤氣爐才暖和過來。房東的大貍貓彼得（註一）自己推門進來，揀最舒適的一張大椅子躺下，自由自在的一壁念佛一壁睡着了，我把紅紙圈套在牠頸子上，牠不領情。

接到家信，驚悉二伯母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

神乎其技的魔術

十二月二十九日　今晚約奧人科先生等吃夜飯，同席共十二人，他們對於吃中國菜似乎很內行，筷子也用得順手。科先生吃三碗飯，外加炒麵，喝茶吃糖菓時，他又大變其戲法。他先向修借一張壹金鎊的鈔票，取一只橘子，將鈔票用手帕遮蓋，忽然鈔票不知去向，他拿一把



雕刻家維司及其的作品之一

洋刀將完整的橘子切開，鈔票却藏在當中。飯後又邀我們到維司（Felix Weiss）的雕刻室去參觀裏面陳列許多石膏像和銅像，每座都是名人，如喬治第五喬治第六愛德華第八伊藤夫人，印度郡主等，我們相互讚賞一番而出。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今天大雨，拖泥帶水的去學校見教務主任，新年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一天，大家照常作事，街上的店舖全開着，不過都是無精打彩的，好像所有的精神與緻全在慶祝聖誕的幾天內消耗完畢了。下午中華協會幹事張君請喝茶，遇見新由國內來此專習法政的王女士，東吳畢業，預備進倫敦經濟學院的；除了今天是元旦日而外，別的更沒有其他足以稱道的事蹟。

一月三日（星期日）　今天科先生請吃晚飯，他自己下廚辦菜，兼任侍者，又是主人，累得他氣喘如牛，我們大不過意。飯後他倒在沙發上休息了半天，一忽兒辰光，他的精神複元，依然很飽滿似的，又變了好幾套戲法，我們直到很晚才回來。臨行，我送科先生一匣中國帶來的上品清茶葉，他說這對於治他的胃病必定有益處，並且非常喜愛那隻竹盒子。他吃得很多，並且吃得飛快，怎得不生胃病？加上他還喜歡喝酒，今天就備了許多種酒，其中有一種叫「金水酒」很特別，其色似高粱，略帶藥味，內有金屑，飲下去時，但覺得裏面一陣麻辣火燒的發熱！

一月五日　皇家音樂學院今天起照常上課；修便獨個子去參觀全國畫廊和戰事博物院；我放學出來時，撞見在附近皇家工學院研究工程的彭君，他告訴我說，他和他的夫人已經由瑞士滑雪回來，可惜假期太短，不能盡興，否則真不想回來。他並約我們星期五晚上到他們家去玩玩。分手後，我到畢喀特立的德國郵船公司去問明白退船票事，我們由美來英時，一家旅行社的職員勸我們在美一次買了由英回家的全程船票，現在我們不打算一直回國，預備離英後，先到歐陸各國一遊，再折到近東，轉回中國，可以多遊歷些地方，增長些見聞。可是此間的德國郵船公司回答說他們是分公司，要辦理此事甚爲麻煩，必須寫信到漢堡總公司去請示，一方面還有美國代理家那位經手人已經賺到手的售票佣金，如果他肯放棄，那末就可以退票，否則公司定章不甚歡迎客人退票，須要打一個很大折扣，吃虧得很！記得當時在美購票時，經手人說得很清楚，若不坐德國船回中國，票價可以悉數照退，毫無問題，現在到了英國，又是一個說法，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一無辦法的，總算是學了一個乖。

下午修回來，講他參觀國家畫廊和戰事博物館經過，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固然累得什麼似的，却是趣味無窮，對於美術的欣賞和歷史故事的認識，實在是有價值呢。

百餘年的老工廠

一月六日　修同茅君去參觀玻璃廠。

我到學校去上琴課，沃先生兼註冊主任，今天格外忙，因此遲到上課，他說從九點起替學生安排選課，沒有空閒過一分鐘，實在疲乏得很。教我琴課時雖然烟頭接烟尾的吸個不停，還是免不了連連的呵欠。我學完琴本該接着上和聲學班，沃先生通知改期補課，飯後的功課也是沒甚精彩，教員們多分是一課接一課的上講堂，且不說精神不濟，興緻也索然。大概教員的普遍心理，都喜歡把一禮拜的功課擠在兩三天內教完，好讓其餘的日子空閒着不必到校，這種辦法實在是吃虧了學生們。

修回來說他們所參觀的這家玻璃廠成立的年代，遠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後葉，所以規模很陳舊，一切的設備和制度，都是舊式工業的格局，惟其如是，格外有價值，因為看新式工廠的機會較多，看真正陳古工廠的機會很少，這次誠不虛此行。

據說廠內的會計制度至今還是採用百餘年前的老式賬簿，其簡陋並不亞於我國舊式工場。所用的工具也非常簡單，火爐還是用老法的風箱，吹管是黑鐵做的，可是他們承造的定貨，都是很精美的名貴玻璃器皿。因為別家大規模製造的玻璃廠，或專造平玻璃，或擅長各種機器製造的器皿，利用高壓力軋出種種花樣（Press Glass）在機器製造發達的國家，反為是土法的手工製造受人歡迎，凡是手工的（hand made）都特別名貴，價錢格外大，所以他家出品不在乎多，而在乎精。

某勳爵定製一套玻璃酒杯，從第一種酒到第六種酒，各式各樣，都是同一圖案。這套酒盃每種十二件，不下七八十件，平均每件的代價需英金一鎊，可以由此想見製工的精細，絲毫不容苟且，這就是老廠沒被淘汰的緣因。有了長時期的歷史背景，牌子當然不成問題，所以在競爭劇烈的時代，仍能生存。

茅律師對於這種陳古破舊的老廠不感興趣，祇對修說「跑這沒遠的路，老看這樣一所作場，眞犯不着。」

註一　記者接今日得房東彭女士八月十二日由倫敦寄來的信上說：「我們在此的生活雖然將來比現在還要黑暗，還要可怕，可是人類適應環境的本能實在偉大，能忍受絕大的痛苦，能作無窮的犧牲，人類的力量，誠不可限量。

她信上還說：「你還記得貍貓彼得嗎？牠依然矯健如昔，不過目下計口授糧的辦法，牠是絕對不贊成的。」

信內還附了一枝 Lavender And white heather 可以想見她們的心情於一斑了。

（卅一年十二月七日）

名家小說

返棹記

Anthony Trollope 原作

沈　思

現代男人和女人們，乘了海洋輪船所經驗到的生活方式和平常的習慣完全不同，且使他們常常感到此一時間的生活方式是不存在的。在這樣的航程中形成了各別的友誼，把各自的怨恨忍耐下來。某一種暫時的政治哲學爲幾個勢力較大的人啓導出來，而且必然有附和的人，以最大的熱心發揮出一套莫明其妙的結論，使問題更爲錯綜複雜；而一些知覺遲鈍的人則視爲卑卑不足道，予以一例的輕蔑。這是此等人的態度在船上和在別的地方一樣。但是這樣一種生活的享受與活動，要在旅程開始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才表現出來。男人和女人最先是互相猜忌，暗暗厭惡。他們決不會豫料到此後的十天，十五天或二十天中，將使人無聊或害暈船的病痛。暈船病通常在第二天的晚上可以消滅，無聊則在第四天的午間亦可消除。於是男人們開始覺得女性乘客並不怎樣醜陋，村俗和沒有風趣；女人終止了她們單音的語調，不再依戀於自己固定的艙房中，變得比岸上更爲溫柔。男人中間已發生了聯絡。在他們初踏入這新世界時，彼此都表示出憎惡的神情，每一個人都以爲和他最相近的那是下流階級，或比下流更不如的人；但到第四天上，假如不更早一些的話，每一人都有了二三知己朋友，可以互相談天抽烟，對他們發揮一套自己航程中的政治哲學。女性的友誼比較發展得慢一點，因爲女人的猜忌較男人爲烈；但友誼發生後，比男人之間的更爲投契。

但是最顯著的聯絡倒是存在於紳士與淑女之間。這是當然的事情，在船中和在岸上一樣，現在所要講的故事就是關於這種之間的聯絡。這樣的友誼雖然極爲珍貴，却難持久。也許他們之間充滿着甜蜜的浪漫故事——因爲在海行的不安適生活中，人們常要變得非常浪漫的——這種韻事大致短命，不足爲憑，有時而且是危險的。

有幾條偉大的世界航程，據一般意見，以英國爲中心。有一條是大東綫，自掃桑波敦經過比斯開灣以達地中海。這條路綫要穿過蘇伊士海峽。其支綫分抵澳洲，印度，錫蘭和中國。有一條是大美綫，橫過大西洋以抵紐約和波士登，船期準確，不爽時日，這裏的航程與日常生活相差無幾，因此這條路綫上的韻事亦不多見。還有一二條北美航綫，差不多也是同樣情形。於是，有不少郵船往返於非洲沿海——我聽說這條航綫上風流韻事特別多；還有偉大的

西印度路綫，現在這篇小說就發生在這條路綫上——說「偉大」並非因爲是西印度羣島的緣故，倒是因爲西印度羣島散處於墨西哥和古巴相近，由此可去幾內亞和格林內達及委內瑞拉共和國，到中美洲巴拿馬海峽，還可以去加利福尼亞，溫可華島，秘魯和智利。

離開英倫，踏上這條路綫後，可以想像出將遇到的多少不同的種族。在法屬產糖的島上，有法國人，他們並不十分浪漫，有舊西班牙人，那是西班牙的西班牙人，想在以前帝國的瓦礫中尋求更新的幸福；還有新西班牙人，就是美洲共和國的西班牙人，他們講的是西班牙言語，但在態度和面貌上都不像舊西班牙人，也有荷蘭人，丹麥人，各各來自他們自己的國土。有花旗國的公民，他們到處可以發展。還有各種色彩各等階級的英國人，男人和女人都有。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女人在漫長的航程中總是注定孤單的。有的是爲了和丈夫要在一起而出門，有的出去物色一位丈夫，還有少數大概因爲要離開丈夫，才作單身的遠行。女孩子在英國本國受了敎育，渡過大西洋還到他們遙遠的家中，有的因爲親眷在他鄉開拓一片新地，所以也來跟他們住在一起。不要以爲這些女性在船上是絕對的孤獨，一踏上甲板就沒有任何友誼的手臂來援助她們。她們大都托付給幾個謹愼的年長者照顧，在船上初次和人相見時似乎是屬於某一團體中的。但過不多時，她們眞正的孤寂就要表現出來。這個謹愼的年長者或許並不和她意氣相投；於是到第四天的晚上，新的友誼就要瀨始了。

我現在所要講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友誼。一個年輕的男子——並不十分輕了，因爲他已過三十歲，但仍是一個年輕人——乘了一艘大的西印度輪船由掃桑波敦出發，預備經過巴拿馬海峽以達加利福尼亞和溫可華島。要說明何以要如此長途跋涉，說來話長，暫時不談。總之，使他遠行的並不是想去發財，亦並不想在此遙遠的英國殖民地上作居久之意。他此時是一個鰥夫，因爲家中缺少了一個年輕妻子，家庭對於他也許是一種苦痛。他走到甲板上來時，有一人作伴，年齡較他約大十五歲，他們二人結伴睡在同一艙房，要到聖湯姆斯爲止。他們已經互相介紹過自己，因此在這艘紱拉畢克號船上結成友好。他們的相識開始於掃桑波敦，這篇小說的主角名字爲勞爾甫福賴斯，正在望着倒退中的漢布什爾海岸出神，世上對於他是何其孤寂。

「老朋友，我說我們還是到老地方去坐坐吧，」他的新朋友輕輕拍拍他的背心同他說。馬理斯先生是一個老旅行家，而且懂得怎樣在短時間內和他這位臨時友人變成莫逆。旅行的經驗使他不知羞恥爲何物，而且一想到要做什麼事情時，能在半小時內

使任何人變成自己親兄弟一般，十分鐘內使任何女人成爲自己的親姊妹。

「老地方，什麼地方去呀？」福賴斯問。

「你是要到加利福尼亞去的聰明朋友啊。假如你不以爲在船上要少吃一點，少飲一些，你可知道這船中裝足了充分的飲料嗎？」

福賴斯承認船上備貨充足。

「餐室座位共有一百客，但是船上共有一百三十人。當然向隅的人必起爭執。但我已在盆子中放下名片，定好坐位。我們還是趕快下去，不要被那些西班牙人把我們驅逐出來。」福賴斯就跟他友人一起走下甲板，只見一長條餐桌上已擠滿了不少等吃午飯的人。福賴斯坐了下來，鄰近的一個男子以並不十分溫和的語氣通知他，他侵佔了某女士的坐位，福賴斯立刻想把位子讓出，馬理斯先生阻止他無需讓位，因此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爭執，總算幸運地沒有發生流血慘劇，獲得圓滿解決。那位某女士在這時沒有到來，那個容易發怒的人同意在另一端爲他們自己另找空位。

在最初三天，這位女士並未在大庭廣衆間顯露自己。福賴斯後來知道，那個容易發怒的先生在巴佩道斯設立一個字號，和他一起在船上的另有幾位女客。第一個是他的女兒，第二天上哭哭啼啼，啼下來吃飯，自說連一小口東西都吃不下，在五分鐘之內不得不退到臥室去休息。這使她自己和她的友人都很吃驚。第二個是那個容易發怒者的妻子，舅兄，最後，在第四天的早餐時間，又多了一位愛蜜麗·維娜小姐，恰坐在福賴斯先生的右面。

他曾在甲板上見到過維娜，她躺在一隻坐椅上，很舒適的樣子，他曾和友人說起，這女子並不動人，而且很醜陋。年輕的女人啊，男人在船上初見到你們時，總是這樣說你的。她是鬱鬱寡歡，愁緒萬端，而且身體亦不舒適。她並不歡喜海。她一點也不歡喜這老是發怒的先生，但是她却受此人的保護。她甚至不歡喜發怒者的妻子；因此也討厭他的女兒，可是維娜和他女兒住在同一寢室中。那年輕的女兒害病甚重，而且非常自私；維娜也在害病，許或是同樣的自私。她們都像安琪兒一般，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猜忌甚深。當她扭曲在椅子上只求舒適的時候，福賴斯無疑地認爲她非常醜惡的。

「在我未到赤道區之前，她會驚人地出風頭的。」馬理斯說。「那時你才要覺得她生得並不十分醜惡，就是坐在你右面的她呀。」

「不至於這樣吧！」福賴斯說。在第四天上她走下來的時候，他對維娜很有禮貌。

維娜小姐其實已不甚年輕，她已近三十左右。在船上的許多女客猜測她年齡約爲三十六歲，可是這些女人都錯了。她是愛爾蘭人，如其在岸上自然狀態之下，決不至於無動人的地方。她的皮膚略黑，眉清目秀，齒如編貝，頭髮是深褐色，很有光澤，尤其是她的嘴，令人發生好感。福賴斯先生如其在較優良的情形下注意及此，不致於對她起惡劣的批評。

「你可以明白她的一切。」馬理斯同他說，朝餐用罷，剛燃了一支雪茄，預備吃一些點心。「她將穿過海峽到秘魯去。」

「你怎樣會知道的？」

「我此時剛知道他們都到什麽地方去。老發怒的這樣告訴我。他要照顧維娜到聖湯姆斯，但是關於她的一切，可稱一無所知。到了那裏，他將交給船長照顧，你很可找一機會和她接近。」

福賴斯說他不預備去打聽人家的事情比現在更詳細一點，但是不再提及她的醜陋。她在桌上曾和他交談過一二句，他覺得她的眼睛很亮，而且她的音調甚爲悅耳。

「我也是到巴拿馬去。」在第五天朝晨，他和她說，那時的氣候極好，船漸漸向南行，十月的陽光照在他們身上，溫暖而愉快。大船行在大西洋的中心，幾乎像沒有動作一般，可是這郵船正以每小時十二哩的速率向前行進。一切在船上都極順利，福賴斯已忘記初時看見維娜時的醜陋，他倆在談話的時候，船正行在亞速爾羣島間，他幫助她用望遠鏡望岸上的菓園，菓園雖然沒有看到，但是他們的失望沒有擾亂到他們之間的寧靜。

「我也是到巴拿馬去。」

「你眞的也是麽？」她說。「那末我不會感到怎樣可怕的孤寂了。我正在担憂自聖湯姆斯以後一段旅程的乏味。」

「你可以不致孤單，如其我能幫助的話，」他說。「我雖然不是老於旅行，但是我將盡力而行。」

「啊，謝謝你。」

「可惜馬理斯先生不和你同行。他到處都熟，知道穿過海峽的路綫，正如在雷琴街上散步一樣。」

「你說的是你的朋友麽？」

「我的朋友，假如你願意這樣稱呼他，而且我希望他是我的友人，因爲我歡喜他。但是我的確不十分知道他，正如不十分知道你一樣。我也和你同樣的覺得孤寂，也許比你更甚。」

「不過，」她說，「男人往往不會受到孤寂的苦。」

「唉，怎麽不會？維娜小姐，請你恕我冒昧，我認爲你在這方面的意見是錯誤的。你只會知道自己的鞋子小弄痛脚趾，但決不會體會人家鞋子的緊仄！」

「也許不會，」她說。接着停頓了一會此時她只算在望那菓園。「不過，福賴斯先生，世界上有比孤寂更惡劣的事情呢。」於是她離開了他走到發怒先生的妻子那邊，她認爲福賴斯對於她還是一個生客，談話在此時中斷，似乎較爲謹愼。

「好小姐，你漸漸出名了。」那女人說。

「還好，謝謝你，太太。」維娜小姐說。

「福賴斯先生很想把自己的舉止令人家滿意。我對阿彌蓮說。」阿彌蓮就是和維娜同房間的女伴，二人之間性情不能調和。——「我對阿彌蓮說她在船上不肯結交男友是錯的。結交男朋友如其不過份，」她特別注重「過份」二字——「我想不見得有什麽害處。」

「我亦不大會交際的，」維娜小姐說。

「但是阿彌蓮的脾氣更其特別。」

「最好的辦法還是隨機應變，」維娜說，——也許認爲這種機會永不會使阿彌蓮遇到的。如其一個女人能處處知道自已，就不必怕男子的注意。」

「我就是這樣和阿彌蓮說的；不過，親愛的，她沒有你和我這樣的經驗豐富呀！」

這就是維娜小姐和那謹愼的太太隨意閑談。維娜小姐現在由她照顧和這樣的「集團」在一起，無疑地要使維娜感到不快，因爲對於發怒先生的家庭全船的人都感到頭痛。

「你和維娜攪得已如房屋着火這樣的熱。」馬理斯同他年輕的友人說。

「我可以說並不怎樣火熱，」福賴斯說。

「她不見得像你這樣想像中的醜陋吧？」

「醜陋；——不；她不醜陋，我想我沒有說她生得難看。但是在美麗一方面，她亦無甚顯著之處而已。」

「我敢說在最近的三天中她不見得會怎樣的可愛，等你到巴拿馬的時候，她將得到一個女人應有的命運。我知道這些事情怎樣進行的。」

「這種事情我倒並不亟亟要知道，」福賴斯莊重地說。「維娜小姐是一個很有趣的年輕女人，我和她在同一旅程中大概還有不少時候，我想大家應當客氣一點而且和她在一起的那些人，看上去並不和她合得來。」

「是的，他們和她並不情投意合，因爲其中沒有年輕男人在內。我常覺得在船上沒有人會和未婚女子合得來，除了未婚的男子以外。這已成爲公認的自然法則。天氣特別的熱，是嗎？我們已覺得是在赤道空氣中了。我要到吸烟室中去涼爽一會。」福賴斯沒

有同他一起去跑到船頭靠在船蓬邊上默想他自己生活的孤寂。

在紱拉畢克號船上房艙的上層是一條長的走廊在此地可以很清楚地望到餐桌上所陳列的食品。船上的規矩預備吃飯共打二次鐘，每隔半小時一次。在第一次鐘聲時，女客可先到房艙中整理她們的裝飾；不過在海上午餐的裝束並不要怎樣考究，所以在第二次鐘未打之前早已舒齊，女客就聚在穿堂中等待十五分鐘。起初她們都是孤零零站在那裏，後來，漸漸地給幾個有冒險性的男人來加入談話，所以形成了像一種小型休息室的地位。維娜小姐這一集團的房艙在走廊的一面，馬理斯和福賴斯的在另一面。福賴斯一向候在自己的一面，難得和對面的女人講一句話；但是在這天，他洗好了手就很胆大的跑過去，站在阿彌蓮和維娜的中間。

「我們此地怪擠的，媽媽，」阿彌蓮說。

「好媛，是呀，」她母親說「但是也沒法啊。」

「女客艙中有很多的地位，」維娜小姐說。在船上，太太們最討厭的地方就是女客艙。福賴斯仍站在原處，但是他如其完全知道了阿彌蓮那句話的妒意，是否肯跑過來，還是疑問。

於是最後一次鈴聲響了。發怒先生的手臂給發怒太太挽了。他的舅兄的手臂給阿彌蓮挽了，福賴斯也同樣的讓維娜小姐挽了他的手臂走。她先躊躇了一刻，接着就把他手臂挽了，這樣一來，使她的身體與心理方面原來依託在已婚的謹慎的發怒先生之處，立刻轉向到或許是鹵莽的，當然是未婚的福賴斯先生那裏。她是錯了。這位宅心仁厚已有一個女兒的太太把這事全看在眼中，知道她是錯了，而且願意這樣告訴她。

但是這種事情在仁厚的太太們心中常常難出諸口。究竟這僅是旅途中的事情。維娜小姐或許有些鹵莽，但在秘魯還有更聰明些的人麼？這也許是世界的錯誤，而非維娜小姐之咎。維娜挽了他的手臂，偎在他的身旁，覺得不會再像從前這樣寂寞。思想不潔，定要受到侮辱，她自言自語地這樣說。在這天，福賴斯給維娜斟了一杯酒，她一飲而盡。「維娜，還是請飲了我這裏的一杯吧？」發怒先生用高聲向她說，但是在未得回音之前，維娜已呷乾了福賴斯的酒。

「老朋友，不要進行得太快，」這晚上，馬理斯同我們的主角在甲板上散步，在尚未跑進來之前給他這樣說。「這種事情，常要令人在明瞭自己處于什麼情形中之前，陷入了不能自援的痛苦中。」

「我想我沒有什麼需要特別顧忌的地方，」福賴斯說。

「我敢說未必，只要把你的眼睛張張開，像這位發怒太太，對

於這種事件就可恣意搬弄口舌。船向巴拿馬開去，你就會在船上聽到許多不好聽的閑話而且人人的目光都將落在你的身上。」這樣的警告了之後，福賴斯果然特別小心明天和後天的大半天，他與維娜小姐的親近進展得極少。在他的旅程中恐怕要算這幾天最灰黯了。

維娜知道這情形，因此亦不去看他。在第二天下午，她和那衰弱的舅兄在甲板上走了一二會。福賴斯跑近過來，她故意裝作在看書。她的意思想表示沒有妨礙；在她已不怕人家的批評，他還要拘謹什麼？所以在午餐時她把背心對了他不去飲酒。

「請飲一些我們的酒，維娜小姐，」發怒先生提高了聲音說，但在這天維娜點滴不飲。

船近赤道太陽落山得更快，暮色漸漸深沉，約摸在六時過後，福賴斯跑上甲板來散步。夜晚美麗而涼爽，凳上有嘈雜的細語聲。他的心中非常不安，担憂自己處於孤寂之境。在船上只有一人被他歡喜，他何以要躲避她呢？他立刻瞧見維娜的站處。發怒家庭坐在一張凳上，她背向了凳子，站着靠在船邊。「維娜小姐，你今晚要散步一會嗎？」他問。

「我想不，」她回答。

「那末我想把這要求保留到你願意的時候。散步對于你是好的，因為一整天我沒有見你散步過。」

「你沒有見過嗎？那我就走一次。唉，福賴斯先生，你怎會知道和這種人生活在一起的乏味。」在這晚上，除了散步他們之間產生了一種眞正友誼的信心。他倆所講的事，只有在朋友之間才會彼此傾訴的，溫暖的答語，也只有在友誼的同情中吐露出來。他們都不免愚笨，因為友誼與同情還得更深的根基。

她把全部身世講給他聽。她到秘魯去結婚，所嫁的人年齡比她大上二十歲。訂婚已經好久，足有十年歷史。初訂婚時，當作某種情形下的偶然之事。起先還有使她解約的選擇，但現在已無此可能。新郎很富，而她則一貧如洗。未來的丈夫為維娜整裝登船，甚至船費也代她付淸。維娜在英國僅有的生活費已無法獲取了，最後才不得不採取這無可更改的步驟。原來二年來她所依恃的一個親戚已經故世。「他是我的表兄——一個遠房表兄——你總懂得的。」

「那麼你愛他嗎？」

「愛——！他什麼；像你和你已故世的妻子這樣愛嗎？——或是你妻子在去世前依偎在你身旁這樣的愛嗎？不，當然不是。我將永不能領會這種愛情。」

「那麼此人很好的吧？」

「他很辛勤。人們像他這樣的孜孜於錢財，總是很辛勤的。他賦閑在家已有五年，因此我立誓不能嫁他。但他給我的信很是客氣。」

福賴斯靜默了一二分鐘，因為他們又走到了船頭，那面橫桅上捲起一扇船帆，他們就揀那裏坐了，于是他回答她！「一個女人不應和男子結婚，除非她愛上了他。」

「唉，」她說，「當然你要譴責我。她們永無選擇的機會，選擇差誤了就遭到痛駡。這就是女人常受到的待遇。」

「但是，你可以拒絕他的。」

「不，我不能夠。我不能使你瞭解此全部的情形——婚事怎樣說起的，和在某種條件下怎樣我同意了這婚姻。這種「條件」已經來臨，因此我只好嫁他。我已接受了他的錢，沒有逃遁的理由。空說女人不可應允一個沒有愛的為基礎的結婚，甚為容易，正如說一個男子不應飢餓一樣的容易。但事實上確有在飢餓中的男子——他們雖然工作辛勤，可是仍舊飢餓。」

「我不想這樣判斷你，維娜小姐。」

「但是我這樣判斷自己，常常這樣譴責自己。假如我向海中縱身一跳，半小時後我將在什麼地方呢？我常渴望讓自己投了海吧。你有時會想起把自己的生命結束了事的嗎？」

「海水看去涼爽甘美，但是我承認我怕達到這目的。」

「我也這樣，就是這恐懼使我不致自殺。」

「我們不得不担負這憂鬱的命運。像我，就苦悶得很，我是知道的。」

「你的，福賴斯先生？你過去沒有愉快的回憶嗎？未來沒有一些希望嗎？我有什麼回憶，有什麼希望？現在已近八時，他們快要去進茶點。那個老怪物不知要同我說些什麼了？那個男的我倒不在意，只要那二個女人不搬弄口舌。」於是她起身回到船尾；但是她剛悄然坐下時，只見發怒太太站在她面前。

由此到聖湯姆斯，航程在習慣的方式下行進。陽光極烈，在底艙中的乘客大吵大鬧，為什麼要把艙門緊閉。西班牙人坐在艙中整天的賭，女太太們準備船靠聖湯姆斯上岸走動走動。福賴斯和維娜小姐的關係仍舊如此，發怒太太常有不好聽的閑話。某一次她竟把維娜教訓了一番；但是維娜自己懂得分寸，發怒太太沒有盡她最大的效能。我曾經說過，這是危險的聯繫，可是他們的友誼仍舊在發展中；但亦不能說二人中曾發生了什麼錯誤的行為。他們一起坐，一起談話，彼此都知道各人的情形；如其女的一方不是處處謹慎小心，也許要行為失檢。現在可是沒有什麼變故發生。有幾個乘客確在注意維娜小姐有否愛人。到巴拿馬去的大都是西

班牙人，因為行將分離，人們自有別的事情在打算。

分離的一天終於來臨，他們在清晨就抵達美麗的聖湯姆斯海港。此地幾個島嶼疫癘盛行，旅客們大都不知在聖湯姆斯是傳播黃熱病的中心。自船上遠望海港，明朗美麗。此時正是港中最忙碌的時候，小舢板在剛從英國開來的大船邊來來去去，每隻船上都載滿了乘客和行李。第一條船上，發怒先生全家都在內。

「再會，維娜小姐，」發怒太太說。「我希望你平安抵達旅程；但是要當心呀。」

「我想每件事情都很順利的呢，」阿彌達說時，和她的情敵吻了一吻。這是足以驚奇的，年輕的女人們怎樣會互相妒嫉，但是在分別時仍要接吻。

「每件事情順利，」維娜小姐說，「那是很希望的。但我不懂任何事情會這樣特別的錯逆——再會，先生，」接着她伸了手給發怒先生。他正拿了洋傘，手杖和大衣下船，於是不得不放下了東西和維娜握手。

「好的，再會，」他說。「我祝你順利，到達地峽遇見你的友人們。」

「我希望如此，先生，」她回答；於是他們分離了。

於是傑美加來的家庭重登征程。

「我敢說我們將永不會再見，」馬理斯說，很熱心地和他友人握手。不要去和秘魯那個先生爭奪，干涉他的權利，和他去踫，會請你吃刀子的。」

「關於這一方面，我覺得並不要去傷害他。」

「這樣就好；現在再會了。」他們也這樣的互相道別。在下一天朝晨另一艘船分駛到墨西哥去。現在三頭的怪物已經遠去，男人們在旅程中應當為女人服務的福賴斯不厭煩瑣——都為她做到，她也不再覺得躊躇與顧忌。在這種情形下的女人沒有幫助是非常困苦的，我想沒有人能苛責維娜小姐，使自己寄托於一個表示願意照顧他的人。

晚上船自聖湯姆斯港口開出，福賴斯和維娜一起站在船尾，望着倒退中的丹麥城市的燈光。「我還有五天行動上的自由，」維娜小姐說，「這是我一生的享受了。」

「天啊，不要說這樣可怕的話。」

「但是我要騙天嗎？說虛偽的話嗎？或則為了天的緣故，默不作聲嗎？在最後幾小時中可以任我說話時還不說話嗎？是這樣的；對於你，可以說是這樣的，你為什麼要吝惜我的言語？」

「我能為你幫忙之處，我不願和你吝惜。」

「不，你不能的。現在我的重累已在巴布達斯，讓我有一二天

的自由吧。我懷疑有沒有這樣一個機會使船的機器都懷掉使我們在此後的六個月中飄流海上?我這樣想法是很惡作劇的。」

「我們都要餓死了，就是這樣而已。」

「什麼，船上有一頭牛十二頭活的山羊，幾千只雞！但是我們將抵達聖大馬塞和哥德琴納。如其我能逃到聖大馬塞，還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我想要和你一起逃走。」

「哦，當然囉。但是我不願意把你毀滅，我不要這樣做。船破時不會損傷你什麼，你只要等下一次船期就是。」

「維娜小姐，」他頓了一會說，——同時他湊得更近一些，近得使她不能考慮一切事情——「爲了眞和善，爲了適宜於婦女的情性，請你回到英國去吧。如其我能用言語來判斷你的感情而且只是以一半的公正來說，像你這樣容易動感情的人——」

「福賴斯先生，現在沒有公正了。」

「像你這樣容易動感情的人，英國的一所貧民院要比秘魯的皇宮好得多。」

「一所英國工場要比較好一點，貧民院不是爲我開設的。你不知道朋友何以要和你接近——不，不是朋友，只是屬於你的人們——因爲你的名氣對於他們發生興趣，但是要他們來照顧到你的愉快與否，就不來這樣接近了。維娜的嫁給秘魯顧樂謙先生是不在好名氣之列的。她可以不再受到困苦，可是在家屬中一提到她的名字，不免令人感到頭痛的吧。」

「我要回到英國去，」他又頓了一頓說。「你很苦痛地說只有五天的自由時，使我很焦慮。回去吧，維娜小姐，勇敢一點。他要在巴拿馬和你遇見。你留在地峽的這邊，寫信告訴他你必要歸去的理由。我願爲你送信。」

「那末我將走回英國嗎?」維娜問。

「我還沒有忘記這些，」他很和善地說。「此時正是我們男子敢於建議的時候，若在平時，這種獻議定要看作唐突的。金錢並非是我最大的目的。如其你要答謝我肯這樣爲了你的緣故，和那西印度羣島上的惡魔作英勇的保衞，那就要允許我在加侖和他代表籌商一切。」

「福賴斯先生，我願意把話說得明白點。我想你是在建議要給我五十金幣，以作回去的旅費。」

「是的，假如你願意這樣講，」他說。「你如要明白的講，這就是我的徽意。」

「這樣，在此後的旅程中，我必得要欺騙和掠奪我認識的人，同時，刧掠了不認識的那個。我怕達到現在所講及的海那邊的目

的；但是，若按照你所計劃而行，我還是去面臨這困難的好」

「你和他之間的感情，我當然無從批判。」

「不錯，你不能夠批判。但是我如不感謝你的誠意，我眞是禽獸也不如，我要謝謝你。我應當歡迎你這樣的建議，這是很高貴的。而且對於我很高興——我不能說爲什麼這樣高興——有這樣一個建議，那是很高興的。但是你若當我姊妹看待，就會覺得這建議不能接受。」

在渡過加勒比安海時，他們常作這樣的討論。船靠聖大馬塞和哥德琴納時，他和她都上岸游覽。他當覺維娜受過相當好的教育，在旅程中可以見到，可以知道的東西，常勤於學習和探索。在最後一天，他們已接近巴拿馬海峽，她比從前更其安祥靜默，言談之間，沒有先前這樣憂鬱。

「究竟我不應愛當他嗎？」她說。「他遠遠地從秘魯考洛跑來，就是要和我來會見。有誰肯從倫敦到莫斯科去跑一趟，只是爲了討個老婆？」

「我願意——甚至走了世界一圈再到莫斯科——如其他是我所需要的妻子。」

「記住，我要把你介紹給他，告訴他你爲我幹了不少事情，怎樣你去對付老怪物和其他的人。」

「我當然很高興去遇見他。」

「但是關於你的建議，我不告訴他，——至少現在不。如其他待我好，過了一會我會同他講起這事。我不會保守秘密，——關於這，你知道得很明白。我們立刻要橫渡到地峽了，是不是？」

「船長是這樣說。」

「你望！」——她把他的望遠鏡還給他。「我能夠望見碼頭上人頭擠擠。是的，我還見到一輛馬達在發烟。」於是，不到一小時，這船已經抛錨止碇。

加侖一地，和聖湯姆斯一樣的討厭，但是就當地的利益而言，加侖不能算作討厭的地方。幸喜旅客們預備渡過地峽到太平洋去的，不會在此耽擱多久。如其他們白天抵達，由此到巴拿馬有鐵路可通，立刻可跑。如其抵岸天色已晚，旅客們可在船上權度一宵，到次日朝晨再行。

他們上岸後不到一小時，行李已由海關檢查員查過，他們已上火車，預備渡過地峽。在這種輪埠的檢查員有些像猴學人樣。他們把箱子打開，就像一隻猴子開箱一般，自己很明白不想履行任何職任，也不存心要把任何東西留難不准攜帶？在歐洲有這樣一個習慣，每到一個新國，必須檢查行李；那末他們怎樣不學歐洲人般的優良行爲呢？

三小時的行程卽要結束，她說，「我想他會不會在車站上候我。」福賴斯看出她的言語之間語音顫抖而且變得神經失常。

「如其他已到巴拿馬，必要到車站上來候我。據我所知，自秘魯抵達此間他沒有電報給我。」

「那我也許還有一二天和你盤桓。我們不能說有多少日子。我希望他在那裏沒有可比懸念更難受的事。」

他們抵達巴拿馬車站後，打聽得自南美駛來的航船路受阻礙，旅客尚未登岸。福賴斯和維娜因此就到旅館中休息。他們在此地必需要等待四五天光景，福賴斯立刻爲她看了一間房間。他幫她拿行李搬上箱子，在旅館中衆人都認他作維娜的朋友。於是消息傳來，旅客都已登岸，他和她一樣的有些神經失常。「我要跑下去見見他，」他說，「並要告訴他你已在這裏，我只消查看他的名字就可找到他。」於是他跑出去。

人人都知道旅客從一艘大船抵達旅館時爭先恐後的情形。最先抵達的是幾個會活動的性急人，他們藉吆喝威嚇之力，先把自己要排到旅館中來。他們在旅館中租賃的房間常是最壁脚的，旅館帳房以爲那些富商貴客帶了不少行李，行動方面定不遲緩。在大廳中福賴斯看見跑過四五個人是這樣子的，但不預備上前去問訊。有一人從他年齡看來也許是顧樂謙先生，但此人自稱爲史柏藍盧伯爵。後面有一老年人跑來，手中提了一個小提包，因爲他獨自一人在路上跑，福賴斯就上去和他招呼。「顧樂謙，」他說。

「顧樂謙，你是他的友人嗎？」

「是我的朋友，」福賴斯說。

「哦，不錯；是的，」那人說。接着躊躇了一會。「先生，」於是他說，「顧樂謙先生已在考洛故世，正當這船駛行前一星期死的。你還是去看郭克斯先生吧。」於是那老年人提了小包跑進旅館去。

顧樂謙先生死了。「死了！」福賴斯同自己說，仍舊站在人行道旁，靠在旅館牆壁上出神。「她專誠到此地來，可是他已去世！」他的心中千頭萬緒。誰去告訴她這個消息？她要怎樣難過？是否這個消息是一救星，她所仰望嘆息的自由已經來臨？或者是對於她情感的一種試探，來日在秘魯的生活和家庭的樂趣財產的豐富，現在都將一一消失，她要可惜嗎？最後，對於她是一個最親近的人，突然聽到此人的噩耗，是否要使她椎心泣血地悲痛？

可是他做些什麼好？現在他要怎樣表示自己的友誼？他緩緩地回進旅館大門，旅館門口正有不少男男女女擁擠着，忽然在人叢中有一中年紳士面目和善向他招呼問他姓名是不是福賴斯。「我聽說，」福賴斯正想回答他，那紳士接着講，「你是維娜小姐的朋友。你已知道來自考洛的不幸消息嗎？」原來這位紳士和顧

樂謙並不認識，但他受托帶有書信一封，要交給維娜小姐。這封信就交與福賴斯，他立刻負有一個重大使命要宣佈此不幸消息給他可憐的友人知道。他無論與怎樣的方式來宣佈，必須要立刻去報告，因為乘了這太平洋郵船來此的乘客都已知道此事，這責任恰巧落在他的身上，維娜小姐不應從一個陌生人的口頭，突然聽這個消息的。

他跑進會客廳，只見維娜坐在一羣女客中間。他跑到她面前，握住了她的手低語問她能否和他跑出去一會。

「他在那裏？」她說。「我知道總有點事情出了。是什麼？」

「此地人太多。跑出去一會」於是他引到她自己的房間中。

「他在那裏！」她說。「有什麼事情發生嗎？他會不差人來講，不再需要我了。告訴我，我能不受他的管束嗎？」

「維娜小姐，你已獲自由。」

她雖然自己有這一個問題，却不提防得到這樣的回答。但，無論如何，事實的真相還沒有給她知道。「原來如此，」她說。「那末，還有什麼別的？他有信嗎？他買了我來可以當作一匹充勞役的獸類一樣看待，我想他有權把我任意處置的。」

「我拿到一封信；但是，維娜小姐……」

「怎樣，——都告訴我啊，一起講呀。每件事情都告訴我吧。」

「維娜小姐，你已獲自由；但是你知道獲得此自由的原因後，你要心碎的。」

「他必定在商業上蝕本。他必然破產了。」

「維娜小姐，他已故世了！」

她站着向他注視了一會，似乎對於他的報告不大理解似的。於是她慢慢退到床沿坐下來。「死了，福賴斯先生！」她說。他沒有回音，把信交給她，維娜打開信封看信；好像一切都是機械化的動作。這信是顧樂謙的朋友寫來告訴她一切應知的事情。

「我現在要離開此地嗎？」他看見她信已讀完，問着。

「離開我；好的——不。不但是你還是離開的好，讓我好靜靜地考慮一下。唉，可恨我常在背後講他！」

「可是你沒有說過衝撞他的話。」

「是啊，衝撞可沒有。但是講過的話已經不能取消。讓我靜坐一會，可是就回到我處來。此地更沒有別人我好和他商量的。」

他跑出去，知道旅館中午膳已備，就匆匆的吃了。他跑到街上閑蕩，街道狹窄悶熱，又衰敗不堪；這樣捱過二小時，還到維娜小姐的房間。他敲門，維娜把門開了，只見地板上全是粉亂的衣服。「你看，我正預備回去。後天這船要開回聖湯姆斯。」

「你真的預備走，——立刻走。啊，維娜小姐！愛蜜麗，現在，你至

少要讓我來爲你幫忙。」

過去二小時中他想了她很久。她的聲音在他耳畔變得美妙，她的雙眸在他目光中非常晶瑩。

「你要幫助我，」她說。「在這種時候，你來和我談話，就不是幫助嗎？」

「你令我想及，我有權利做你的保護人。」

「我的保護人！我知道的確需要這種援助。我們在此地一起的時候，你必然是我的朋友。」

「你不能單獨回去。我的旅行並無必要。愛蜜麗，我和你一起回英國去吧。」

她從坐位上站起來同他講。

「不要這樣，」她說。「忘記你自己的前程，這是愚蠢的行爲，現在他死了，你以爲我和你一起走是可能的嗎？我在你面前說起他的嚴厲；可是現在我要哀悼他，這是我的責職。如其你和我在一起，我能這樣誠心嗎？他在世時，我看來在最後數天中應把我心中的積鬱明白說出。我和你要分別了，以後永不會相遇。我以會我們二人像普通人分別一樣，過了一會能忘掉這世界上通行的習俗。我們不能再在一起。我不能和你跑得再遠一點，且要求你忘掉我們曾在一起過。」

「愛蜜麗，我永不會忘記你。」

「讓你忘記我吧。我沒有給你讚美的地方；說壞，那倒是我所盼望的。」

此後，她告訴他信中的一切。爲她旅行中的一切準備都已調度好；錢也送給她；顧樂謙先生雖然似乎很富有，在遺囑中並不把全部財產給她但已夠她生活所需。

因此她們在巴拿馬握別。她甚至不讓福賴斯和她一起越過地峽，在車站上分別時，她只是熱烈地握一握他的手。「願上帝保佑你！」他說。「願上帝保佑你，我的友人！」她回答。

這樣，她隻身出發回返英國，他亦取道往加利福尼亞州而去。

——完——

負販列傳續稿未到，本期暫停。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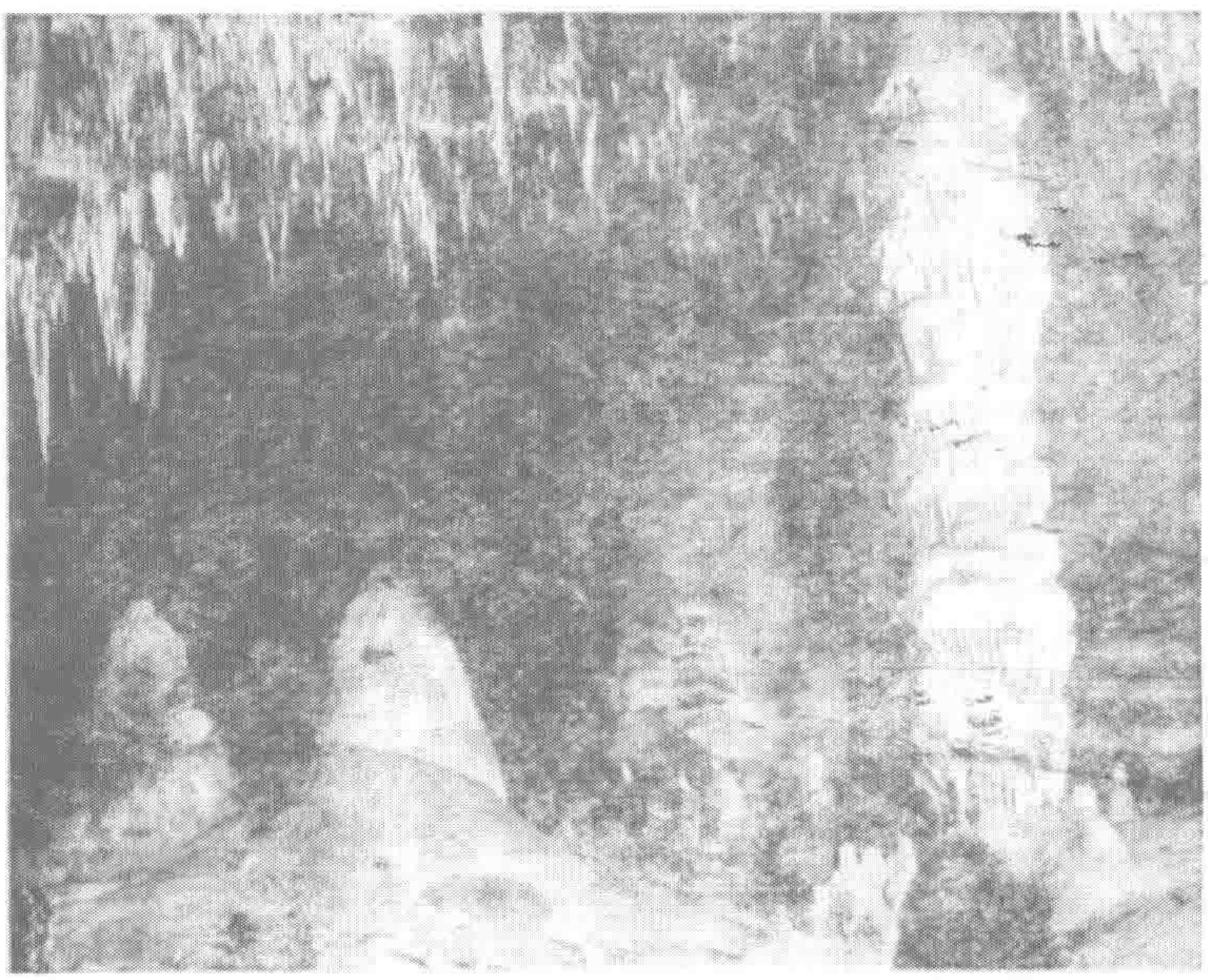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按月出版一冊　行銷國內國外

登載商業廣告　刊費廉效力大

請向各地中國旅行社接洽

See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when you cross America on SOUTHERN PACIFIC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the first wonder of the world...Yosemite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New Orleans...Great Salt Lake...these are a few of the wonders you'll see along Southern Pacific's Four Scenic Routes across America. More than a dozen fine trains to choose from.

Our trains from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are faster by hours than any other railroad. Direct service from Los Angeles to Chicago on the *Golden State Route* and from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to New Orleans on the *Sunset Ro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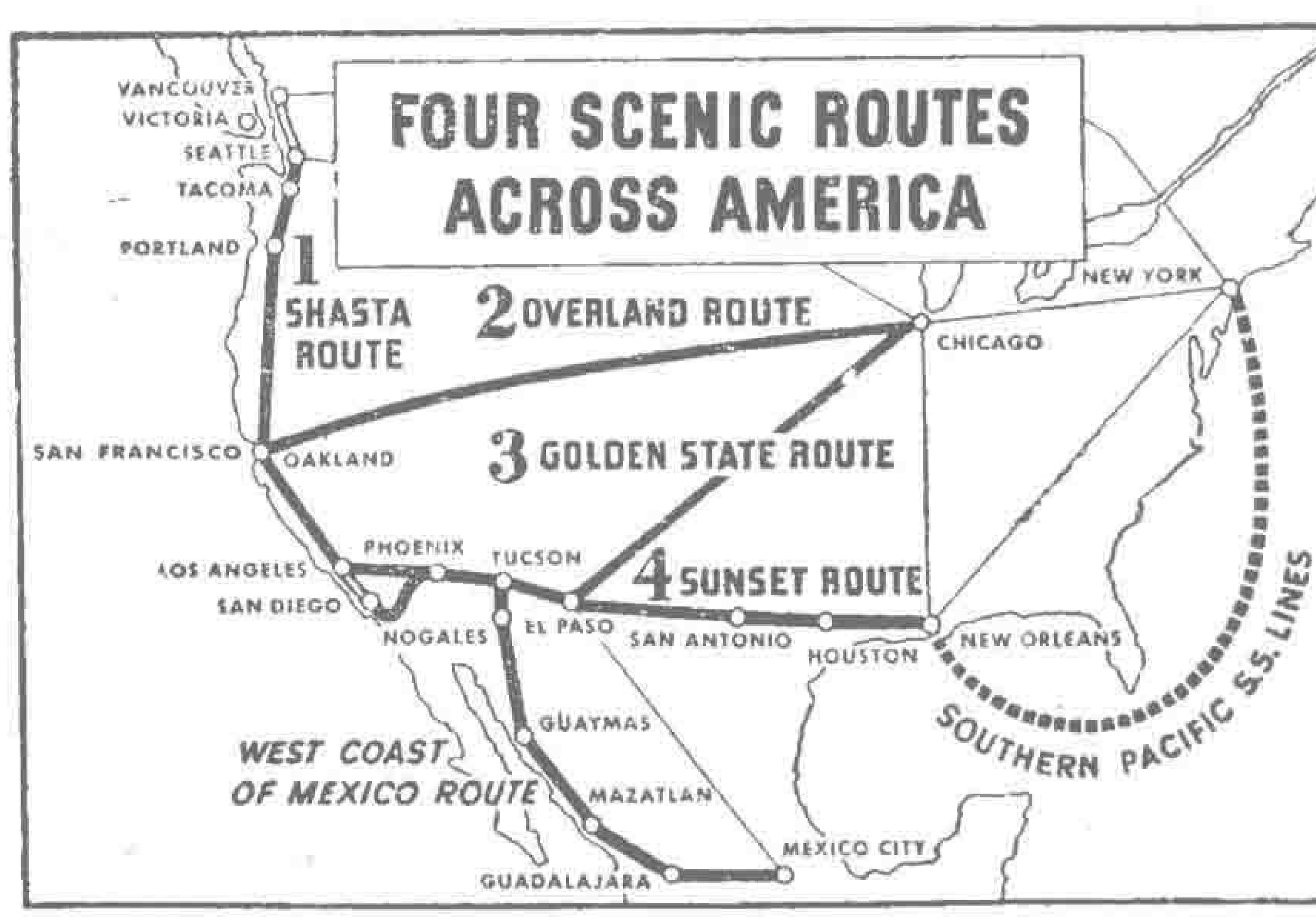
We Meet You.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B. C. and New York. They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all the details of your trip across America. No charge or obligation.

四大風景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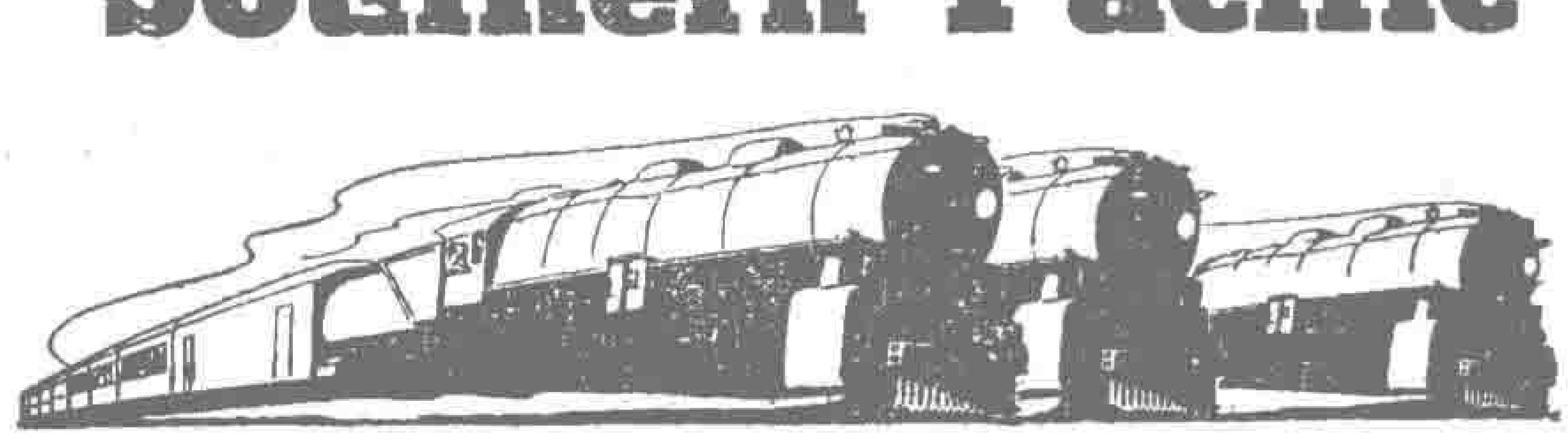
橫貫美洲之南太平洋鐵路。沿綫經過之客爾文國家公園。爲世界第一奇景。其他如克蘭德國家公園。及大鹽湖等。均爲本路四大風景綫上之奇麗名勝。諸君盍欣賞之。

本路自舊金山至支加哥列車之速率。爲其他諸路之冠。自洛山機至支加哥聯運。係經由第三路綫。(Golden States Route)自舊金山及洛山機至新奧倫。係經由第四路綫。(Sunset Ro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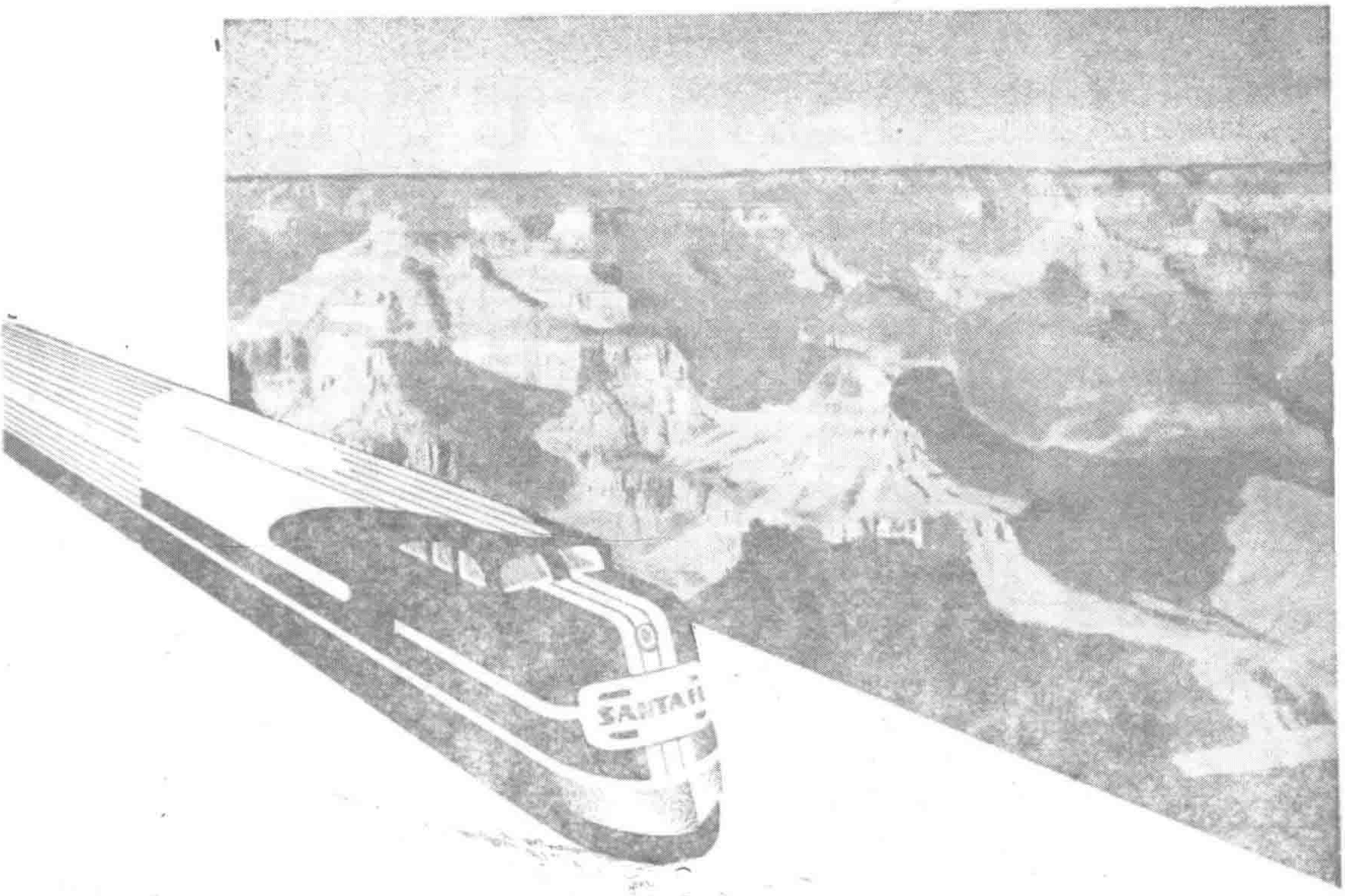
本路代表常駐舊金山洛山機英屬温哥華及紐約接洽候教歡迎垂詢旅美各項問題。並樂予爲諸君服務。並不收取任何手續費用。



Southern Pacific



四五—一二三



聖太飛沿綫之名勝與其服務

橫亘美洲大陸之聖太飛鐵道沿綫所經均屬名勝奧區若大峽谷(Great Canyon)印第安人之鄉村(Indian Country)石化林(Petrified Forest)卡爾司披岩洞(Carlsbad Caverns)洛磯山(Rocky Mountains)霞山彌氐谷(Yosemite Valley)西谷雅巨松(Sequoia Big Trees)等凡此所舉均爲最馳盛譽者君如沿聖太飛鐵道作一周覽費低微之代價即可欣賞無餘

至行駛於此勝境之車輛又均爲美妙無比之聖太飛流綫式特快車經濟舒適使人滿意且備有遊覽小冊闡述沿線種種奇麗風景函索者請書"C. C. Thompson,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anta Fe Railway 560 outhS Main Street, Los Angeles, Calif., U.S.A."即免費寄贈

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及洛山磯(Los Angeles)等處聖太飛並派有代表在埠頭招待一切槪爲諸君助理旅美遊覽事宜各界仕女盍興乎來

Santa Fe

四五一二二四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二） 秦瘦鷗譯

一四 偵探長室的一番詢問

「湯尼後來的事可有什麼消息嗎？澳洲方面有何記載？」

溫特先生早將三本很厚的書堆在桌子上了，這時便揀出了其中的一本來。

「在我們這兒無論什麼事自始至終原原本本的都有着記錄。」他誇口地說「這裏是了！『絕對秘密一九二二年維多利亞省重罪犯人錄編造者係政府……』」

「不管他是政府還是私家！」梅遜冷然地說。

記錄部主任便急急把那書一頁一頁的翻過去，喃喃地念着每一行上面所列的姓名。

「『法羅，佛爾登傳格蓀弗斯……』這裏是了！『華脫爾弗斯，見第六卷第十三頁。』」

他順手把書推給梅遜。這部書中所蒐集着的，確比任何一個政府所發行的藍皮書還來得有趣，因爲裏面每一個人的記錄都像一段簡潔而生動的傳記一樣。

「……湯姆·弗斯，此人現由其兄資助，在英求學。渠於抵達皇家屬地（澳洲）時，對其兄之行爲，或尙無所知。（係華脫爾弗斯第八卷第七頁）渠來澳時所用之名雖係弗斯，惟當渠受乃兄資助求學時，或另有眞名，亦未可知。旋後與名羅娜溫司頓者結婚……」

梅遜頓了一頓，抬起頭來望了一下。

「與名羅娜·溫司頓者結婚，二人係在往澳洲之船中相識；弗斯定讞後伊即失蹤，湯姆旋亦被釋……」

他默默的繼續讀着，愉快地闔上了書。

「這些人中間的關係現在已完全明白了！」他說：「而暗殺的動機，更是清楚得像水缸裏的魚一樣。湯姆前往澳洲，不到一二個月，他就被捕判決監禁三年。陶納爾特裴脫門中途變計，出賣了湯姆兄弟倆，並且還把羅娜帶走。湯姆回到了英國。不知怎樣，在昨天晚上遇見了陶納爾特。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湯姆弗斯是否就是路易郎德的別名？這是我們要尋求的第一點！假使湯姆弗斯眞是路易朗德的話，那末這件案子就可迎刃而解了！」

「這是什麼呀？」他問。

這是一個指印的放大照片。

「那是在錶背上拍下來的。」溫特接着說：「這是哈萊倫康的手印，等於一張卡片一樣。他曾經判罪五次……」

「他的一切我都瞭如指掌。」梅遜插嘴着。

「一張極好的指印，」溫特自負地說。

「你應該把它裝在框子裏，却利！」梅遜讚揚地說：「我現在不再需要你了。」

「那麼我就要回家去睡覺了！」溫特先生伸了個懶腰。「如果有一個晚上我不能把幾個人送上斷頭台去，那麼這一晚的功夫便等於是白費了！」

「你又可得到獎章了！」梅遜說。

「我知道，」他不很高興地回答：「當我把從蘭心大戲院上蘇格蘭警場來的汽車費開出來時，他們一定要說我應該乘公共汽車呢！」

當勃萊怪神氣活現地走進來時，他已經走了。

「我已守到那兩個人了。」

「噢！」梅遜抬起頭來。這時他正在重復閱讀湯姆弗斯的記錄。記錄裏並未標明年歲，這是很使他覺得困惱的；然而他可以拍一個電報到梅爾蓬去，至多隔一天也就可以獲得答覆了。

「你已候到他們了嗎？有沒有在房裏搜查過？」

勃萊點了點頭。

「他們可有什麼不肯明言的秘密嗎？」

「這一點我可不很清楚。本來我是要查問一下的。可惜歐克這個人有些難以共事。偵探長，我並不是有心要說什麼不滿意的話，然而試想：一個屬員從我手中把案子硬搶過去，問這樣，查那樣。一點都不理睬我，把我當作牆上的紙頭人一樣。多麼難堪啊？」

「他是在代我行事。」梅遜微微一笑：「他爲什麼不可以和你一同辦理呢？事實上，你不該口出怨言，研詢犯人的那些可厭的規則，還是讓別的官員去破壞牠們吧！——你可以把責任推給他。現在，讓他們進來吧！勃萊。」

勃萊走後，他自己又禁不住笑起來了。歐克這個人實在有些倔強，但倒是十分難得的；他的思想上總有些奇特的幻念，所以他參與警官考試時，總難及格，而不能升爲偵探。梅遜決意要向總監舉荐使他這一個孤僻的屬員升級，這已是第四次了。

門開了，他更突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伊娜走在她丈夫的前面，態度異常鎮靜，這倒是出乎梅遜意料之外的；他立刻走過去，和他們握手；這種反常和意外的歡迎倒也使她覺得十分詫異。

「眞抱歉，我們把你在半夜裏請出來，朗德夫人。」他的聲音中含着最誠懇的意味。「要是案情不十分嚴重的話，我眞不敢來

驚擾你和你的丈夫然而你知這事實是如此，我們在此應該入睡的時候，忙着辦事無非是爲了詩人所說的神聖的律法罷了！」

他親自移椅子給她，希爾替朗德先生也拉過了一隻來。

「我希望我們沒有驚動你們二位——我眞有些不安。」他說話的聲音，眞的好像顯露着內心極度的不安。「然而我以爲像這樣的一件案子是常會使無辜的民衆受累不淺的。」

這時路易朗德便開口了。

「我倒並不介意，不過這對於我的妻子是很不快意的。」

「自然囉！」梅遜很瞭解地表示承認。

他說完話隨卽坐了下去，把椅子更移近桌子一些，就抬起頭來望着勃萊。

「朗德先生告訴過你什麽話麽？」

勃萊取出了一本日記簿來。因爲在未進偵探長辦公室以前，他已將這兩個嫌疑犯在外面帶留了大約一刻鐘光景，抽空把他們所說的話約略記了下來。

「朗德夫人說，她是認識那個被害人的，而朗德先生也有些認識他。」他看了日記簿念着。「我們打死者的衣袋裏所搜到的那兩張一百磅的鈔票，是朗德先生給他的；他說這是借貸性質，這話是朗德先生在聲明不認識陶納爾特斐脫門其人以後又承認的。」

梅遜點了點頭。

「後來他承認他又認識死者麽？」

「不錯。他又說從未到過船塢區。朗德夫人說，死者從前是她很密切的朋友，但已好久沒有晤面了。她結婚已有五年，這次已是再醮，從前的丈夫是約翰史密斯。在他們住的屋子裏我發現有一條皮帶，可容兩柄刀子，一把我已取來。」他說畢就把刀放在桌上。「另一把已經失去了。」

梅遜隨手取起那刀鞘，把刀抽了出來，向那柄上的金字端詳了一下。

「L. L.——這是你名字的縮寫麽？」

朗德點了一下頭。

「還有一柄刀子到那裏去了？」

勃萊又從他的日記簿中提出答案。

「朗德夫人說已經失去了，那兩柄刀子是他丈夫在澳洲參加擲刀比賽時所得的獎品。」他隨卽把日記簿闔上了。「他們所說的話已盡於此了。」

梅遜的臉色頓時顯得非常嚴肅。

「聽見沒有你們可是這樣向區長勃萊說的麽？」當他們回

答是的以後，他又接着說：「你們對於這些話，有沒有補充或更改的地方。」

「沒有，」是路易的回答。

「我願意指出偵探長，」勃萊插嘴說：「他的臉上有一條傷痕，他說是不留神撞在門上碰傷的，而朗德夫人却告訴我因爲他摔了一交。」

「你可要作什麼說明麼？」梅遜緊迫地問。

路易朗德深深地抽了一口氣。

「不，我不想作什麼聲明。」

「我想問你幾個問題，你可反對麼？」

朗德躊躇了一下。

「不，」他似乎極不得已地迸出這一個字來。

「你的夫人呢？」

伊娜搖了搖頭。

「我要儘量使你們容易作答，因爲我很明白這件事對於你們是十分爲難的。你到過澳洲麼？」

朗德立即回答道：「去過的，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和父親作了一次環球旅行，那時我的年紀還小咧！」

「你有沒有在那裏或別處遇到過一個名叫陶納爾特斐脫門的人麼？據我所知道，這個傢伙是一個積犯。」

他搖着頭。

「你說從未到過船塢區麼？假使我告訴你說有人曾經看見你在恩特蘭街左近和斐脫門打架，你可要否認麼？」

在梅遜方面他說這話原是一種哄騙的手段，然而竟獲得了極快的效果。

「我不能否認，——不！」

梅遜不禁啞然失笑。

「這才是正理！其實任何一件事都無需隱瞞！」他又像先前那樣的謙和了。「現在，你可以忘却向勃萊所說的話了！我們也可一起把牠忘掉！」他笑着說：「你是在隱瞞某些事情、但你們越是想避免某種幻想上的危險，却越是把你們自己一步一步的牽涉進一件蓄意謀殺的案件中去。現在，你們且說所怕的是什麼？」

路易朗德避開了他的目光。

「你們或許是在隱瞞着某種無關緊要的事情，眞正緊要的是，」他說每一句話的時候，用手指在坐墊上輕擊一下，以示鄭重。「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控告你犯謀殺案。你到過船塢區，而且還有這柄相同的刀，——牠的鞘子現在我這裏——那是殺死斐脫門的兇器。同時你還付過錢給死者，那是可以從你的銀行帳裏查

四五—二二八

出來的。現在請你先解釋一下！」

勃萊這時又開始申說了。

「你不再堅持方才的話，而說這是爲了憐憫他麼？——」他這樣開始但他碰到了梅遜的目光覺得他並沒有贊成他插嘴的意思。

「你們是受了他的勒索嗎，對不對？」

「是的，正是這樣！」說話的是伊娜。「正是這樣，我可以告訴你！」

梅遜先生這一次的點頭可不是平常的點頭，却像在異教神像前虔誠禮拜時的點頭。

「對啊！那被殺的人知道你或你的夫人曾犯過某種罪案，或是違犯法律的——」他故意停下來，等待路易發言。

「我不預備說什麼。」路易很快的接上來說。

「你自己原想上船塢區去實施一件預謀的暗殺，而你的夫人也預備聽你那樣做。我的話對麼？」

她不斷地搖頭。

「好的，不過你們被勒索是事實！」

「是的，」是伊娜的答覆，聲音非常低弱。

「那麼你們畢竟曾做了些什麼事呢？暗殺過人麼？搶刼過人麼？」他的嘴巴突然張大起來，雙眼裏閃爍着一種感覺異常興趣的神氣。「噢！我明白了，你犯的是重婚罪！」

「不對，」路易說。

「那斐脫門是你的丈夫，」梅遜用一條食指指着伊娜。「你與現在的丈夫結婚的時候，他還活着。這是事實吧？」

「我以爲他已死了。」她的話說得十分輕，但他把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這是我確實知道的，我還把報上的新聞剪下來收藏着。據他告訴我，他是故意將這新聞傳播出來的，爲了要避免警探的追蹤。原因是他在英國曾犯過某種罪案。我敢賭咒我並不知道他犯的是什麼罪！」

梅遜把背部靠在椅背上，將姆指插在背心的口袋裏。

「這件事連蘇格蘭警場都知道。朗德夫人，不過這裏倒是有的！」他輕擊了一下肘邊的那堆公文。「傳稱已死在澳洲。天啊！你們惶恐不安的事原來祇爲了——重婚罪！這根本不能算是一種罪，——僅僅必須化一些錢而已。就爲了這件事把事實隱瞞麼？你最近在什麼時候又看見過他？」

這一對年輕夫婦的眼光接觸了一下，路易向她點點頭。

「今天，」伊娜說。

「實際上，你在四天以前已知道他在倫敦了。」勃萊插嘴出

來說：「你的僕人說你已有四天顯露着不安的神色。」

伊娜躊躇了一下。

「這一點你是儘可答覆的，」梅遜這一個特許，在別人看來，或許要認爲是自己的話碰了一個釘子，但對於勃萊並不如此。

「他寫信，……我不能相信他還活着。」

斐脫門知道他們的境況很好，所以要求她應該付些錢給他，否則便恐嚇她要把重婚罪起訴。他從南菲囘英時，身上已不名一文了；因爲他在船上碰到一個比他更壞的騙子，在他登岸以前，已把他僅存的一些錢囊括而去。但是他告訴她說，他有極好的前途。

「是的，」梅遜態度很嚴肅地說：「我知道有這件事。」

他又把身體在椅子上沉下一些緊握着雙手；他知道現在已到偵查過程中最緊要的階段了。

「他到你家裏——那是什麼時候？」

「今天，」她說。

「他昨天有沒有來——要錢？」

她搖搖頭。

「不，那是寄去的。」

「那麼今天來做什麼，是不是道謝？」

他沒有囘答。

「那時你的丈夫大概沒有在家吧？」

她的眼睛直望着對面的牆壁，他看見她的嘴唇在顫動。

「他是——很熱情麼？」

勃萊站的地點最靠近她，所以在她正要跌倒的時候，他便搶上去扶住了她。

「很好，拿一些水來！」

壁爐架上擱着一瓶水，希爾便倒了一大茶杯來。

霎時間，她又睜開眼睛了。她的丈夫就扶着她，坐在勃萊拉過去的一張圈椅上。

「你不必再問她什麼，」路易說：「我可以來囘答你一切的問話！」

「我相信你是可以的，」梅遜說：「昨天，你在什麼時候囘到家裏？——在這個人見過你夫人以後？」

「恰巧在他見過我妻子以後。我在扶梯上遇見他，但我並不知道他是誰。」

「然而你從照片上可以認出他呀！」

「我曾經見過他實際上我已承認了。當我說曾經到過船塢區的時候。」

「你可發覺你夫人的不安狀態嗎？後來他可曾把一切的情

形告訴你嗎？」

他點了一下頭。

「於是你就跟蹤着他？」

「不錯，」他大胆地回答。

「拿了一柄和這柄相同的刀子。」

這時候，朗德夫人又突然站起來了，她把一條手按在桌子上。

「胡說！他沒有拿什麽刀子去追蹤他！」她感情衝動地說道：

「拿刀子的是陶納爾特，——他是從我手裏搶去的。我想殺死他所以打牆上取下那柄刀子來的。我恨他，我跟他同居的那幾年眞不容易過啊！他出監以後，又使我受到了許多的痛苦。我那可愛的孩子也因他的狂暴而死去。我是受得夠了！」

說完又是一陣靜默，梅遜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她急促的呼吸。

「他從你的手裏把刀子搶去的麽？」

「是的，他說要把牠當作一件紀念品，所以又把刀鞘子一同拿去，放在他的衣袋裏。你大概可以猜想到他要把我怎樣？他要我再和他同居！」她的聲音越說越高。這時梅遜已繞到了桌子的旁邊來，便用一隻手按住了她的手臂，用力把她重復推回椅子上去。

「輕一些，朗德夫人，不必說得這樣急！你回答得很好。」

他又轉過臉來望着路易。

「你就追蹤這人到船塢區，跟他打架嗎？事先你可知道他袋裏藏着那柄刀子？」

「我起初並不知道，直到我妻子在電話裏通知我才曉得。我既沒有看見那柄刀子，而且也沒有用過！」

「那麽你為什麽要逃走呢？」梅遜追問着。

路易在回答以前又停頓了一下。

「因為我怕我或已打死了他……我妻子囑照我不要去碰他，他是有心臟病的。」

梅遜不斷地點頭。

「怪不得他身邊還帶有麻醉性的藥物。」

「是的，」伊娜來不及的回答「那是一個小瓶，用的時候把裏面的藥水倒在手帕上嗅着，無論那一天，他總得隨身帶着走。」

梅遜開始在房內來來回回的踱着，雙手插在袴袋裏。

「你看見東方運輸公司的那扇小門開着便急急躲了進去。我稱這扇門為「啤酒門，」它的原因恐怕你是不會懂得的。我也不能向你解釋。你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麽？」

「青天在我頭上！」朗德說。

「你從來沒有擲過，或用過一柄刀子麽？」

「我敢賭咒說沒有！」

「你可聽得我們在外面的一切行動麼？」

「沒有，因爲那時候我一心祇想我一條出路直到一小時以後，才又回到那扇小門旁邊我躲藏了半小時光景，又……」

「你怎樣？……」

正在這時候門突然大開，把梅遜的話打斷了。他吃驚地凝望着站在門口邊的那個人。那是歐克半面的臉上蒙着白色的紗布，站在門框下，靠着門柱，用含有惡意的目光望着他的頂頭上司。

「天啊！你怎麼啦？」

「別碰我！」當勃萊想去攙扶他的時候，歐克咆哮着說：「我不要任何一個職位高過巡長的人來幫助我！」

他回過頭來，瞅住了伊娜。

「你丈夫回到樓上以前，你有沒有聽得別人上樓？」

「我好像聽見的，」她說。

「你聽得不錯！他確在你們屋裏，就在那女僕室內躲着。待我第二次回進去時，他便送了一記冷拳！他沒有鑰匙是走不進去的。」

「你的鑰匙呢？」梅遜插嘴着問。路易不由也吃了一驚。

「已經遺失了。……是在打架的時候失掉的。我直到走回來時，在路上才發覺並且看見鏈子也斷了。——請看！」

他把鏈子遞給他們看，不錯，眞是一段鏈子，在他的袴腰旁閃爍着。

歐克蹣跚地走到路易面前去，重重的在他胸前拍了一下。

「你們的屋裏有一張寫字檯，」他說得很慢，「你可在上面的那隻抽屜裏放些什麼貴重的東西嗎？——有錢沒有？」

「請你不必再隱瞞什麼，可以麼？」梅遜高聲催逼着。「上面的那隻抽屜裏放些什麼？」

「錢，護照和火車票。」路易說話時聲音有些沙啞。「我已準備一切，打算就在明天帶了我的妻子避開這人的纏擾。」

「有多少錢？」歐克接着問。

「大約三千鎊。」

「現在怕一個子也沒有了！都被那個傢伙拿走了，抽屜已被撬開，錢已被取去。我還有一點要告訴你，梅遜。」他的不分上下的稱呼，竟沒有給衆人注意。「那個偷襲我的人就是蒙面人，我決不胡說！……」

「當然，這是蒙面人幹的事，除了蒙面人決不會再有第二個，這是我所深知的！」偵探長十分肯定地說。

×× ×× ××